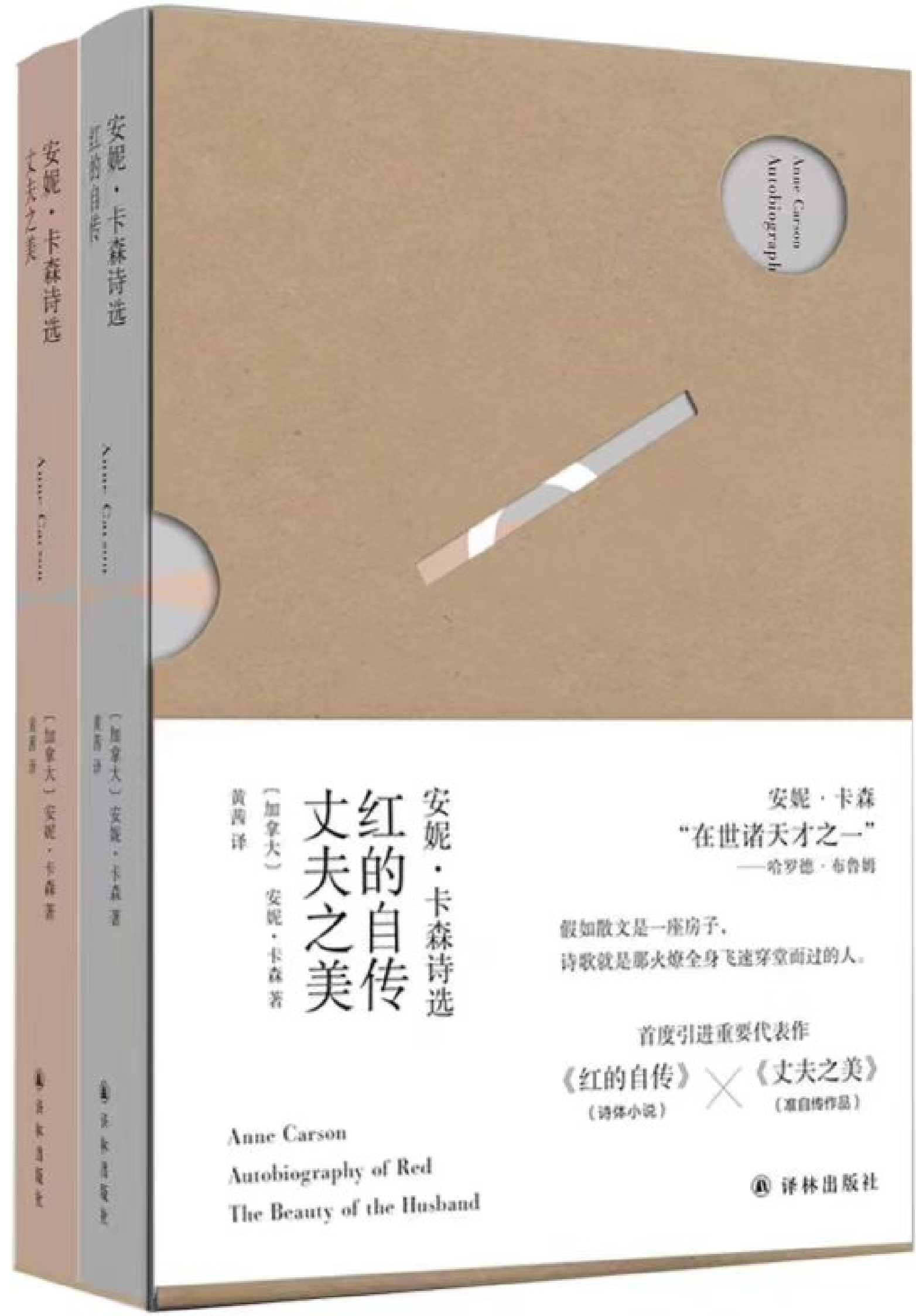

安妮·卡森诗选
红的自传
丈夫之美
（加拿大）安妮·卡森 著
黄茂 译
Anne Carson
Autobiography of Red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安妮·卡森
“在世诸天才之一”
——哈罗德·布鲁姆
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
诗歌就是那火焰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
首度引进重要代表作
《红的自传》
（诗体小说）
《丈夫之美》
（准自传作品）
译林出版社

红的自传

红肉：斯特西克洛斯改变了什么？

我喜欢感觉到词语
做它们想做和不得不做的事。

——格特鲁德·斯泰因

他出现在荷马之后，格特鲁德·斯泰因之前，对诗人而言一个难挨的间隙。大约公元前650年，他生于西西里北岸一座名叫希梅拉的城市，他生活在难民中间，后者讲一种由哈尔基斯语和多利安语混合的方言。逃难的民族渴求语言，他们明白什么都可能发生。词语蹦跳。词语，如你应允，将做它们想做和不得不做的事。斯特西克洛斯的词语集结于二十六本著作，如今留给我们的，只有十几个书名和少许片段的选集。关于他的人生，我们知之甚少（除了他因海伦而失明的那个著名的故事；见附录A、B、

C）。他似乎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广受欢迎。批评家如何评价他？许多古老的赞誉加诸他的名字。朗吉卢斯称他是“抒情诗人当中最有荷马遗风的”。苏达斯说他“让古老的故事焕然一新”。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他“被一种改变的热望所驱使”。“在形容词的使用上，一个多么甜美的天才！”赫莫杰尼斯补充道。此处我们触及问题的核心：“斯特西克洛斯改变了什么？”一个对比或许有用。当格特鲁德·斯泰因不得不为毕加索盖棺论定时，她说：“这个人在劳作。”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评价斯特西克洛斯：“这个人在制造形容词。”

什么是形容词？名词命名这个世界。动词将命名激活。形容词来自别处。“Adjective”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是“epitheton”）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意为“放在上面的”“增添的”“附属的”“引入的”“陌生的”。形容词看似单纯的附加物，但是且慢。这小小的引入机制却将世间万物系于它自己独特的位置。它们是存在的闩锁。

当然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在荷马的史诗世界，存在是稳定的，个性在传统中早被固化。当荷马提到血，

血是黑的。当女子们出现，女子们总是纤踝的或闪闪发光的。波塞冬总有着波塞冬式的蓝眉毛。上帝的笑声是不可遏止的。人类的膝是敏捷的。大海是永不疲倦的。死亡是坏的。懦夫的肝是苍白的。荷马用一套一成不变的措辞，将世间的每一样实体系结于它最恰切的特征并固定于此，为了便于史诗的消费。这里面有某种激情，但是什么样的激情呢？“消费并非一种对物质的激情，而是一种对符码的激情。”鲍德里亚说。

于是，在这符码平静的表面之下诞生了斯特西克洛斯。斯特西克洛斯焦躁地研究这个表面。它往一旁倾斜。他凑得更近。它停下来。“对物质的激情”看来是对那一刻的极佳描述。为了没人能说清的原因，斯特西克洛斯开始动手打开门闩。

斯特西克洛斯释放了存在。世间万物漂浮起来。忽然间，没有什么再能阻止马匹佩戴空心的蹄甲。或者一条河流根茎一样银白。一个孩童身无淤青。或者地狱之深邃有如太阳之高迈。或者行星午夜般凝定。或者一位失眠者在愉悦的门外。或者赫拉克勒斯像苦难一样坚强。或者杀戮像奶油一样黢黑。一些实体更加复杂。比如，对特洛伊

的海伦而言，早在荷马之前，对她的放荡的描述早已根深蒂固。当斯特西克洛斯打开海伦的闩锁，一束光流溢而出，甚至让他在片刻间目盲。这是一个大问题，关于海伦让斯特西克洛斯失明的问题（见附录A、B），虽然它通常被认为无可解答（见附录C）。

更容易处理的例子是革律翁。革律翁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关于他，斯特西克洛斯用扬抑抑格和三联句写了一首很长的抒情诗。大约有四十八张纸莎草碎片和半打引文流传下来，在标准版本里，它们被命名为《革律翁的逸事》。它们讲述了一个生着奇异翅膀的红色怪物，住在名为厄律忒亚的岛上（“Erytheia”也是一个形容词，意为“红色的土地”），安静地放牧一群有魔法的红牛，直到有一天，英雄赫拉克勒斯涉海而来，掳走红牛并将他杀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赫拉克勒斯是著名的希腊英雄，杀死革律翁是他的十二项功绩之一。假使斯特西克洛斯是个更传统的诗人，他也许会采取赫拉克勒斯的视角，构想一场毛骨悚然的文明之于野蛮的胜利。相反，现存的斯特西克洛斯的诗的断章却提供了一组诱人的场景样本，它们来自革律翁自身的经验，既骄傲又凄

凉。我们看见这个红色男孩的生活，他的小狗。他母亲发出一声狂乱的尖叫，随即戛然而止。赫拉克勒斯从海面靠近的几个分散镜头。一帧画面上天堂里的神祇指出了革律翁的厄运。那场战斗本身。以及那个瞬间，当一切变得缓慢，而赫拉克勒斯的箭羽射开革律翁的头颅。我们看见赫拉克勒斯用他著名的棍棒将小狗打死。

毋庸赘言。沉思这部杰作，你可以自行回答——“斯特西克洛斯改变了什么？”一些主要的断章附在文后。如果你觉得它们艰涩难懂，这样想的不止你一个。时间对待斯特西克洛斯是粗暴的。他被引用的诗句从未超过三十行，纸莎草碎片（仍有待发掘：最新的碎片 1977 年自埃及的木乃伊盒中找到）道出的和扣留的一样多。迄今为止，斯特西克洛斯的所有残章已被不同的编辑以希腊原文出版了十三次，最早的一版由贝克在 1882 年出版。没有哪两个版本绝对相同，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编排内容的顺序上。贝克说，一个文本的历史就像一次漫长的爱抚。无论如何，《革律翁的逸事》的片段读起来仿佛斯特西克洛斯写了一首重要的叙事诗，接着将它撕成碎片，把这些碎片和另一些抒情诗、讲座笔记，以及肉屑埋在同一个盒

子里。片段的序号粗略地告诉你碎片是如何从盒子里掉落出来的。你当然可以继续摇晃盒子。“相信我，因为肉和因为我自己。”格特鲁德·斯泰因说。来。摇摇那盒子。

红肉：
斯特西克洛斯
断章

I　革律翁

革律翁是一头怪兽有关他的一切皆是红的
清晨它的鼻子伸出被单是红色的
眼前这片风景多么僵硬啊他的牛群在殷红的风里
摩擦脚镣
在革律翁梦境的红色黎明果冻里
翻寻它自己

革律翁的梦一开始是红的然后它溜出罐子逃走
碎了的银从他的根须向上喷射而出如一只小海豹

秘密的小海豹在另一个红色白昼的开端

II 与此同时他到来

在含盐的小山对面那是他
知晓自身的宝藏
也目睹过红色塔尖上红色的烟霭

III 革律翁的父母

如果你执意在晚餐时戴你的面具
那么晚安吧他们说将他驱赶上
流血的楼梯赶入那炙热干燥的战争
赶入噩梦中嘀嗒作响的红色出租车
不情愿去情愿待在楼下读书

IV 革律翁的死亡开始了

革律翁在他红色的理智里行走，他回答不
这是谋杀他心碎地看见牛群倒地
所有这些亲爱的革律翁说现在轮到我

V　革律翁可逆的命运

他的母亲看见了母亲们就是这样
相信我她说他温柔性格的工程师
你不必马上做决定

在她红扑扑的右脸颊背后革律翁能看见
电炉的线圈放出红光

VI　与此同时在天庭

雅典娜透过玻璃船底
往下看雅典娜指点
宙斯看向他

Ⅶ 革律翁的周末

后来是的后来他们离开酒吧回到马人的
住所马人有一只头颅制成的杯子盛了三
计量单位的酒捧着酒他啜饮到这儿来你可以
带着你的酒如果你害怕只身前来马人
轻拍身旁的沙发橘红的弱小的敏感的动物
那不是一只蜜蜂从内部爬上革律翁的脊柱

Ⅷ 革律翁的父亲

一个安静的根也许知道如何抱怨他喜欢
吮吸词语这儿有一个全能的词他会说
在走廊伫立多日之后
夜的棉铃喷出鼻息声

IX 革律翁的战争记录

革律翁躺在地上捂住耳朵马的声音
如玫瑰被活活焚烧

X 训练

那年月警察羸弱家庭强大
手拉着手革律翁的母亲在开学日将他带到
学校她整理好他的红色小翅膀将他
推进校门

XI 正确

有许多小男孩觉得自己是一只
怪物吗？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我是的，革律翁对
狗狗说，他们正坐在悬崖上狗狗欢快地
向他凝视

XII 翅膀

迈下被擦伤的三月天空沉入
目盲的大西洋的早晨一只幼小的
红狗蹦跳着穿越几英里下方的沙滩
像被释放的阴影

XIII 赫拉克勒斯的屠戮俱乐部

小红狗没看见它他感觉到了它一切
准备就绪除了一件事

XIV 赫拉克勒斯之箭

箭矢意味着杀戮它分开革律翁的头颅像一把梳子让
男孩的颈项朝旁边倾斜一个奇怪的缓慢的角度仿佛
一朵罂粟在赤裸的微风的鞭打下羞惭

XV 所能获知的关于革律翁一切

他喜爱闪电他住在一个岛上他的母亲是一位
流向大海的河流的宁芙他的父亲是一把黄金的
切割工具远古的注释记载斯特西克洛斯说
革律翁有六只手六只脚和翅膀他是红的而
他奇异的红色牛群激起了妒意赫拉克勒斯前来
杀了他，夺走他的牛群

还有他的狗

XVI 革律翁的结局

红的世界和世上的红色微风
还在继续革律翁却没有

附录 A

有关
斯特西克洛斯
因海伦而失明的
证据

苏达斯在“palinodia”词条下：“反向之歌”或“说跟你刚才所说的相反的话”。例如，在毁谤海伦这方面斯特西克洛斯绝对是盲目的，但接着他为她写了一首颂词，重新赢回了他的视力。这首颂词来自一个梦境，名叫“巴利诺德”（The Palinode）。

伊索克拉底《**海伦**》（64）：为了展现自身的力量，海伦给诗人斯特西克洛斯上了一课。事实是他的《海伦》一诗以侮慢的语气开头。接下来，当他站起身，他发现自己被劫去了目力。他即刻意识到原因，于是撰写了所谓的

“巴利诺德”，海伦让他重见光明。

柏拉图《斐德罗篇》（243a）：在神话里，罪犯们有一种古老的洗罪策略，荷马不能理解，但是斯特西克洛斯能。当斯特西克洛斯发现自己因毁谤海伦而失明，他没有（像荷马一样）仅仅立在当地困惑无措——不！正相反。斯特西克洛斯是一个智者。他领会了原因并立即坐下开始写作［他的“巴利诺德”］……

附录 B

斯特西克洛斯的
巴利诺德
斯特西克洛斯 著
（断章 192 古典希腊诗歌）

不这不是真实的故事。
不你从未踏上那些就
位的舰船。
不你从不曾到特洛伊
的高塔。

附录 C

厘清
关于海伦让斯特西克洛斯目盲的
问题

1. 要么斯特西克洛斯是个盲人，要么他不是。

2. 如果斯特西克洛斯是个盲人，他的目盲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永久的。

3. 如果斯特西克洛斯的目盲是暂时的，这种状况要么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要么不会。

4. 如果这种状况是出于偶然的缘故，这缘故就是海伦或者不是海伦。

5. 如果缘故是海伦，海伦有她的理由或者她没有。

6. 如果海伦自有其理由，这理由源自斯特西克洛斯的一些言论或者并不。

7. 如果海伦的理由来自斯特西克洛斯的某些言论，要么它是关于海伦出轨（更别提它导致的令人不快的特洛伊之陨）的激烈批评，要么它不是。

8. 如果它是关于海伦出轨（更别提它导致的令人不快的特洛伊之陨）的激烈批评，要么这批评是个谎言，要么不是。

9. 如果它不是一个谎言，要么我们现在正背道而驰，继续以此种方式推理多半会回到关于斯特西克洛斯目盲的问题的原点，要么我们不是。

10. 如果我们现在正背道而驰，继续以此种方式推理多半会回到关于斯特西克洛斯的目盲的问题的原点，要么我们

将毫无意外地走下去，要么我们将在回返途中遭遇斯特西克洛斯。

11. 如果我们在回返的途中遭遇斯特西克洛斯，要么我们保持缄默，要么我们直视他的双眼，询问他对海伦的看法。

12. 如果我们直视斯特西克洛斯的双眼，询问他对海伦的看法，要么他讲真话，要么他撒谎。

13. 如果斯特西克洛斯撒谎，要么我们立即知晓他在撒谎，要么我们被愚弄，因为既然我们正背道而驰，整个风景看起来由内向外翻转。

14. 如果我们被愚弄，因为既然我们背道而驰风景看起来由内向外翻转，要么我们发现自己身无分文，要么我们打电话给海伦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15. 如果我们打电话给海伦，要么她会正襟危坐手持苦艾酒，让电话铃一直响，要么她将接听。

16. 如果她接听，要么我们（如他们所说）莫管闲事，要么我们让斯特西克洛斯说话。

17. 如果我们让斯特西克洛斯说话，要么他争辩说他对她放荡的事实看得前所未有的清晰，要么他承认自己撒了谎。

18. 如果斯特西克洛斯承认自己是骗子，要么我们混入人群，要么我们留下来看海伦做何反应。

19. 如果我们留下来看海伦做何反应，要么我们愉快地惊讶于她的辩证术，要么我们被警察带到市中心问询。

20. 如果我们被警察带到市中心问询，要么我们被要求（作为目击者）一劳永逸地讲清楚关于斯特西克洛斯是否是目盲的问题，要么不会。

21. 如果斯特西克洛斯是个瞎子，要么我们说谎，或者如果他不是瞎子，则我们不必。

红的自传

一部罗曼史

沉默的火山保留
他永不休眠的计划——
他粉色的工程绝不
吐露给不可靠的凡人。

如果自然不讲述
耶和华讲述给她的故事
没有倾听者
人性可还能幸存?

被她紧闭的双唇警醒
让叨念者自去叨念
不朽,是人类保有的
唯一秘密。

——艾米丽·狄金森

No.1748

I 正义

革律翁很早就从哥哥那里知晓了正义。

他们曾一同去上学。革律翁的哥哥个头大，年纪长
他走在前面
有时突然跑起来，或者单膝跪下拣一块石头。
石头让我哥哥开心，
革律翁想，他一边疾步跟随一边研究
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石头，
素净的、神秘的，肩并肩躺在红色的尘土里。
停下来，想象每块石头的一生！
如今它们从一只快乐的人类手臂滑翔而出，
怎样的运途。革律翁加紧步子。
抵达校园。他死死盯着自己的脚和脚步。
孩子们朝他蜂拥而来
令人难耐的草的红色攻袭和无所不在的草的气味
将他拽向它

如一片强劲的海。他感到连在小小的传感器上的双眼
探出头颅之外。
他须得挤到门口。他须得跟紧他的哥哥。
这两件事。
校园是南北向的长条形石砖建筑。南面：正门
所有男孩女孩由此进入。
北面：幼儿园，它巨大的圆窗凝视荒地
并被一篱笆高丛小红莓环绕。
正门和幼儿园之间伸出一条长廊。在革律翁眼里
那是十万英里的
电闪雷鸣的隧道和被巨人劈开的室内的霓虹天。
开学日，妈妈拉着
革律翁的手穿过这片陌生畛域。随后他的哥哥
接替这项任务，日复一日。
但由九月至十月，一种骚动在哥哥心里滋生。
革律翁总是那么蠢
但如今他的眼神让人感觉奇怪。
再领我走一次我会认得路。
革律翁说。那双眼睛可怕的洞穴。愚蠢，革律翁的

哥哥说，

他转身走开。

革律翁觉得自己的确是蠢。但当正义被履行，

世界便会消散。

他站在自己柔弱的红色阴影里思考接下来怎么办。

正门在他眼前升起。也许——

用力地瞪视着革律翁越过他头脑里的火焰来到地图所在的地方。

取代学校走廊地图的，是一片深邃的、光芒闪耀的空白。

革律翁出离了愤怒。

那空白着了火，一直烧到基线。革律翁落荒而逃。

自那以后革律翁独自一人去上学。

他绝不靠近正门。正义是纯粹的。他会绕道

长长的石砖侧墙，

路过七年级、四年级、二年级和男厕所的窗户

抵达学校最北端

站定在幼儿园外的灌木丛中。他站在那儿

纹丝不动

直到园中的某人瞧见，走出来给他领路。

他不招手。

他不敲敲窗玻璃。他等待。瘦小、绯红，挺直腰板

他等待，

一只手牢牢地攥住

新书包，另一只手摩挲外衣口袋里的一枚幸运币，

此时冬天的第一阵雪花

飘落在他的睫毛，覆盖他周围的枝杈并且寂灭了

世界的一切印痕。

II 各自

公义之人酣睡如蜜。

革律翁年幼时喜欢睡眠，更喜欢醒来。

他会穿着睡衣跑到户外。

黎明的劲风向天空投掷生命之箭弩，每一支都湛蓝到可以开启一个新世界。

各自这个词向他掷来又在风中消散。革律翁总是有这个困扰：像**各自**（each）这样的词

在他谛视下，拆解成独立的字母然后飘走。

它的意义空间留存在那儿但却空白。

字母们悬挂在附近的树梢或家具上。

各自意味着什么？

革律翁问母亲。她从不对他说谎。一旦她说出，意义就会留下。

她回答，**各自意味着你和你哥哥各自有自己的房间**。

他把自己包裹在这个强大的词语**各自**当中。

在学校，他用红绸粉笔在黑板上（完美地）拼写它。

他温柔地

想起他收藏的其他词语比如**鸽子**或**砂子**。接着他们让革律翁

搬进哥哥的房间。

事情纯属偶然。革律翁的奶奶来串门，从巴士上跌下来。

医生用一只巨大的银别针

将她组装好。结果她和她的银别针不得不在革律翁的屋子里

躺上好几个月。革律翁的夜生活开始了。

此前，革律翁没有过过夜晚，只有白昼和它们红色的间隙。

你房间里是什么味儿？革律翁问。

革律翁和哥哥躺在他们的高低床上，革律翁在上铺。

当革律翁移动手臂或腿

弹簧发出愉快的呼呼砰砰声像一块厚实洁净的绷带

从下往上将他裹紧。

我房间里没味儿，革律翁的哥哥说。**也许是你的袜子**，

或者是青蛙你把青蛙

带进来了吗？革律翁说。这里有臭味儿的人是你。

革律翁不答话。

他尊重事实也许这就是事实。接着他听见

一种奇怪的声音从下铺传来。

砰砰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他哥哥在拽自己的鸡鸡，大多数夜晚入睡前他都这样干。

为什么拽你的鸡鸡？

革律翁问。关你屁事，我们来看看你的。哥哥说。

不。

我打赌你没有。革律翁看了看。我有。

你这么丑，我打赌它已经掉了。

革律翁闭口不言。他知道事实有别于兄弟仇恨。

给我看你的，

我会给你点甜头，革律翁的哥哥说。

不。

给你一颗我的猫眼石。

你才不会。

我会。

我不信。

我保证。

革律翁非常想要一颗猫眼石。他从没赢过猫眼石当他冰冷的膝盖跪在
地下室的地板上和哥哥及哥哥的朋友们打弹子球。一颗猫眼石
仅次于小钢球。因此他们发展出一项用性换取猫眼石的交易。

拽鸡鸡让我哥哥开心，革律翁想。**别告诉妈妈，**

他的哥哥说。

航行入夜晚的腐烂的红宝石变成了一场自由和坏逻辑间的竞赛。

快点革律翁。

不。

你欠我的。

不。

我恨你。我不介意。我要告诉妈妈。告诉妈妈什么？

在学校谁都不待见你。

革律翁闭口不言。事实在黑暗中更形硕大。有时他爬到

下铺

任哥哥为所欲为或者悬在上下铺之间把脸埋在

自己的床垫边缘，

冰凉的脚趾踮在下方的床上保持平衡。结束后他哥哥的声音

变得很温柔。

你很乖革律翁我明天带你去游泳好吗？

革律翁爬回他的床，

扣好睡衣纽扣，仰面躺下。他笔直地躺在

红色的脉搏

奇妙的温度里直到它渐渐低落他思考着

内部和外部的区别。

内部是我的，革律翁想。第二天革律翁和他的哥哥去海滩。

他们游泳，打嗝，坐在一张毯子上吃果酱沙砾三明治。

革律翁的哥哥捡到一张美元

给了他。革律翁找到一顶战时旧头盔他藏了起来。
也是在那天
他开始写他的自传。在自传里革律翁记下所有内在
的事物
尤其是他自己的英雄主义
和他的早逝令他身边的人绝望。他冷静地省略了
一切外在事物。

III 莱茵石

革律翁挺直腰板迅速把手藏在桌子底下，但还不够快。

别去挠它革律翁你会感染的。让它自己愈合，

妈妈说，

她戴着莱茵石项链走向门口。今晚她胸脯高耸。

革律翁讶异地张大眼睛。

她瞧着真勇敢。他可以永远看着她。但她已伫立门口随即杳无踪影。

革律翁感到厨房的墙壁在紧缩，室内的几乎所有空气在她身后转成旋涡。

他无法呼吸。他知道不能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去听关门的声响。革律翁全神贯注于内心世界。

此时他的哥哥走进厨房。

你想摔跤吗？革律翁的哥哥说。

不，革律翁说。

为什么？就是不。噢来吧。革律翁的哥哥从餐桌上

拾起一只

空的锡制果盆倒扣在革律翁的头上。

几点了？

革律翁的声音闷闷地从果盆里传来。不告诉你，他哥哥说。

求你了。

你自己看。我不想看。你的意思是你看不懂。

果盆纹丝不动。

你真蠢你不会看时间是不是？你都多大了？真是笨蛋。

你会系鞋带吗？

果盆踌躇不决。事实上革律翁会打结但不会系蝴蝶结。他决定忽略这之间的区别。

我会。

突然革律翁的哥哥走到身后攫住他的脖颈。

这是沉默的死之擒拿，

革律翁，在战争中他们用这一招击毙所有哨兵。出其不意地一拧

我就能折断你的脖颈。

他们听见保姆的脚步声，革律翁的哥哥飞快地溜走了。

革律翁又在生闷气吗?

保姆说着走进厨房。**没有**。果盆说。

革律翁非常希望

保姆的声音不触及他。事实上他宁愿

完全不认识她

但有一条信息他必须知道。

几点了?

他听见自己问。**差一刻八点**，她回答。**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噢还得好几个小时呢，

也许十一点。这个消息让革律翁感到屋里的一切

弃他而去

猛力地抛掷向世界的边缘。而保姆继续说，

你最好准备上床睡觉，革律翁。

她把果盆从革律翁头上摘下，走向水槽。

你想让我念书给你听吗?

你妈妈说你入睡困难。你想听什么?

词语的碎片如灰烬漂过革律翁的脑海。

他知道他得由着保姆用她错误的声音念书。

现在她站在他面前

用力微笑，眼睛揉搓他的脸。**念那本潜鸟的书**，他说。

这个主意很精明。

那本书是召唤潜鸟的教学手册。至少

它会把她错误的声音

远离那些属于他妈妈的词语。保姆愉快地走去

寻找那本潜鸟的书。

少顷，当保姆和革律翁坐在上铺召唤潜鸟

革律翁的哥哥闯进来

跳到下铺床上，把上铺的人都蹦上了天花板。

革律翁抱着膝盖

瑟缩到墙边，当他哥哥的脑袋

接着整个身体出现的时候。

他笨拙地挤到革律翁身边。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

抻着一根粗粗的

橡皮圈，用它弹击革律翁的大腿。**你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

我最喜欢弹道发射有翼导弹 BLAM——

他再次弹击革律翁的大腿——**你能用一次** BLAM **突袭**

荡平整座市镇——

所有人都死了要不然把它装上易燃物，像亚历山大

大帝那样

他发明了弹弩

亚历山大大帝个人的 BLAM——停下，

保姆说着

伸手去抓橡皮圈。她没抓到。她把眼镜推上鼻梁

继续说道，绞杀。

我最喜欢绞杀。干净爽利。一项意大利人的发明我想

虽然这个词来自法语。

什么是绞杀？革律翁的哥哥问。她把橡皮圈从他拇

指上摘下

塞进衬衫口袋，然后说，

一截短绳子通常是丝质的一端打着滑结。你从后方

把它绕过某人的脖子

然后拉紧。切断气管。快速但痛苦的死亡。

没有噪声没有流血

没有肿胀。火车上的杀手们使用它。

革律翁的哥哥闭上一只眼睛观察她这是他全神贯注

的方式。

你呢革律翁

你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鸟笼，革律翁在他的膝盖背后说。

鸟笼？革律翁的哥哥说。

你这个蠢材鸟笼不是武器。作为武器得发挥作用。得摧毁敌人。

正当那时楼下传来一声轰响。革律翁体内迸出一阵火焰。

他跳到地板上往外跑。**妈妈！**

Ⅳ 星期二

星期二最棒了。

每年冬天的第二个星期二革律翁的爸爸和哥哥去练习曲棍球。

革律翁和妈妈单独吃晚餐。

当夜幕爬上河岸他们朝对方咧嘴而笑。打开所有的灯即便在他们并不使用的房间。

革律翁的妈妈准备他们最喜爱的一餐，桃子罐头以及为便于蘸汁而切成一指宽的吐司。

吐司上涂了许多黄油，因此桃汁的表面有一层薄油漂动。

他们把晚餐盘带到起居室。

革律翁的妈妈坐在地毯上，身边堆着杂志、香烟和电话。

革律翁在她旁边的台灯下工作。

他把一支香烟粘到西红柿上。**别抠你的嘴唇革律翁**

让它自己痊愈。

她拨号时

从鼻子里喷出烟雾。玛利亚？是我，你方便说话吗？

他怎么说？

……

就那样？

……

混蛋

……

那不是自由而是冷漠。

……

某类瘾君子。

……

我会把这个懒鬼扔出去

……

太戏剧化了——她狠狠地捻灭香烟——干吗不舒舒服服泡个澡

……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现在无关紧要了

……

革律翁？很好他就在这儿忙于他的自传

……

不，是个雕塑他还不会写字

……

哦他在外面找到的这样那样的东西革律翁总能找到点什么

不是吗革律翁？

她越过电话朝他眨眼睛。他用两只眼睛眨回去

然后继续工作。

他把从她钱包里找到的几张脆纸撕碎了做头发

把它们粘到西红柿的顶上。

户外，一月的黑色的风从穹顶降落，平行于大地吹拂，凶猛地捶打窗玻璃。

台灯忽闪了。它很美革律翁，她挂断电话说。

是个美丽的雕塑。

她一边研究西红柿，一边把手放在他小小的发光的头颅上。

她俯身在他的两只眼睛上亲吻一下

然后从餐盘里拣起她那碗桃子并递给革律翁他的。

下次也许你可以

用一美元而不是十美元的钞票做头发，她说，他们开始吃起晚餐。

V 纱门

妈妈站在烫衣板旁点燃一支香烟注视革律翁。

外面，黑暗的粉红空气
已经热起来，充满喊叫声。**该去上学了**，她第三次说。
她冷静的声音
飘过一堆清洁的茶布，越过影影绰绰的厨房来到革律翁倚靠的
纱门前。
年过四十他仍将记得纱门自身落满尘埃的
古旧气味当它
将网格压在他的面颊上。现在她来到他身后。**如果你是个**
弱者这会很艰难
但你并不软弱，她说，整理好他幼嫩的红翅膀并将他推出门外。

VI 想法

革律翁终于学会了书写。

妈妈的朋友玛利亚送给他一个日本产的漂亮笔记本
带荧光的封皮。
在封皮上革律翁写着自传。在笔记本里他记录事实。

> 可获知的关于革律翁的一切。
>
> 革律翁是一只怪兽关于他的一切都是红的。革律翁住在大西洋的一个名叫红地的小岛上。革律翁的妈妈是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红色欢乐之河革律翁的爸爸是黄金。有人说革律翁有六只手六只脚有人说他有翅翼。革律翁是红色的他那只奇怪的牛也是。有一天赫拉克勒斯前来杀死革律翁并带走了他的牛。

在事实之后是 Q&A

问题 赫拉克勒斯为何杀死革律翁？

1. 仅仅因为暴虐。

2. 不得不因为这是他的十二试炼之一（第十项）。

3. 他以为革律翁即死亡要不然他能永远不死。

最终

革律翁有一只红毛狗赫拉克勒斯也杀了它。

他哪来这么些想法，老师问。是学校开家长会的日子。

他们在窄小的书桌前并肩坐着。

革律翁目睹妈妈从舌头上剔下一小片烟草然后说，

他写过幸福结局的故事吗？

革律翁迟疑了。

他站起身，小心翼翼将作文纸从

老师手里撤回。

走到教室的后排坐在他熟悉的书桌旁掏出铅笔。

新结局。

整个世界美丽的红色微风手拉着手继续

吹拂

Ⅶ 零钱

不知怎么革律翁长成了青年。

然后他遇见了赫拉克勒斯，他人生的王国下沉了几个刻度。

他们是贮水池底的

两条高傲的鳗鱼，像斜体字一样认出对方。

周五晚大约凌晨三点，革律翁

走进巴士补给站兑换零钱打电话回家。赫拉克勒斯步下

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巴士，而革律翁

快速绕过站台一角，它属于那些刹那之一，

它们与人生的至暗时刻正好相反。

世界在他们的瞳仁间来回涌流了一两次。赫拉克勒斯背后

挤满了另一些想从巴士上

下车的人，他站定在底层的阶梯上

一只手拎着手提箱

另一只手试图将衬衫塞进裤腰里。**你能换一美元零钱吗**？

革律翁听见革律翁说。

没有。赫拉克勒斯直视革律翁。**但我将无偿给你二十五美分**。

你为什么那么做？

因为我信奉好心有福。几个小时后他们在向南的铁轨上

紧挨着彼此站在信号灯旁。无垠的夜晚在头顶移动，点点滴滴播散它的分身。

你感到冷，赫拉克勒斯突然说，**你双手冰凉**。**喏**。

他把革律翁的手放进他的衬衫。

Ⅷ 咔嗒

那么你整天跟他混在一起的这个新来的小孩是谁？

革律翁的妈妈转身在水槽上磕烟灰然后再次面向革律翁。

他坐在厨房的餐桌旁

给镜头调焦相机遮住了他的脸。他不回答。

他最近寡言少语。

他的妈妈继续说。**我听说他不上学，他比你年长？**

革律翁把镜头对准她的咽喉。

附近没人见过他，他真的住在活动房屋——你每晚去的那个地方？

革律翁将光圈从 3 米调到 3.5 米。

也许我该继续说下去

如果我说了聪明话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她吸了口气。

我不相信那些

只在夜晚活动的人。呼气。**但我相信你。晚上我躺**

在床上想

为什么我没有

教这个孩子点有用的。好吧——她最后嘬了一口烟

——关于性你或许

比我了解得更多——她转身在水槽里捻灭烟头而他

咔嗒按下快门。

半朵笑容从她脸上溜走。

革律翁重新调焦，对准她嘴唇。有几分钟

她沉默地背靠水槽

向下端详他镜头里的视准线。好笑的是当你还是婴儿

你总是失眠

记得吗？夜里我走进你的屋子

你仰面躺在摇篮里

眼睛睁得滚圆。谛视着黑暗。你从不哭闹只是谛视。

你会那样躺好几个小时

但如果我把你抱进电视房你会在五分钟内入睡——

革律翁的

相机转动到左侧

当他的哥哥走进厨房。准备去城里你来吗？带上

钱——

扔下这句话他砰的一声推开纱门。

革律翁磨磨蹭蹭站起身，

闭合快门开关并把相机塞进外套口袋。

镜头盖带了吗？当他走过时她问。

IX 空间和时间

在对抗另一个人时，你的方法决定一切。

革律翁对自己感到惊奇。他几乎每天和赫拉克勒斯见面。

在他们之间形成的

本性的瞬间排干了他的生命之墙的每一涓滴

只留下鬼魂

像一张旧地图瑟瑟作响。他对任何人都无话可说。

他感觉自己散漫而明亮。

他当着他妈妈的面燃烧起来。

我几乎不认识你了，她倚在他房间的门口说。

晚餐时分暴雨忽至，

此刻夕阳让窗户上的水珠璀璨晶亮。就寝前陈腐的和平充斥房间。爱

并没有让我变得温柔或随和，革律翁想，此时他和母亲

从光线的两岸打量对方。

他往口袋里装入钱、钥匙和胶卷。她在手背上

轻敲一支香烟。

今天下午我在你的最上层抽屉里放了几件T恤衫，

她说。

她的声音

环绕他在房间里度过的所有岁月画了个圈。革律翁

低头看看。

这件是干净的，他说，

它设计成如此。T恤上有几个破洞。

用红色字体写着**上帝爱萝拉**。

所幸她看不到背面，他想，一边穿上夹克并把相机

塞进口袋。

你什么时候回家，她说。**不会太晚**，他答。

一个纯粹而大胆的离开的愿望填满了他。

所以革律翁你喜欢这家伙什么这个赫拉克勒斯你能

告诉我吗？

我能告诉你吗，革律翁想。

成千上万不可言说之事淹没他的脑海。**赫拉克勒斯**

精通

艺术。我们很聊得来。

她没有看着他而是目光穿透了他当她将未点燃的香烟放回胸前的衣袋。

“疏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它从无边无际的内心延伸至

被爱的边缘。它取决于光线。**为你点上吗？**他说，从牛仔裤里

掏出一个火柴盒走向她。**不用了，谢谢你亲爱的。**

她转过脸去。

我真应该戒了。

X 性的问题

这是个问题吗？

我得回家了。

OK。

他们继续坐着。他们把车远远地停在高速公路上。

夜晚的冷冽的气息

透进车窗。新月像一根白的肋骨在天际漂浮。

我想我是那种永不餍足的人，

赫拉克勒斯说。革律翁感到全部神经聚集到他身体表面。

你说的餍足是什么意思？

就是——餍足。我不知道。从下方遥远的快车道上传来

鱼钩刮擦世界底部的声响。

你懂的。餍足。革律翁挠头苦思。火焰缠绕着他。

他小心翼翼地

触及性的问题。为什么它是个问题？他明白

人们需要

彼此间有一些亲密的举动，至于哪种亲密行为，这重要吗？

他十四岁。

性是了解一个人的方式，

赫拉克勒斯曾说。他十六岁。这个问题灼热的未经挑选的部分

舔舐革律翁体内的每一个裂缝，

他击打它们，脸上掠过不安的笑容。赫拉克勒斯看着他。

突然缄默。

没关系，赫拉克勒斯说。他的声音将革律翁

冲刷开来。

告诉我，革律翁说，他试图问他，喜欢性的人

也对它抱有疑惑吗？

但说出的却是另一句话——**你真的每天都在想着性吗**？

赫拉克勒斯的身体变得僵硬了。

那不是个问题而是个指责。某种黑暗而沉重的东西

滴落在他们中间仿佛天鹅绒的气味。

赫拉克勒斯旋开点引擎，他们向前一跃跨上夜的脊背。

没有触摸

而是在惊奇中相连，仿佛同一具肉体上两道平行的刀伤。

XI 哈德斯

有时候，一段旅程让它自己变得必要。

精神独自秘密地统治，身体一无所成

这是你在十四岁时

本能地获知的事，十六岁时依然记得

哪怕大脑乱成一团。离家去哈德斯之前

他们把这句真理刷在高中的长墙上。

赫拉克勒斯的家乡哈德斯

位于岛屿的另一端，四小时车程，一座

中等大小无足重轻的城市

除了一个例外。**你见过火山吗**？赫拉克勒斯说。

凝视着他革律翁感到灵魂

迁移去了他的那一边。革律翁写了张谎话连篇的字条

贴在冰箱上留给妈妈。

他们爬上赫拉克勒斯的汽车向西出发。凉爽碧绿的

夏夜。

活的吗？

火山？是的她上一次爆发是在1923年。一百八十立

方千米的岩石被抛向空中

火焰覆盖了农田掀翻了海湾里十六只船。

我祖母说

市里的气温升高到七百摄氏度。

装着威士忌

和朗姆酒的小箱子在商业街上炸裂。

她看见它喷发了吗？

从房顶上看的。她拍了照片，下午三点仿若午夜。

城市怎么样？

被煮熟了。有一个幸存者——地方监狱里的犯人。

好奇他发生了什么。

关于此你得问我祖母。这是她最喜欢的故事——

岩浆人。

岩浆人？赫拉克勒斯朝革律翁咧嘴而笑，当他们向

高速公路疾驰。

你会爱上我的家人。

XII 熔岩

他不知道自己睡过去多久。

核心的暂停的黑夜。他躺着，燠热，静止，即是说，
动作是他难以回想的记忆
（和其他记忆一道）在这他被埋葬的宽阔而隐蔽的厨房底部。
他能感觉到这沉睡者之屋
环绕他如同壁架上的面包。有一阵持续的急流声
也许来自大厅尽头的电扇
还有一阵语声的碎片，自我撕裂又渐行渐远，那似乎是很久以前了，拖拽着
它的梦境的腐坏的灰尘，触碰到他的皮肤。他想到女人。
一个女人在黑暗中倾听
是什么感觉？寂静的黑斗篷像地热压力
在他们之间伸展。

强奸犯上楼的脚步熔岩一样缓慢。她倾听那

空白的空间

在那里他的意识正在走向他。熔岩可以缓慢到

九小时移动一英寸。

颜色和流动性随温度而改变从深红的固态

（一千八百摄氏度以下）

到明黄的纯粹流体（一千九百五十摄氏度以上）。

她好奇他

是否也在听。残酷的是，她在倾听中入睡。

XIII 梦游

革律翁醒得太快，感到他的箱子在收缩。

炙热高压的早晨。一屋子跌跌撞撞的人和他们的语言。

我在哪？

来自某处的声响。他拖着步子往楼下走

穿过房屋

来到后院门廊，它阔大阴暗像一个朝向明灿灿白昼的舞台。

革律翁乜斜着眼。

青草泳向他，又越过他。欢快娇小的蝇虫队伍

闪着双层翅翼

战斗机般在炙热的白风里上下俯冲。光

让他失却平衡。

他安静地在阶梯顶层坐下。赫拉克勒斯在草地上舒展肢体，倦意地咕咕哝哝。

我的世界此刻非常缓慢，赫拉克勒斯说。他的祖母

坐在野餐桌前

吃吐司和谈论死亡。她讲起他的哥哥，死前还

意识清醒但说不出话来。

他的双眼注视着人们在他身上插进和拔出的导管

让他们解释每一根的用途。

现在我们灌入夜晚皇后的汁液你会感到皮肤上一掐

接着是黑色的涌流，赫拉克勒斯用他

没有人在听的倦意的声音说。一只银红的大蝴蝶

骑在一只黑色的小蝴蝶上飞过。

真好啊，革律翁说，**他在帮助他**。赫拉克勒斯睁开

一只眼睇了睇。

他在干他。

赫拉克勒斯！祖母说。他合上眼睛。

当我作恶的时候我的心会疼痛。

他瞅着革律翁微笑。**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火山了吗？**

XIV《红的忍耐》

革律翁不明白为什么这张照片让他不安。

1923 年那个下午她站在屋顶上用一个盒式相机
亲自拍下它。《红的忍耐》。
十五分钟曝光，既记录了火山锥的外形
和周围的环境（白天看最清晰）
也抓取了炽热的火山弹形成的暴雨，它们被扔向空
中随即滚下斜坡
（在黑暗中可见）。
火山弹在火山口以大于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
射出；她告诉他。火山锥
升到了先前玉米地的一千公尺以上，在最初几个月里
喷发出大约一百万吨灰尘、碎屑和火山弹。
熔岩持续了二十九个月。横跨照片下方
革律翁能看见一排被掉落的灰烬杀死的
松树的骨架。《红的忍耐》。一张照片在其

纹丝不动的表面

压缩了时间的十五种不同的片刻，九百秒火山弹上升

灰烬下坠

而松树身处死亡的进程。革律翁不懂为什么

他不断返回它。

并非他觉得这是一张令人十分愉悦的照片。

并非他不理解

这样的照片如何炮制。

他不断返回它。

假如你用十五分钟曝光拍一个监狱里的男人会怎样，

假如熔岩刚好抵达他的窗户？

他问。**我想你混淆了主题和对象**，她说。

非常可能，革律翁答。

XV　一对

这些天革律翁正在经历一种自幼年起就不再感受到的痛苦。

他的翅膀在挣扎。它们在他肩膀上撕扯对方
像两只小小的没头脑的红兽。
革律翁用他在地下室找到的一块厚木板做了个背箍
把翅膀牢牢扎住。
然后穿上他的夹克。**你今天似乎很沮丧革律翁出了什么事**?
赫拉克勒斯说，当他瞥见
革律翁从地下室的楼梯走上来。他的声音带着刀锋。
他希望革律翁快乐。
革律翁感到他的翅膀向内拐，向内，向内。
不我没事。革律翁用半张脸艰难地微笑。**那么明天革律翁**。
明天?

明天我们开上车出去看火山你会喜欢的。

是的。

拍些照片。革律翁突然坐下。那么今晚——革律翁？

你 OK 吗？

是的我很好。我在听。今晚——？

你为什么把夹克盖在头上？

……

听不见你说什么革律翁。夹克转了转。革律翁向外窥视。我说有时候

我需要点儿隐私。

赫拉克勒斯注视着他，他的眼睛池塘般安静。他们注视着彼此，

这古怪的一对。

XVI 梳理

正如幼年时我们活着飞掠天空，而现在是怎样的黎明呢。

赫拉克勒斯像一块被揉碎的丝绸躺在湛蓝的热气里，说
革律翁请求你。他声音里的裂隙
让革律翁预料到一大早进入
谷仓的理由
当阳光击打一捆因夜露而依然湿冷的干草。
请把你的嘴放上去革律翁。
革律翁照做。它尝起来足够甜。生命中的这一年我学到了许多，
革律翁想。它尝起来非常嫩。
革律翁感到清醒而强健——终究，不是受伤天使
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就像马蒂斯
或查理·帕克！结束后他们躺着亲吻了很久，接着
玩扮演大猩猩的游戏。感到饿。

很快他们坐在巴士补给站的一个货摊里，等候食物上桌。

他们开始练习

他们的歌曲（《普世欢腾》），赫拉克勒斯忽然将革律翁的头拽到

双膝间，为他梳理毛发里的

虱子。繁忙的房间里，猩猩的野叫声夹杂着吃早餐的声音。

女侍者

端来两盘鸡蛋。革律翁从赫拉克勒斯的手臂下方抬眼窥视。

新婚宴尔？她问。

XVII 墙

那天晚上他们出街涂鸦。

革律翁在天主教堂旁牧师家的车库上画了一只古时候的红翅膀**爱奴**。

他们走下主干道看见邮局那边有一排（刚）刷上的圆润白色字母。**资本主义糟透了**。

赫拉克勒斯疑心地瞧着绘画颜料。**好吧**。他在巷子里停下脚步。

在用不透明的黑杠画去白色字母后

他用一朵以大法官字体组成的轻快红云将它

环绕。

沿此处剪开。回到车上时他很安静。

接着沿隧道往下

驶向高速公路的匝道。革律翁甚觉无聊，说已没剩下什么好地方，

他取出相机下车走向车流噪声。在天桥上

夜晚无限开敞
打闪前灯如一片海洋。他迎风伫立任风将自己
剥落洁净。
隧道里的赫拉克勒斯已在褪色的模版印刷的
别打扰墙几个字上用红、黑两种颜料
纵向涂出他的七句人生箴言。此刻他单膝跪地在一只
罐头边缘刮擦画笔。
他没抬眼但是说，**还剩下些颜料——再画一个爱奴？**
——不我们还是画点开心的。
你的所有设计都关于囚禁，它让我沮丧。
革律翁盯着赫拉克勒斯的头顶
再一次感到他自身的局限。无话可说。无话。他在
温和的惊奇中打量这个事实。幼年有一次
他的冰激凌被一只狗吃了。空心蛋筒
留在小小的戏剧性的红色拳头里。
赫拉克勒斯站起身。**不画？那我们走吧。**回家路上
他们试着唱《普世欢腾》
但太累了。那似是一段漫长的车程。

XVIII 她

家里四壁漆黑除了门廊上一道光。

赫拉克勒斯走向门廊。革律翁想打电话回家，他跑上楼。

你可以用我妈妈房间里的电话

在楼梯顶端左拐，赫拉克勒斯在他身后喊。当他到达那个房间他在突然变得坚实的夜色中停下来。

我是谁？他曾摸黑到过此地在楼梯上双手摸索寻找

电源开关——他摸索它

而房间向他涌来如一片愤怒海浪，携带着难以平息的女性烈酒的残骸，他看见一条衬裙

一本扔在地上的杂志梳子婴儿爽身粉一沓电话簿一碗珍珠

一只装着水的茶杯而他自己

在镜子里残忍得像口红上的裂痕——他拍熄电灯。

他来过此地，在**她**这个词的内部

晃晃荡荡仿佛腰带上的廉价装饰。红的轮辐在黑暗中环绕他眼睑。

再次下楼时革律翁听见祖母的说话声。

她坐在门廊上的秋千里

双手叉在膝盖中间，悬垂一双小脚。一道矩形的光

从厨房门口射出，横跨门廊

刚好触碰到她的裙边。赫拉克勒斯平躺在野餐桌上，双臂交叉遮住脸。

祖母瞅着革律翁穿过门廊来到他们中间

坐进一张轻便折叠躺椅

没有打断她的说话——**如果你不浮到水面**

肺就会爆炸这种说法——

肺不会爆炸没有氧气它们会衰竭我从弗吉尼亚·伍尔芙那里听说的

她曾经在一个聚会上跟我谈起当然不是

溺水那时候她还对此毫无概念——我告诉过你这个故事吗？

我记得她背后的天空是紫色的她

向我走来说你为何独自在这空荡巨大的花园里

像一小片电流？电流？

也许她说的是蛋糕和茶是的我们在喝姜汁酒早已经过了

下午茶时间但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性

我祈求上帝但愿她说的是蛋糕和茶我将告诉她我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逸事那些阿根廷人

对茶太过痴迷每天下午五点那些玲珑的茶杯但她缓

缓离开了那些

玲珑的半透明茶杯好像骨头你知道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养了一只小犬但我从你脸上看

出来我离题了。

革律翁蹦起来。不夫人，他喊道

仿佛轻便折叠躺椅戳痛了他。来自弗洛伊德的礼物

是另外一个故事。

是的夫人？

他淹死了不是弗洛伊德是狗而弗洛伊德讲了个笑话

并不好玩的笑话

关于不完全移情我记不得

德语术语德国的天气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天气怎么样夫人？

寒冷且月光朗照。你在夜里遇见弗洛伊德？只是在夏季。

电话响起赫拉克勒斯

滚下桌子跑去接听。七月的月影在草地上

静止。革律翁目睹

一个存在物沉浸其中。我在说什么？哦是的弗洛伊

德现实

是一张网弗洛伊德曾说——

夫人？哎。我可以问你点什么吗？当然。我想知道

岩浆人。

啊。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他被烧焦得很厉害。但他

没有死？

没有死在监牢里。

然后怎样了？然后他加入了巴纳姆你知道巴纳姆马戏团

他在美国巡演挣了很多

很多钱我在墨西哥城看过他表演那时候我十二岁。

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吗？

相当精彩弗洛伊德会叫它

无意识的形而上学但十二岁时我还不愤世嫉俗我玩

得很高兴。

他做了什么？他分发

浮岩并展示白热光如何拂拭过他

我是一滴金子他会说

我是从地心归来的熔化的物质来告诉你们那些内部

的东西——

瞧！他会刺穿他的拇指

挤出另一种颜色的嗞嗞作响的液滴当它们落入盘中

——

火山血液！他宣称

他的体温保持在一百三十摄氏度并且允许人们

在帐篷背后

花七十五美分触碰他的皮肤。所以你碰他了吗？她

停了停。

可以说——

赫拉克勒斯跳进来。

是你妈妈。她吼完我了现在她要跟你说话。

XIX 从古老的到坚固的自我

现实是一种声响，你得调谐于它而非持续喊叫。

他很快从一个喧吵狂野的梦中醒来，梦转瞬即逝，
他躺着听哈德斯壮丽而精巧的溪谷的声音
那里，在桃花心木上下，勤劳的黎明猴正在用蜜语
相互勾引。
尖叫声在他身上拉出小裂痕。那一刻革律翁愿意策划
他的自传，在醒和睡的混沌中
太多的通气阀门在灵魂里打开。
仿佛地壳，从比例上讲比蛋壳还薄十倍，灵魂的皮肤
是双向压力的奇迹。
数百万公斤之力从地核向上喷涌去遇见世界
冰凉的空气然后适时
像我们一样，停止。那本自传
革律翁从五岁一直写到四十四岁，
最近采用了

摄影文章的形式。既然我是一个转变中的人，革律翁想，使用他刚习得的短语——

此时房门撞到墙上，赫拉克勒斯踢门进来，手持托盘带来两个杯子和三根香蕉。

客房服务，赫拉克勒斯说，环视寻找放托盘的地方。

革律翁已把所有家具堆到墙边。哦太棒了，革律翁说。咖啡。

不，是茶，赫拉克勒斯说。

我祖母今天又回到阿根廷了。他递给革律翁一根香蕉。

她刚刚还跟我讲起那些电气技师。

你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得通过一项考试才能加入电气技师工会但所有试题

都是关于宪法的。什么意思你是说关于人的体格吗？

不，是阿根廷宪法

除了最后一则。最后一则宪法？不，最后一则考题——

猜猜它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猜。

不。

猜嘛。不我讨厌猜测。就猜这一次来吧革律翁就这一次。

喀拉喀托火山在一天的什么时候爆发？

精彩的问题但不对。他停顿。放弃？革律翁望着他。

圣灵是什么？

就这个？就这个。圣灵是什么——一个真正的电气科学的问题！

正如我祖母所说。

赫拉克勒斯坐在床边的地板上。他饮尽茶杯里的茶瞧向革律翁。

所以喀拉喀托火山在一天的什么时候爆发？凌晨四点，革律翁说，将被子高高地扯到下巴位置。

噪声吵醒了三千公里以外澳大利亚的沉睡者。

别开玩笑你怎么知道的？

革律翁在地下室找到一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年版）

读了关于火山的章节。

他该坦白这个吗？是的。百科全书。赫拉克勒斯剥了根香蕉。

他似乎在思考。

昨晚你妈妈很生气。革律翁说，是的。赫拉克勒斯

吃掉半根香蕉。又吃掉另外半根。

你怎么想？你说我怎么想是什么意思？赫拉克勒斯

将香蕉皮放上托盘

小心翼翼地捋平。**觉得你应当回去？**

革律翁正咀嚼

满嘴香蕉，没太听清。这句话对你很重要，

一个轻柔的哄骗的声音在体内说。

什么？我说每天早晨九点左右有一辆公共巴士。革

律翁试图呼吸但一堵红墙

将空气割成两半。**那你呢？哦我会待在这儿**

我猜祖母想重新

粉刷房子她说会付我工钱我可以从镇上

找几个伙计帮忙。

革律翁用力思考。火焰一路舔舐他体内的地板。

我也是个优秀的粉刷匠，他说。

但优秀一词突然碎裂成两半。赫拉克勒斯望着他。**革**

律翁你知道

我们将一直是朋友。

革律翁的心脏和肺是一层黑色的硬壳。他突然

困极了。赫拉克勒斯像只猴子

灵巧地滑到他脚边。**赶紧穿衣服革律翁今天我们要带你**

去看一座火山我在门廊上

等你祖母愿意一起去。

在革律翁的自传里

这一页的照片上，被白缎带拴住的红兔子咯咯发笑。

他给它起名为《妒忌我幼小的知觉》。

XX　AA

去火山的路上革律翁睡着了七八次。

———————

另两个在谈论女性主义哈德斯的生活以及不稳定的
柏油或者那也来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有
句子在革律翁游移昏沉的大脑里搅拌男人
须得被教会
如何仇恨女人为了足部按摩浮石和铁路上的道砟当然
他们知道喷发是如何
发生的他的微不足道的基本礼仪像舌头一样窜出来但
我怎么去跟
没有欧洲经验的人交谈呢——现在
被颠簸摇醒的革律翁
瞥向窗外。世界呈黑色的球根状。古岩浆的闪亮的
绳索在环绕汽车的
每一个方向上起伏。被迫停车。大部分火山岩是玄
武岩。

如果它色深且为块状结构意味着
成分里只有很少的硅石（同样来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成分里只有很少的硅石，
革律翁爬出来时说。岩石让他沉默下来。
它向着四面八方跌落
全然单调除了一组有裂纹的微黑岩块，来自内部的光
从一块石头弹跳到另一块
仿佛在寻找走失的亲属。革律翁上前一步。
熔岩发出
呆滞的吱吱声，他惊跳。**当心**，赫拉克勒斯的祖母说。
赫拉克勒斯已将她从后座上扶起，
此刻她倚靠他的臂膀站立。**这里的熔岩穹丘含有多于百分之九十的玻璃—流纹岩黑曜石他们这么叫它。**
我觉得它非常美。有某种脉动当你细看。她开始
在黑色的巨浪上
叮当作响地往前走。**他们说所有这些顶部的石块和碎砾的成因在于玻璃**
快速冷却时产生的张力。她发出轻微声响。**让我想**

起我的婚姻。她一个趔趄，革律翁抓住
她的另一只胳膊，好像手里抓了一把秋天。他感到
宽广又谬误。
什么时候放开别人的手臂是礼貌的呢
在你抓住它之后？
在玻璃质的表层上踌躇着有一瞬间他睡着又醒来
依然攫住她的手臂，赫拉克勒斯说
……在纵横字谜里。它的意思是夏威夷的块状结构熔岩。
怎么拼写？
如同它的读音——aa。革律翁打盹儿，再度苏醒，
他们已身在车中驶离
那些可怖的岩石。前排，赫拉克勒斯和他的祖母
和谐地唱起《普世欢腾》。

XXI　记忆焚烧

赫拉克勒斯和革律翁去过录像店。

———————

圆月让敏捷的云在冷空疾驰。返家路上

他们辩论。

不是照片困扰了你是你不理解摄影的意义。

摄影让人困扰，革律翁说。

摄影是一种与知觉关联游戏的方式。

正是。

但你并不需要靠一台相机来弄明白。那么星星呢？

你是要告诉我

星星实际上并不存在？不有一些在那里但另一些

几万年前就燃尽了。

我不相信。

你怎么能不相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看见

它们了。你看见的是记忆。

我们以前聊过这个话题吗？

革律翁跟随赫拉克勒斯来到后院门廊。他们坐在沙发两端。

你知道有些星星离我们多远吗？

就是不信。你看有人触碰了星星却没被烧伤。他会竖起他的手指，只有记忆在焚烧！他这么说

我就相信。OK 不去管星星那么声音呢，你观察过一个男人在森林里伐木。

我从不观察森林里的男人。

我投降。那一定非常冷。什么？那一定非常冷，祖母在门廊秋千上重复道。

观察森林里的男人？一个记忆焚烧。啊。她是对的。

是的她的肺

曾经灼伤过

那很冷别叫我她当我在这儿的时候。

抱歉。

你在哈德斯把肺烧伤了？不我是在比利牛斯山烧伤的我去圣克罗伊岛拍摄滑雪运动员

那是 1936 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格鲁申科在竞赛

你知道格鲁申科吗？好吧没关系他速度非常快

我卖了一张照片给《生活》杂志，他穿着他那极不寻常的猩红滑雪裤，稿费一千美元。

在1936年那可是笔大数目。别假惺惺了今天它依然是笔大数目——

就一张照片而言。赫拉克勒斯的父亲

（她朝沙发招招手但赫拉克勒斯已走回屋里去了）

为《红色的忍耐》只付给我不到一半的价钱——

你见过《红色的忍耐》是不是？我希望他没把它挂在厨房里那里光线太暗

人们以为那是张黑白照片当然

如今没人懂得如何欣赏照片了。

不我看见了熔岩，那是熔岩吗？当然是的你指在锥体顶端。

不我指的是画面

最底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血一样的小红点。

啊是的多好啊那些小红点

我的签名。它是张让人困扰的照片。是的。但为什么？

“欢乐美化了所有可怖。”

谁说的？叶芝。

叶芝在哪儿见过火山？我想他说的是政治。不

我不认为我是那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岑寂吗？可所有照片都是岑寂的。别这

么肤浅你同样可以说所有母亲

都是女人。不是吗？当然但那等于什么也没说。问

题在于

他们如何使用它——鉴于

形式的局限——你母亲住在岛上吗？我不想

谈我的母亲。

啊。那么岑寂。赫拉克勒斯从厨房门走出来。

翻过沙发背

舒展四肢陷入沙发里。你祖母在教我

岑寂的价值，革律翁说。

当然，赫拉克勒斯说。他转向她。天晚了奶奶你不

想上床休息吗？

睡不着我的天使，她说。

你的腿疼吗？我可以帮你揉揉脚踝。让我抱你起来。

赫拉克勒斯站在她面前

将她举向自己如一捧雪。革律翁看见她的腿是不对

称的，

一条腿指向上方，一条腿向后下悬垂。

晚安孩子们，她用她古炭般的嗓音说。

愿上帝赐你们好梦。

XXII 果盆

革律翁推开纱门时母亲正坐在餐桌旁。

———————

他搭乘哈德斯的本地公交。七小时旅程。几乎哭了一路。
想直接回到房间
紧闭房门但看见她后他坐下来。手插在夹克里。
她吸烟，沉默片刻
然后用手支着下颌。目光落在他胸前。**可爱的T恤衫**，
她说。
那是一件红背心，用白色字母
写着**温柔的**
　　腰部。赫拉克勒斯把它给——此处革律翁本想
冷静地提起这个名字
但痛苦的云朵在他灵魂里翻涌他想不起
自己正在说什么。
他身体前倾。她呼了口气。她注视他的双手因此他
将它们从桌沿上

松开开始缓缓转动果盆。顺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顺时针。

为什么果盆总在这儿？他停下来捻起盆沿。

它总在这儿而且它从未

盛放水果。我的一生它都在这儿却从未盛过水果。

难道

你不觉得困扰吗？我们怎么就

知道它是只果盆？她透过烟雾观察他。**在一个满是**

空果盆的房子里长大

你知道是什么感受？他嗓音尖锐。他的眼睛碰上她的，他们放声大笑。

他们一直笑到

双目迸泪。然后他们安静地坐着。漂移回

对立的墙上。

他们聊起许多事，洗衣店，革律翁的哥哥嗑药，

浴室里的灯。

某一刻她抽出一支香烟，睇了睇，又放回去。革律翁把头枕在手臂上。

他极度困倦。终于他们起身各自走开。果盆留在原地。是的，空无一物。

XXIII 水

水！从世界的两个蹲伏的巨块间词语跃出。

———————

雨落在他脸上。有一瞬他忘了心碎

复又记起。虚弱击败了革律翁

困在自己的毒苹果里。返回被割伤的灵魂

每个清晨都是一次震颤。

把自己拖到床边他凝望雨无聊的丰沛。

一桶桶的水从天空泼溅

至房顶至屋檐至窗台。他看着它打湿双脚弄脏地板。

他能听见只言片语

从排水管流下——**我相信举止优雅**——

他砰地关上窗户。

楼下的起居室里一切凝定不动。窗帘紧闭，桌椅沉睡。

大块的寂静填充了空气。

他环视四周寻找狗，意识到他们已不养狗许多年。

厨房里的钟指向五点四十五。

他立在当地谛视，希望自己不要眨眼直到大指针撞入
下一分钟。度秒如年
而他双目流泪一千个想法在脑海里翻涌——**如果世界现在毁灭我就自由了**以及
如果世界现在毁灭没人会看到我的自传——指针终于移动。
他眼前闪过赫拉克勒斯沉睡的家
他把它抛在脑后。取出咖啡罐，拧开水龙头，开始啜泣。
户外，自然界正享受着
展现全部伟力的瞬间。风像海水冲刷土地猛击
建筑的拐角，
垃圾桶随着垃圾冲下街巷。
雨的巨型肋骨因一道闪光
打开又再度相撞，让厨房里的钟
疯狂摇摆。某处一扇门轰然关闭。
树叶飞坠过窗棂。革律翁背靠水槽蹲着拳头放在嘴里
虚弱得像一只苍蝇
他的翅膀拖拽在滴水板上。鞭打厨房窗户的雨水

将赫拉克勒斯的另一句话

驱入他的脑海。**照片只是一束光**

对感光板的击打。革律翁用翅膀

揩干面颊，走到起居室寻找相机。

当他踏入后院门廊

雨水从屋顶滴漏而下，黎明暗如黑夜。

他把相机包裹在

一件运动衫里。那张照片的名字是《**如果他睡着了就会没事**》。

拍的是一只苍蝇漂浮在一桶水上——

溺毙但翅膀的周围有一圈奇异的光的扰动。革律翁使用了十五分钟曝光。

当他首次打开快门苍蝇似乎还活着。

XXIV　自由

革律翁的生活进入麻木期，困在舌头和味道之间。

他在本地图书馆找到一份放置政府文件的工作。地下室让他愉快，
满是泛荧光的管道的嗡鸣，冷如一片石头海。那些文件
有一种凄凉的朴素，在各自的
行列内高耸静谧，如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中的老兵。
每当
一位图书馆员笨重地爬下金属楼梯
手持粉红纸条寻找一份文件，
革律翁便消失在架柜间。
每一排书架尽头的按钮启动它上方的发光小铁轨。
一张泛黄的 5 × 7 索引卡
以透明胶带固定在按钮下方，上面写着**不使用请灭灯**。
革律翁在书架间忽隐忽现

仿佛一滴水银反复掀动开关。

图书管理员觉得

他是个有才华的男孩但也有阴暗一面。一天晚餐时

他母亲问

他们怎么样，革律翁记不起图书管理员是男人

还是女人。他偷拍了

许多照片但只拍到每个人的鞋袜。

它们大部分看着像男人的鞋子，

他母亲弯腰翻阅散放在餐桌上的照片说。

除了——那是谁？她指着其中一张。

照片从地面角度拍摄，一只赤裸的脚倚靠在

打开的金属档案橱柜抽屉上。

脚边的地板上有一只脏兮兮的红色匡威运动鞋。

那是助理图书馆长的妹妹。

他拉过来一张照片，白色腈纶袜和深色平底便鞋

双脚在脚踝处交叉：助理图书馆长。

她有时候五点钟来搭他的车回家。革律翁的妈妈

凑近瞧。**她做什么的？**

在唐恩都乐打工我想。可爱的女孩？不。是的。我

不知道。

革律翁怒目圆睁。他母亲伸出

一只手抚摸他的额头但他闪到一边，开始将照片

收拢来。电话铃响。

你可以去接吗？她说着转向水槽。革律翁走进起居室

站着俯视电话

直到它响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喂？革律翁？嗨是我。

你听起来怪怪的你在睡觉吗？

赫拉克勒斯的声音如一道火热的金色泉水向革律翁

弹跳而来。

噢。不。不，我没有。

所以一切还好吗？你在做什么？噢——革律翁重重

地坐到地毯上。

火焰封锁了他的肺——

没什么。你呢？噢和通常一样这样那样的事儿你懂

的昨天晚上和哈特一起画了些好画儿。哈尔特？

我想你在这儿时没见过哈特他上周六

从大陆来或者是周五

不周六哈特是个拳击手说他或者可以训练我做他的

边锋。是吗。

一个优秀边锋可以扭转局势哈特说。

是吗。

穆罕默德·阿里有一个边锋叫科普斯先生他们曾蹲着

用绳子绑在一起在比赛间隙

共同写诗。诗。但那不是我来电的原因革律翁

我打来是为了告诉你

我的梦我昨晚上梦见你了。是吗。是的你是一个

印第安老男孩站在后院门廊上

台阶上有一桶水，水里有一只溺死的鸟——

大黄鸟体形硕大你知道

翅膀张开漂浮着你倾身过去说，加油

从那里出来——你抓起一只翅膀

将它掷向空中嗖地一下它活了过来

然后飞走了。

黄色？革律翁说。他心想黄色！黄色！即便在梦里

他也完全不懂我！黄色！

你说什么革律翁？

没什么。

这是一个自由之梦革律翁。

是的。

自由是我希望你拥有的革律翁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因此

我想要你自由。

不想要自由想和你在一起。挫败但警觉，革律翁组

织起所有的内在力量抑制住这句话。

我想我得挂了革律翁如果花掉太多电话费

祖母会发飙的很高兴

听见你的声音。……

革律翁？我现在可以用电话吗？我得打给玛利亚。

他母亲

倚在门口。

噢当然。革律翁放下听筒。抱歉。你还好吗？是的。

他倾斜着身子。出去一会儿。

去哪儿？当他侧身走过门口时她问。

沙滩。

你不带件夹克吗——纱门砰地关上。革律翁

返家时

早已过了午夜。屋内黢黑。他上楼到自己房间。

脱掉衣服后他站在
镜子前空虚地注视自己。自由！圆胖的膝盖
可笑的红色气味悲伤的方式。
他直挺挺地陷入床榻。有一片刻泪水向后流入
耳朵接着不再有泪水。
他跌入谷底。感觉自己伤痕累累但纯净，他熄了灯。
即刻入睡。
愤怒将这红色的蠢货捶醒凌晨三点他试图呼吸每一次
他抬起头就遭到它的击打
仿佛一根野草撞向坚硬的黑沙滩。革律翁猛地坐起来。
床单湿透。
他打开灯。他凝视着梳妆台上电子钟的
长秒针。它细小干燥的嗡鸣
像一把梳子刮过他的神经。他强迫眼睛转开。卧室
门洞瞪视着他如黑暗的钥匙孔。
他的大脑像一只坏掉的幻灯机向前翻动。他看见门洞
房屋夜晚世界以及
世界的另一边那里赫拉克勒斯在大笑饮酒钻进
一辆汽车而革律翁的

整个身体拱成一声尖叫——声音根据习俗向上抛起，

那是人类的错误之爱。

XXV　隧道

电话铃响时革律翁正在收拾行李。

——————

他知道那是谁尽管，此时他已二十二岁，住在
大陆上，他通常在周六早晨
与她通话。他爬过手提箱
摘下电话，将《福铎南美旅行指南》和
六盒 DX 百色胶卷打翻在水槽里。
小房间。
嗨妈是的正准备
……
不我订到了靠窗的座位
……
下午五点但这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三小时时差
……
不听着我打过电话——
……

我今天给领事馆打过电话他们不需要拍摄阿根廷

……

妈理智点《飞往里约》是1933年拍的而且那是在巴西

……

就像我们去佛罗里达爸爸情绪高涨

……

是的好吧

……

你知道那些高楚牧人会说什么

……

大胆地驶入无效之物，诸如此类

……

并不是感觉上像一条隧道

……

好的我到酒店就打给你——妈妈？我得挂了出租车到了听着别抽太多烟

……

我也是

……

再见

XXVI 飞机

那上面一直是冬天。

当飞机在青白冰冻的云朵平原上驰过，革律翁将他
的人生抛掷如一个羸弱的季节。
他见过一只狗犯狂犬病。像机械玩具一样弹跳
然后仰面倒地动作急促
若被电线操控。当狗主人上前用枪对准
它的太阳穴，革律翁抽身走开。
此刻前倾着从椭圆小窗向外张望，冰寒刺骨的云的
反光钻凿他的双眼
他情愿自己当时留下来看它解脱。
革律翁觉得饿。
翻开《福铎指南》他开始阅读“关于阿根廷你需要知
道的”。
“最坚硬的捕鲸镖
是用在火地岛搁浅的一只鲸鱼的头骨做成的。

在头颅里有个部分叫 canalita，
沿着它有两根骨头。用下颚骨做成的捕鲸镖就没那
么坚硬。”
一阵烘烤的包装食物的香味
飘荡在机舱内。他抬起眼睛。几排前方
空乘正从一辆小车里
分发晚餐。革律翁非常饿。他强迫自己注视
寒冷的小窗外，从一数到一百
才再次抬头。小车尚未移动。他叨念着
捕鲸镖。一个手持捕鲸镖的人
会挨饿吗？即便用下颚骨制成的捕鲸镖也能从这儿
击中小车。
人们如何获得对彼此的控制权，
这是个谜。他的眼睛落回《福铎指南》上。“在
火地岛的原住民当中
有雅玛纳人，Yamana 作为名词指‘人而非动物’，
作为动词
指‘生存、呼吸、快乐、从病厄中
康复以及变得明智’。加上后缀 hand

意为‘友情’。”

革律翁的晚餐到了。他拆开它，贪婪地吞咽每一样

东西寻找须臾前嗅到的

气味但它不在那儿。雅玛纳人也是，他读到，在

二十世纪早期即已灭绝——

他们被从英国传教士的孩子们那里感染的麻疹消灭

得一干二净。

随着夜晚的黑暗滑过窗外的世界

机舱内显得更窄更冷。舱顶的

霓虹灯小道自行熄灭。

革律翁合上眼睛，倾听发动机在他脑海中月光泼溅

的沟渠深处震颤。无论

怎么动他的膝盖骨都会受罚似的硬碰硬。

他又睁开眼睛。

在机舱最前端悬挂着电视屏幕。南美洲

像一只鳄梨闪闪发光。一条动态

红线标志出飞行轨迹。他盯着红线缓慢地

从迈阿密

运动到波多黎各，以九百七十二公里时速。前排乘客

将摄像机温柔地倚靠在
妻子沉睡的头颅上，对着电视屏幕录制，
此时屏幕显示
舱外温度（零下五十摄氏度）和飞行高度（一万零六百七十米）以及飞行速度。
“乘坐小猎犬号路过火地岛时，雅玛纳人的肮脏和贫穷让达尔文认为这些猴子人不值得
研究，可他们为云朵起了十五个名字，对不同的亲属有多于五十种称谓。在其动词变体里
‘咬’的意思是‘在吃柔软食物时
意外地遇到坚硬之物
比如贻贝里的珍珠’。”革律翁在座椅里上下
挪动身体试图松开
脊柱里痛苦的绳结。半身侧向一边却无处安放他的左臂。
再次把自己拽向前方
他不小心捶熄阅读灯把书也碰翻在地。
他旁边的女士抱怨着
砰地放下椅子扶手像一只受伤的海豹。他坐在麻木

的黑暗里。

饥饿再度来袭。

电视屏幕显示当地（百慕大）时间为一点五十分。

时间由什么构成？

他感到它在自己身边汇聚，他能看见它沉重的巨块

紧密地堆叠在一起

一路从百慕大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太紧密。他肺

部收缩。

对时间的恐惧击倒他。时间

挤压革律翁如挤压手风琴的褶裥。他低头凝望

机窗微弱、寒冷、黝黑的光芒。

窗外，被咬过的月亮飞驰过雪的高原。睇着那广袤的

黑和银白交错的非世界

令人费解地在运动或不动中驶离这晃荡的人类碎片

他感到它的冷漠响彻

他的头盖骨。一个主意擦亮头盖骨的边缘又迅速弹回

落入翅膀背后的沟渠

它消失了。一个人在时间里行走。它仅仅意味着，

就像捕鲸镖，一旦扔出必定到达。

革律翁将前额靠在双层玻璃冷沁坚硬的嗡鸣上睡着了。
他脚下的地板上
是翻开的《福铎指南》。从骑马远涉平原这个
简单的行为里
高楚牧人生出一个夸张的想法，以为能够掌控
自己的命运。

XXVII 米特维尔特

无人能摆脱世界。

红色怪兽坐在米特维尔特咖啡馆的角落里在买来的明信片上书写海德格尔片段。

Sie sind das was betreiben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
许多德国人他们全是
足球运动员晴天
丽日希望你在
革律翁

写给他的哥哥，后者如今是大陆一家电台的比赛解说员。
在吧台尽头
几瓶威士忌旁边革律翁看见一个侍者捂嘴和另一个

窃窃私语。
他猜测他们很快会
把他扔出去。他们能从他身体倾斜的角度，他的手
移动的方式看出他写的
是德语而非西班牙语吗？那几乎是非法的。过去三年
革律翁在大学里研究
德国哲学，侍者毫无疑问也知晓这件事。在宽外套里
他动了动肩胛部的
肌肉，收紧翅膀并翻转另一张明信片。

Zum verlorenen Hören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
许多德国人他们全是
精神分析师晴天
丽日希望你
在这儿
革律翁

写给他的哲学教授。现在他注意到侍者之一

朝他走来。恐惧的一阵

冰凉的喷雾射过他的双肺。他搜肠刮肚寻找西班牙语汇。

请别叫警察——

西班牙语听起来如何？他一个词儿也记不得。

德语不规则动词

正列队穿过脑海，当侍者在他桌前停下，

一张灿白毛巾

搭在前臂，向他微微欠身。Aufwarts abwarts

ruckwarts vorwarts auswarts einwarts

发疯似的在彼此周围打转，当革律翁目睹侍者

敏捷地从满桌的

明信片残骸里收走咖啡杯，抚平他的白毛巾

并用完美的英语询问

再来一杯 expresso，先生？但革律翁已笨拙地

起身，一只手攥着

明信片，硬币掉落在桌布上，他跌跌撞撞往外闯。

并非出于对揶揄的担心，

革律翁早已习惯在日常生活里做一个有红翅膀的人，

而是头脑空洞的潜逃

将他掷入绝望的境地。也许他疯了。七年级时他为这个烦恼做过一个科学实验。

那一年他开始对颜色发出的声响感到惊奇。玫瑰花咆哮着穿过花园向他涌来。

夜里他躺在床上听星星的银色光芒撞击

窗玻璃。大部分实验受访者

不得不承认他们并未听到玫瑰在正午艳阳下被活活烧死时的叫喊。**就像马**，革律翁提示说，**战争中的马**。不，他们摇头。

为什么草被叫作草叶？他问他们。**难道不是因为咔嗒咔嗒声吗**？

他们盯着他。**你应该去**

采访玫瑰而不是人，科学教员说。革律翁喜欢这个主意。

实验报告最后一页

是厨房窗下他母亲的玫瑰丛的照片。

四朵玫瑰着了火。

它们率真地挺立在花茎上，像先知一样抓牢黑暗，

从熔化的喉咙底部号叫着

惊人的隐私。**你母亲难道不介意——**

先生！某种坚固的东西降落到

他的脊背。革律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行道上

彻底宕机

而人潮在他宽外套的四面八方涌动。人，革律翁想，

他的一生

是一场奇妙的冒险。他走入人群的悲喜剧中。

XXVIII 怀疑论

一团碧蓝的云挣脱海港上方的殷红天。

布宜诺斯艾利斯晨光熹微。革律翁已在城里
汗涔涔的黑鹅卵石街道上
漫步一小时，等候着长夜离去。车流呼啸而过。他
以手掩住口鼻，当五辆破旧巴士
斜喇喇绕过街角，首尾相接颠簸着
喷出尾气。车上的乘客
像昆虫挤在点亮的盒子里，这场实验咆哮着冲下街道。
拖拽着身体如一张
湿软的床垫革律翁吃力地走上山坡。米特维尔特咖
啡馆人满为患。
他找到一张角落里的桌子
给他的母亲写明信片：

Die Angst offenbart das Nichts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很多

德国人他们全是

抽香烟的女孩晴天

丽——

他靠在对面椅子上的靴子突然被拍了一下。

我可以坐这里吗？

黄胡子已占领了座椅。革律翁挪开靴子。

今天这儿可够忙的，

黄胡子说，转身朝侍者打手势——**服务生！**

革律翁继续写明信片。

寄给你的女朋友？黄色胡须中间

是乳头样小巧的粉红嘴唇。**不是。**

你听起来像美国人，我猜得对不对？来自美利坚？

不是。

侍者端来面包和果酱，黄胡子俯下身。

你来参加会议？不是。

这周末在大学里有重要的学术会议。哲学。怀疑主义。

古典还是现代？革律翁

忍不住问。目前，黄胡子抬起头来说，

有研究古典的人

也有研究现代的人。我从尔湾飞过来。我的演讲三点开始。

你的题目是什么？革律翁说，

努力不盯视那乳头。无情绪。乳头噘起。

也就是古典哲学家所谓的

不动心。心如止水，革律翁说。正是。你知道古希腊人？

不但我读过怀疑论者的著作。所以你在

尔湾教书。那是在加利福尼亚？是的南加州——事实上我获得一笔明年去 MIT 的研究资助。

革律翁注视一片小红舌头清除乳头上的果酱。我想研究怀疑的色情论。为什么？革律翁问。

黄胡子将椅子往后撤——作为对真理的——他示意房间对面的侍者——

正当研究的前提。假设你可以宣布放弃——他站起来——那最为基本的人性特质——

他举起双臂仿佛在提醒一艘海上的船——求知欲。

他坐下。

我想我可以，革律翁说。

什么？没什么。路过的侍者把账单啪地扣到

桌面的金属小长钉上。

户外交通轰鸣。晨曦褪去。煤气般惨白的冬日天穹

钳住布宜诺斯艾利斯如一只马嚼子。

你愿意来听我演讲吗？我们可以同乘一辆出租车。

我可以带上相机吗？

XXIX 斜坡

虽然是只怪兽，革律翁也可以是个迷人的伴侣。

他试图保持风度当他们乘坐小出租车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横冲直撞。
两人挤在
后座上膝盖顶住胸脯，
革律翁不愉快地发觉
黄胡子的大腿抵在他的大腿旁晃动，发觉乳头散发
出气味。
他直视前方。
汽车冲过红灯时司机探出车窗向行人大发雷霆。
他欢乐地敲击仪表盘，点燃另一支香烟，朝左急打
方向盘以避开一个骑自行车者
（后者跃上人行道，向边道俯冲）
然后斜喇喇转到三辆
巴士前方，急刹在另一辆出租车背后。嘀——嘀——。

阿根廷的喇叭听起来像母牛。

掷向窗外更多污言秽语。黄胡子咯咯笑。

你的西班牙语怎么样？他问革律翁。

不太好你呢？

事实上我说得很溜。我在西班牙做过一年调研。

关于无情绪？

不，关于法典。我在思考古代法典的社会学。

你对正义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人们认为什么听起来像一条法律。

你最喜欢的法典是哪一部？

《汉谟拉比法典》。为什么？简洁。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在大火中被抓住的

盗贼应该被扔进火中。"那不是很棒吗？——如果

正义真的存在

它听起来就应如此——简短。干净。有韵律。

像一个男仆。

什么？没什么。他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黄胡子和司机相互

指责一通，结了微薄的车费

出租车吱嘎着绝尘而去。

这是什么地方？革律翁问，当他们踏上一座立面满是涂鸦的白色水泥仓库的阶梯。

室内比街道上冬天的空气更冷。你能看见你的呼吸。

一座废弃的香烟工厂，黄胡子说。

为什么这样冷？

他们没钱给它供暖。大学破产了。巨穴似的内部挂满横幅。

革律翁拍到黄胡子站在一条横幅下，上面写着

NIGHT ES SELBST ES

TALLER AUTOGESTIVO

JUEVES 18-21 HS

接着他们走向被称为教员休息室的

光秃秃的阁楼。没有椅子。长长的棕色纸页钉在墙上用铅笔和钢笔写了一串姓名。

帮助我们追踪被拘押或消失的教授们，黄胡子念道。

十分震撼，他对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

后者只是看着他。革律翁努力让他的眼睛
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名字上。
假设这是某个活着的人的名字。在一间屋或在痛苦
中等候着死亡。
革律翁有一次和他的
四年级同学去观察一对刚从丘吉尔河上游的急湍里
捕捉到的白鲸。
那天夜晚他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想象
白鲸们漂浮在
没有月光的蓄水池它们的尾巴撞击墙壁——活生生
的仿佛他和它们在时间的
可怖斜坡的同一侧。**时间由什么构成**？革律翁突然
转向黄胡子，后者讶异地
觑着他。**时间不由任何东西构成。时间是一种抽象。**
只是我们强加给行动的
一种意义。但是我明白——他低头看表——**你的意思。**
不能在我自己的演讲上
迟到对吗？我们走吧。
冬天太阳落得早，光的边沿变钝。革律翁

在昏暗的走廊里

紧跟黄胡子，路过聚众闲聊的学生们，他们用脚底

踩熄香烟

并不看他一眼。他们来到一间砖墙裸露的教室，小

课桌横七竖八。

教室后排有个空座位。

对他的宽外套来说可有点狭窄。他无法交叉膝盖。

其他座位上的

存在阴暗地蜷曲着。

烟雾在他们头顶移动，屁股厚厚地覆盖水泥地板。

革律翁不喜欢没有行列的屋子。

他的大脑在课桌的混乱中来回跑动试图找出

笔直的线条。每一次找到

一个奇数它就会卡壳然后重头开始。革律翁试图集

中注意力。

有一点神秘，黄胡子说。天花板上十七根霓虹灯管

炫目地闪耀。**我看见宇宙**

可怖的空间将我包围……

黄胡子引用帕斯卡尔然后开始围绕帕斯卡尔的怖骇

堆砌辞藻直到看不见它为止——

革律翁暂停倾听，看见时间的斜坡反向旋转然后息止。

他站在窗边他母亲的

身旁，在冬日下午近黄昏的时候。那会儿雪变得莹蓝

街灯亮起来，一只野兔立在

林木线上静得像书里的一个词。在这个时辰里他和

母亲相互陪伴。他们没有

开灯，而是安静地站着，谛视夜晚沐浴一新朝他们

款步走来。看着它

抵达，触碰，路过然后消失。她的烟灰在黑暗里发

出红光。

此时黄胡子已从

帕斯卡尔讲到莱布尼茨，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

公式：

$$[NEC]=A\}B$$

他用如下句子加以说明“如果费边是白的托马斯也

同样白”。

革律翁没搞懂为何莱布尼茨要关注

费边和托马斯谁更苍白

虽然他决心让自己

专注于那单调的嗓音。他注意到**必然地**一词重复了

四次

然后五次然后例句

被翻转现在费边和托马斯在比赛谁更黝黑。

如果费边是黑的托马斯也同样黑。

所以这就是怀疑论，革律翁想。白即黑。黑即白。

也许很快我会获得一些关于红的新知识。

但例子已用尽现在进入推论声音愈来愈响当

黄胡子昂首阔步于他

被强力语词围筑起来的严肃王国，坚持对人

与生俱来的伟大的信任——

或者他在否定它？革律翁也许错过了一个否定副词

——演讲以亚里士多德作结，

他将怀疑论哲学家比作蔬菜和怪物。如果丧失了对

信仰的信仰，人的生活将

多么空洞古怪。因此有了亚里士多德。

演讲结束时

从观众席传来一阵细碎的**非常感谢**。接着有人提问，

黄胡子

再度侃侃而谈。每人点燃另一支香烟，在桌子底下攥紧拳头。

革律翁凝望烟雾盘旋。

窗外日暮沉沉。被闩上的窄窗是黑色的。革律翁坐着将自己包裹起来。这一天终究会结束吗？

他的眼睛漫游至屋子前端的时钟，而他掉进

他最喜欢的问题的游泳池。

XXX　距离

“时间由什么构成？”这个问题长久地困扰革律翁。

———

走到哪儿他都向人询问。比如昨天在大学里。

时间是一种抽象——一种我们

强加于行动的意义。革律翁咀嚼这个答案当他

跪在酒店房间的浴缸旁

翻动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他拣起其中

一张，挂在

从电视到房门间牵起的晾衣绳上。照片上，

一些人坐在

教室里的课桌前。桌子对他们而言太小——但革律翁

对舒适不感兴趣。更真实的

是误闯入照片当中并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墙上高挂

着一只

白色的电子钟。差五分六点。

傍晚六点过五分哲学家们离开教室

走向街道尽头一家

名叫内战的酒吧。黄胡子骄傲地骑行在最前方

仿佛高楚牧人带领他的地狱乐团

跨越潘帕斯高原。高楚牧人是环境的主宰，革律翁想，

紧攥相机跟在队尾。

内战酒吧是一个泥灰房间，当中横一张僧侣桌。

革律翁抵达时

其他人谈兴正浓。他滑进戴圆眼镜的男人

对面的椅子里。

来点什么，拉泽？男人左边的谁问。

噢这里的卡布奇诺不错

请给我来一杯卡布奇诺多放肉桂以及——他向上推

推镜片——

一盘橄榄。

他瞥一眼桌子对面。**你的名字叫拉撒路？**革律翁问。

不，我的名字叫拉泽（Lazer）。**就像在激光**（Laserbeam）

这个词里——但是

你想点什么吗？革律翁望向服务生。**咖啡谢谢。**

话题回到拉泽。**罕见的名字。**

并不是。我的名字随我奶奶。以利亚撒是很普通的犹太名字。但我父母

是无神论者所以——他摊手——一种微小的调和。

他莞尔。

你也是无神论者吗？革律翁说。

我是怀疑论者。你怀疑上帝？更确切地说我相信上帝有足够的理智来质疑我。

死亡究竟是什么，除了向我们夸耀的神圣的怀疑？

有一瞬间

上帝悬置了认同然后噗！我们消失。

经常发生在我身上。你会消失？是的然后又回转来。

我叫它们死亡时刻。吃颗橄榄，

他补充说，当侍者持盘的手臂闪现在他们之间。

谢谢，革律翁说，

他咬一口橄榄。甘椒刺激他的味蕾仿佛一次突至的落日。

他饿极了，狼吞虎咽

又吃了七颗。拉泽莞尔地观察他。你吃得像我女儿，但比她更，我得说，明晰事理。

你女儿几岁？革律翁问。四岁——还不太有人性。

或者有些

超越了人性。因为她

我开始注意到了死亡时刻。孩子让你看见距离。

你说“距离”是什么意思？

拉泽不响，从盘子里拣一颗橄榄。他让它缓缓在牙签上旋转。

比如今天早晨

我坐在家里书桌前瞻望长在阳台旁边的洋槐

高而美丽的树木

我女儿也在那儿她喜欢站在我身边画画

在我写日记的时候。晨光明亮

出人意料地清澈像一个夏日，我抬眼

看见一只鸟影在洋槐

树叶下闪过仿佛屏幕上的投影，而我自己似乎

站在一座小山上。我千辛万苦

爬上山顶，达到这里花去了我半生时间而在

另一头山势已向下倾斜。

如果转身我能看见女儿在我身后不远处

手脚并用开始攀登在清晨的太阳里

像一只金色小兽。那就是我们。一座山上移动的生物。

在不同的距离，革律翁说。

总是变换的距离。我们不能帮助彼此甚至无法呼喊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

“别爬得太快？”侍者从拉泽身后经过。他倾斜着身子。

户外墨汁般的空气将自己

泼溅在窗玻璃上。拉泽低头看表。我得走了，他说，

一边起身一边

将黄围巾绕在脖子上。噢别走，革律翁想，他觉得

自己开始

从房间的表面滑落如

一颗橄榄滑落盘沿。当盘子倾斜至三十度

他将隐遁入属于自身的黑暗。

但他的目光撞上了拉泽的。谈话让我很愉快，拉泽说。

是的，革律翁说。谢谢你。

他们碰了碰手。拉泽微微鞠躬，转身离开。夜晚的

一阵疾风挤进房门

屋内的人晃动了一下如田野里的花梗，接着继续他

们的谈话。
革律翁陷入他的外套
让语声像温热的洗澡水淹没他。此刻他感到具体
而不可分割。哲学家们
开着香烟、西班牙银行和莱布尼茨，以及政治的玩笑。
一个人详述
波多黎各的统治者最近如何声言将得了
疯病的市民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是不公正的。投票
装置运送到
国家精神病院。事实上
疯子们被证明是严肃而富有创造力的选民。许多人
优化了投票名单
通过写下他们认为
能帮助这个国家的候选者的名字。艾森豪威尔、莫
扎特、圣十字约翰
是最流行的建议。现在
黄胡子讲起一个西班牙的故事。佛朗哥也懂得
疯癫的用处。
他习惯于用公共汽车运输大批支持者到他的集会。

有一次，一家地方疯人院
为此倾巢而出。第二天报纸愉快地加以报道：
低能者永远支持你佛朗哥！
革律翁笑得颧骨疼。他喝干了自己的水，嚼了
几块冰然后伸手去够
拉泽的杯子。他饥肠辘辘。努力不去思考食物。十
点以前晚餐无望。
须得将注意力返回到谈话上来，他们闲聊到尾巴。
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
黄胡子说，**百分之十二的婴儿出生时是有**
尾巴的。医生封锁了消息。
他们切掉尾巴以免吓坏婴儿的父母。我好奇百分之
几的人生来有翅膀，革律翁
对他外套的衣领说。他们继续谈论无聊的本质
以关于僧侣和汤的冗长笑话
作结，革律翁没听懂，虽然他们向他解释了两次。
点睛之笔包含一个
西班牙短语，意思是**变质的牛奶**，它让哲学家们在
无比的欢乐里将脑袋倾向桌面。

玩笑让他们快乐，革律翁看着他们想。接着奇迹以一摞三明治的形式到来。

革律翁抓起三块，将嘴唇埋在大块美味当中，白面包里填塞西红柿、黄油和盐。

他想着它是如此鲜美，想着自己如何喜爱滑腻的食物，以及滑腻有许多不同的种类。

我是一个三明治哲学家，他认定。好东西在内部。

他愿意和谁聊聊这个。

片刻间，人生最脆薄的树叶将他包围在一种不断变得阔大的欢喜中。

当他回到酒店房间

他将相机架在窗台，打开定时器，自己爬到床上。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赤裸的年轻人摆出胎儿的姿势。

他给它命名为《没有尾巴！》

他的翅翼的奇异的指尖动作在床榻上铺展，像一张南美洲的黑色蕾丝地图。

XXXI　探戈

裂缝之下疼痛蔓延。

惊慌在凌晨三点跳到革律翁身上。他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口。

楼下，空荡的街道无法反射自身。

汽车巢居在路边自己的阴影里。楼房朝街道两侧后倾。

小股嘈杂的风刮过。

圆月隐去。天穹闭合。黑夜挖掘得更深。某处（他想）在这条沉睡的人行道的下方

巨大坚实的地球正自顾自旋转——活塞撞击，熔岩在岩石之间喷溅，

证据和时间木质化为它们的痕迹。什么时候你会说一个人变得不真实？

他抱紧外套，试图在脑海里收集海德格尔

关于情绪之用途的论述。

如果没有情绪，我们会觉得自己和世界是连续的。

心境向我们揭示出

（海德格尔声称）我们是被抛掷入其他物体当中的存在。

相对于什么的其他？

革律翁将滚烫的前额抵在脏兮兮的窗玻璃上，啜泣。

相对于这酒店的房间。

他听见自己说，片刻后他已沿着玻利瓦尔大街

凹陷的排水沟疾行。车辆稀少。

他路过锁闭的凉亭和空白的橱窗。街道变得更窄更暗。

倾斜向下。

他能看见海港黝黑地发光。鹅卵石变得光滑。咸鱼和

公共厕所的气味让空气生苔。

革律翁竖起衣领，往西走。肮脏的河流在他身边拍

打河岸。

三个士兵在门廊下观察他。

在黑暗的空气背后有一种滴落的声响——一个嗓音。

革律翁环顾四周。

码头下方他能看到

一个暗淡的光的方阵，像一间咖啡馆或者商店。但

这儿没有咖啡馆。

什么商店凌晨四点开？

一个彪形大汉踏出来挡住革律翁的路，理了理

搭在手臂上的毛巾。探戈？他问

接着后退一步，鞠了宽阔的一躬。革律翁在门上读到白色霓虹灯

拼写的 Caminito，当他趔趔趄趄走入

（他后来才意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遗存的唯一一家正宗探戈酒吧潮湿阴暗的室内。

昏暗的光线里他看见古老的水泥墙，墙根上排列着玻璃瓶，以及一圈小而圆的红色餐桌。

系围裙的侏儒在其间跑动将装在试管样的玻璃杯里的细长的橘色饮料

递送给每一个人。聚光灯照亮屋子前端一个低矮舞台。那里佝偻着三名年迈的乐师——

钢琴、吉他和手风琴。看起来没有一个人小于七十岁，手风琴师如此孱弱，

当他每每在一段旋律的转折处摇动双肩，革律翁便担心手风琴会把他压扁。

逐渐他明白了没有什么能压垮这个男人。几乎不看

彼此一眼三人的演奏如

出自一人，在一种纯粹的发现的状态。他们彻底撕

裂又一拍即合

他们锁定又解锁，他们眉头整齐地上下耸动。他们

倾身聚拢又挥动分离，

他们站立、逃走、前仆后继

在一朵云里高飞，又降落于海浪之上。革律翁的眼睛

无法从他们身上移开

他深感冒犯当一个男人，不一个女人，分开垂帘

走上舞台。

她身穿男士晚礼服，系着黑领结。从聚光灯下某处

摘下麦克风，她开始歌唱。

一首典型的探戈歌曲，她的喉咙里满是针尖你得把

它唱出来。

探戈太可怕了——

你的心或者我的死！——他们唱得都一样。每当旁

人鼓掌革律翁也跟着鼓掌，随后

唱起一首新歌接着他们全混淆为一条溪流

流过肮脏的地板

接着他睡着了，燃烧，想念，做梦，流动，沉睡。

醒时他的颧骨刮擦墙壁。

迟钝地四顾。乐师们走了。餐桌空荡荡。灯光熄灭。

探戈女人俯向一只杯子，而侏儒拿着扫帚

在她的脚边洒扫。见她起身转向他，他又打起盹儿来。

蓦然惊醒。他在外套里挺直身板，试图将双臂

随意地安放在身前。

手臂似乎太多了。事实上有三只手臂，因他

（和往常一样）在勃起中醒来

而今天没穿裤子（因为某个他一时想不起来的原因）

但已没时间担心此事，

她把一把椅子拉到桌前。**早上好**，她说。

嗨，革律翁说。

你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德国人。不是。

间谍？是的。她微笑。

他见她抽出

一支烟点上。她不语。革律翁预感不妙。假设

她在等他

谈谈音乐。他可以撒谎吗？脱口而出？还是转移话题？

你的歌唱——他欲言又止。

女人抬眼一瞥。**探戈不是唱给每个人的**，她说。革律翁没听清。

背后，水泥墙

冰冷的压力让他跌入回忆。那是在周六晚的

高中舞会上。篮球网将它

拉长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在健身房的四壁。连续几个小时音乐撞击他的耳朵，而他

矗立墙边背靠寒凉的混凝土。舞台上的震动

将燃烧着的一条条肢体

从黑暗里扔过来。热气繁盛。暗黑的夜空压住窗户，没有一颗星斗。

革律翁笔直地包裹在

他哥哥的运动夹克衫的人造纤维里。汗水和欲望

流下他的身体

流入裆部和膝盖背后的池塘。他已靠墙站了三个半小时以一个漫不经心的姿势。

他双目疼痛，因为试着努力看见一切却又不注视着它们。

其他男孩靠墙

在他身旁站着。古龙水的花瓣在清浅的恐惧中环绕

他们升起。

与此同时音乐

敲击心房将每一道阀门开向在一首歌中成为自己的

绝望剧情。

哎？他哥哥说，当革律翁在零点过五分路过厨房。

舞会怎么样？你和谁跳了舞？吸大麻没？

革律翁停下脚步。哥哥正在将蛋黄酱、腊肠和芥末

一层层涂在摆在水槽旁边柜台上的

六片面包上。头顶的厨房灯闪着地狱般的光。

腊肠看起来是紫色的。

革律翁眼前依然跳动着健身房的画面。**哦这次我决定只是看看你懂的**。

革律翁的声音响彻过于明亮的房间。哥哥飞快觑他

一眼将三明治堆成

一座小塔。他用切面包刀沿塔的对角线切下去

再将三明治摞进一只盘子。

他将塑料袋里剩下的一片腊肠塞进嘴巴

端起盘子

朝楼下的电视房走去。**你穿夹克衫很好看，**

路过时他含混地说。

克林·伊斯威特电影夜场你来的时候给我带一床毯子。

革律翁站着沉思片刻。

接着他交换了蛋黄酱和芥末酱的瓶盖，将它们

放回冰箱。将腊肠包装纸

扔进垃圾桶。抓起一块海绵，将面包碎屑小心地从

柜台揩入水槽，放水冲洗

直到它们消失殆尽。从毫无瑕疵的钢制槽底一个红

色小人儿

身穿宽大夹克衫向他致意。

我们跳舞吗？他对它说——KRRAAK——革律翁突

兀地在探戈酒吧沙砾状的白昼光线里醒来。

侏儒正在将椅子呼呼砰砰倒放在红桌子上。革律翁

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这个坐在他对面在桌沿上敲敲香烟

并说**探戈并不适合每个人**的女人。

她环顾空荡荡的屋子。侏儒正将烟头扫成一堆。最

初的日光虚弱地

从窗户上悬挂的挺括窄小的红窗帘的罅隙渗入。

她注视它。他

试图记起一行诗。Nacht steigt ans Ufer...

你说什么？她问。

没什么。他非常疲累。女人沉默地抽烟。你思考过白鲸吗？

革律翁问。她挑动眉毛，像两只起飞的昆虫。

是濒危物种？

不我是说它们被囚禁在储水池里只是漂浮着。

没有——为什么？

它们在想什么？漂浮着。一整夜。

什么也不想。

不可能。

为什么？

你不能活着而不想任何事。你不能但你不是一头鲸。

为什么它不同？

为什么它得和我们相同？但我凝视它们的眼睛我看到它们在思索。

胡说八道。你看到的是你自己——是自责。

自责？为什么我对白鲸感到自责？不是我把它们抓到储水池里的。

当然。所以你为什么自责呢——你在

谁的储水池里？革律翁被激怒了。你父亲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吗？

她咧嘴笑。不我才是精神分析师。

他瞪着她。她认真的。别这么吃惊，她说。它能挣到房租

而且不算不道德——

好吧并非完全不道德。可你的歌唱事业呢？哈！她将烟灰弹向

地板。以唱探戈为生？

今晚你在这里看见几个人？革律翁想了想。五到六个，他说。

正是。同样的五到六个人

每晚都来。周末增加到九到十人——也许，如果电视里没有足球比赛。有时候我们会接待

来自智利的政客聚会，或者来自美国的游客。但这

是事实。

探戈是老古董。

精神分析师也一样，革律翁说。

她观察他几秒钟，缓缓说道——此时侏儒把钢琴

猛地推到墙边

革律翁几乎没听见这句话——**一个怪物是红的它能责怪谁**？

什么？革律翁往前惊跳起来。

我说是时候你该回家了，她重复道，然后起身，把香烟放入口袋。

一定再来，她这么说时革律翁宽大的外套已掠出大门但他没有回头。

XXXII　亲吻

一座健康的火山是使用压力的练习。

革律翁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冥思他内心生活的
裂缝和罅隙。有时候
火山口的出口被岩石堵塞，迫使
融化的物质从火山学家们称为火焰嘴的
横向缝隙渗出。但革律翁不愿
变成那些只考虑自身痛苦的人。他俯向摊在膝盖上
的书。
哲学问题。
“……我将永不会知道你眼里的红色是何物而你也永
不会知道我眼里的。
但这种意识的区分
只在交流失败以后才被觉知到，而我们的第一步是
去相信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存在……”
读着它们，革律翁感到某种类似于大片黑色岩浆的

东西在他体内深处沸腾。

他将眼睛移到书页开端从头读起。

“否认红的存在

就是否认神秘的存在。这样做的灵魂有一天会癫狂。”

教堂钟声响彻页面

傍晚六点流过酒店如一片海浪。台灯噼啪掀开

白色床单向前铺展，

水在墙壁里急速流动，电梯隆隆作响如困在空洞囚

笼里的乳齿象。

在这里我不是癫狂的那一个，

革律翁关上书说。他穿戴整齐出门。

马路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周六的夜晚。一大群漂亮青年在他周围聚拢、走散。

一堆堆罗曼史从平板玻璃后面

向人行道喷洒出明亮的蒸汽。他驻足观察

一家中餐馆的橱窗

那里，四十四只荔枝罐头堆成和他一样高的小塔。

他被

蹲在路边的一个女乞丐

绊了一跤，两个孩子躲在她裙子下边。他
停留在一家报刊亭前
阅读每一行头条新闻的标题。接着绕到卖杂志的一侧。
建筑学，地质学，冲浪运动，
举重，编织，政治，性。从背后性交抓住他的视线，
（整本杂志讲这个话题？
一期接着一期？一年接着一年？）但他羞于购买。
往前走。走进一家书店。
浏览过哲学图书区，走到各类型英语图书。
在一沓阿加莎·克里斯蒂下方
是一本埃尔摩·伦纳德（《射杀》，他读过）以及《沃尔特·惠特曼诗选》的双语版本。

黑暗的补丁不只掉落到你身上，
黑暗也将它的碎片扔到我身上，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对我而言空洞且可疑，
你也不是唯一那个知晓何为罪恶的人……

...tu solo quien sabe lo que es ser perverso. 革律

翁放下罪恶的惠特曼
打开一本自我帮助的书籍
书名（《遗忘是理智的代价？》）惊扰了他满怀希望的心。
“绝望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存在模式。
一个没有自我、被客观的明晰所洞见的世界，无法
用语言描述。
语言所能记录的是被我们称为健康的
对遗忘的缓慢溯回，当想象力自动将风景再度着色
而习惯混淆了知觉，语言
重蹈覆辙，由此繁盛。”他正欲翻页获得更多帮助
忽然被一个声音吸引。
像亲吻。他环顾四周。工人站在书店前窗外的
半截梯子上。一只深色鸟飞扑向他，每当鸟靠近时
那男人用嘴发出一种类似亲吻的声响——
鸟向上翻个筋斗再次俯冲，伴随轻巧的摇摆和一声
尖啼。
亲吻让他们快乐，革律翁想，
一种失败感刺穿他。他转身走开，重重地撞在身边的
一个男人肩膀上——噢！皮革陈腐黑暗的气味填满

他的鼻和唇。

抱歉——

革律翁心跳暂停。男人是赫拉克勒斯。这么多年以

后——他挑了一个

我面庞浮肿的日子！

XXXIII 快进

真让人吃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在米特维尔特喝咖啡时一致认为。

革律翁不确定哪一样更古怪——

坐在成年的赫拉克勒斯对面，还是听见他自己使用“吃惊”这样的词。

还有这个长着黑眉毛，坐在赫拉克勒斯左边的青年。

他们确实拥有自己的语言，安卡什说。

赫拉克勒斯解释，他和安卡什正在南美洲旅行

记录火山的声音。

为一部电影，赫拉克勒斯补充道。**自然电影**？**不完全是。一部关于**

艾米丽·狄金森的纪录片。

当然，革律翁说。他努力让这个赫拉克勒斯吻合于他熟知的那一个。

《青草长在我的火山上》，

赫拉克勒斯继续道，是她的一首诗。是的我知道，

革律翁说，我喜欢那首诗，

我喜欢她拒绝用

草皮和上帝押韵。此时安卡什从衣袋里

掏出录音机。

他塞入一盘磁带，将耳机递给革律翁。听听这个，

他说。

这是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

去年冬天我们在那儿。革律翁戴上耳机。一只嘶哑的

动物从喉咙背面喷洒痛苦。

沉重的不规律的撞击声像拖拉机轮胎滚落山崖。

赫拉克勒斯在观察他。

你听到雨声了吗？他说。雨？革律翁调整耳机。那

声音滚烫得像里面有颜色。

正是雨季，赫拉克勒斯说，火山灰、火焰和雨水

在半空混合。我们看见村民们

奔跑下山，在他们身后滚烫的泥土的黑墙有二十米高，

这就是你在磁带里听到的。

某种瑟瑟的声响，因为它充满坚硬的岩石沸腾的撞击声。

革律翁倾听那沸腾的岩石。

他也听到破碎声，如摔裂的玻璃器皿，他意识到那是人的哭喊和枪击。

枪声？他问。**他们不得不派遣军队进来，**赫拉克勒斯说。**即便熔岩**

以九十公里的速度倾泻而下

有些人依然不愿意离开家园——哦这里

听，安卡什打断道。

他将磁带快进然后重新播放。听这个。革律翁听着。

革律翁再次听见那成熟的兽的咆哮。

接着传来结实的砰的一声，犹如甜瓜撞击地面。他看向安卡什。

在高处空气变得如此炙热它烫断了

鸟的翅膀——它们就此跌落。安卡什缄口。他和革律翁直视对方的眼睛。

说到**翅膀**一词，某种东西穿过他们如一次震颤。

安卡什再度快进。

大约在这里——我想，是的——在日本录制的部分。

听是一场海啸——

浪尖和浪尖隔着一百公里

直到它撞击海滩。我们看见渔船被带到内陆，远至

下一个村庄。

革律翁聆听海水摧毁

日本的一片沙滩。安卡什谈起大陆板块。最糟糕的

是在海沟边缘，一块大陆架

沉没到另一块之下。余震可以持续好几年。

我知道，革律翁说。赫拉克勒斯对他的

凝视如一条金舌头。岩浆在上升。抱歉你说什么？

安卡什说。

但革律翁摘下耳机

伸手取外套的腰带。得走了。将他自己拽离

赫拉克勒斯的眼睛

所需要的努力已可用里克特震级来测算。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住在城市酒店，赫拉克勒斯说。

里克特震级既无上限也无下限。

一切取决于

地动仪的敏感度。好的当然，革律翁说，然后将自己

抛出门外。

XXXIV 哈罗德百货

在酒店房间，革律翁坐在床角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

早七点。焦灼攫住他。他将与赫拉克勒斯通话
推迟了两天。即便现在他也没有
盯着电话（他把它塞进放袜子的抽屉底部）。
他没有
想着他俩在五月广场另一端他们的酒店房间里。
他没有
记起赫拉克勒斯多么喜欢在清早做爱，像一只困倦的熊
打开一罐蜂蜜的盖子——革律翁
蓦然起身，走进洗手间。他脱下外套
打开淋浴。在冷水下
站了一分半钟，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片段回旋于脑海。

我从未
捧起一只
桃子

在一年

这么晚的时候……

为何是桃子？他好奇，此时从袜子的洞穴深处

电话铃响。革律翁扑向它。

革律翁？是你吗？饿不饿？赫拉克勒斯的声音说。

一小时后他发现自己坐在安卡什对面

在米特维尔特咖啡馆黎明的狂欢中。赫拉克勒斯出去买报纸。

安卡什坐得笔直，

漂亮得像一片燃烧的羽毛。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它是西班牙语吗？

不它是盖丘亚语。盖丘亚？

盖丘亚语是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使用的语言。它是秘鲁最古老的本土语言之一。

你来自秘鲁？

来自瓦拉斯。那在哪儿？瓦拉斯在利马北部的丛山里。

你在那里出生？

不，瓦拉斯是我母亲的故乡。我出生在利马。我父亲是一位牧师

他想做主教

于是母亲把我带回山里。安卡什微笑了。赫拉克勒斯会说，

热带的生活正是如此。

赫拉克勒斯出现了，路过时揉乱革律翁的头发。谁，我吗？

他坐下。

但革律翁看着安卡什。她还在瓦拉斯吗你的母亲？

不。去年冬天恐怖主义者在那片山林里

炸毁了汽车和电视台。她愤怒了。

死亡是愚蠢的。她这么说然后返回了利马。

她喜欢利马？没有人喜欢利马。但她怎么生活呢？

她只身一人吗？

并不。她为一对

富人夫妇做饭，一周五天——某个美国来的人类学家外国佬和他的妻子。

男的付钱请她教他盖丘亚语。他让她住在他们的屋顶上。

屋顶？在利马他们使用任何东西。

盖丘亚语？我懂一点盖丘亚语，赫拉克勒斯欢快地

说。安卡什苛刻地觑他一眼。

赫拉克勒斯继续道，

是一首歌，但我只会歌词不晓得旋律，也许我可以为它编曲。

他开始唱。在奇怪的音节间升升降降

他的声音宛若童声。革律翁不安地瞅着他。

嗓音流淌如雨中

释放的香气。

Cupi checa cupi checa

varmi in yana yacu

cupi checa cupi checa

apacheta runa sapan

cupi checa

in ancash puru

cupi chec

in sillutambo

cupi checa

cupi checa.

唱毕，赫拉克勒斯向革律翁露齿而笑，“Cupi

Checa”歌。

安卡什教我的。

想知道这些词什么意思？革律翁仅是颔首。Cupi checa，

赫拉克勒斯说，

意思是，右左右左——安卡什那张翘着两条腿

向后倾斜的椅子砰声撞向前方。

我们下次再上盖丘亚语课，中午前我得去趟邮局。

很快他们置身街道

沿玻利瓦尔大街快步行走，大风弹拨他们的身体，

赫拉克勒斯像一只狗在前方蹦跳，

四处嗅，指点商店里的物品。安卡什和革律翁

走在后面。

你不冷吗？革律翁问安卡什，后者没穿外套。**不，**安卡什说。

他拿眼角瞥革律翁。

好吧事实上冷的。他莞尔。革律翁很愿意用他的外套包裹

这个羽毛男人。他们顶风弯腰

往前走。冬日的太阳将它萧索的货物扔上天空

而路过的人们

看起来有些眩惑。两位穿皮毛大衣的女士踩着高跟鞋扭腰朝他们走来

像硕大的金色狐狸。不——

是男士，擦肩而过时革律翁发现。安卡什也目不转睛。狐狸

消失在人群中。

安卡什和革律翁继续往前走。此刻饥饿伴随他们。

赫拉克勒斯唱的

那首歌，革律翁说，

我在里头听到你的名字——in ancash puru——**是这么唱的**？

你耳朵真灵，安卡什说。

它是什么意思？革律翁说。安卡什犹豫了。**很难翻译。安卡什**

是某种——

但赫拉克勒斯挥舞双臂朝他们奔来。**看！**他尖叫着指向

一座带深红色遮阳篷的

大型百货公司。门上的黄铜字母写着**伦敦哈罗德百货**。

赫拉克勒斯已

消失在旋转门里。革律翁和安卡什跟进去。接着驻足。

在哈罗德，生活停顿。

在麻醉人的灰色微光里，女售货员漂浮着如船难幸存者。没有

顾客。侧廊里是茶的气味。

在深深的展品柜里，一些冷淡的器物搁浅在蒙尘的棉缎上。

一团团英国的空气

从饼干罐头里呼出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游走，造就突兀的褪色斑点。

一个明晃晃的展柜里

所有钟表在狂怒地嘀嗒，一致指向六点一刻。

革律翁看见一个脑袋

随自动扶梯上升。**来呀**，他对安卡什说。**他总是知道洗手间在哪里**。安卡什点头。

在自动扶梯顶端，他们绕过由舌头冻和橡皮靴堆成的

金字塔，见赫拉克勒斯在商店的另一端

使劲招手。**给你们看点东西！到这儿来！**

在哈罗德二层后墙看到的一切

足以让他们谈论好几天。

除了舌头冻和靴子

二层几乎是空的。但阴影里盘桓的是它们：

一个旋转马戏团，六只实际大小的

动物木雕拴在残缺的粗呢转盘的金银色柱子上。

狮子和白色小马驹依然

直立并向外吐出泡沫。斑马、大象、虎和黑熊倒在

挽具旁边，怒视天空。

是个保育室，赫拉克勒斯说。**是阿根廷的词源学**，

安卡什说。

革律翁跪在斑马旁边。

想偷走老虎吗？看起来绳索松了，赫拉克勒斯说。

没人应声。

安卡什端详着革律翁。他也跪下来。革律翁在记忆

斑马以便过后

拍张照片。“时间失效。”他用指尖触碰丝绸质地的

眼睫毛，每一根单独安装在描画的眼睑中的

木质扣链齿上，在一只灼灼的眼眸上方。

我打赌德国制造，安卡什说，

瞧这手艺。

革律翁转向安卡什仿佛才记起他是谁。**晚些时候我可以拍你吗**？

革律翁说。

此时一个小小的折射的赫拉克勒斯出现在凝视的玻璃眼球中。

站在他们上方赫拉克勒斯说，

安卡什我想把这只老虎带给你母亲：尤其如果我们将去庆祝她的生日——

完美的礼物！盖丘亚语里老虎怎么说？你告诉过我一次但我忘了。

Tezca，安卡什站起来说。

Tezca **对了虎神** Tezca。**但他还有别的名字是吗**？

许多名字——

赫拉克勒斯你做什么？赫拉克勒斯把老虎从地板上举起。

用一把小折刀切割仍将它和马戏团捆绑起来的厚实皮质绳索。

OK 赫拉克勒斯假设我们

把它带出了哈罗德——安卡什理智地说——在机场怎么办?

你没想到过秘鲁航空

也许会拒绝一只实物大小的木制马戏团动物登机吗?

别这么不虔敬，赫拉克勒斯喘息着说，

他不是木制马戏动物，他是虎神 Tezca。他可以作为行李托运。

行李?

我们可以把它装在一个枪袋里许多人运送枪支到秘鲁。

安卡什坐下来，坐在旋转木马的边缘

双臂放在膝盖上。安卡什注视着赫拉克勒斯。

革律翁注视着安卡什。

他内心卷起愤怒——所以他们将去秘鲁把我留在这儿头也不回——此时响起沉闷的

颤动的叮当声。哈罗德沉入黑暗。革律翁听见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他总是知道保险丝盒在哪。**

警报响彻商店，赫拉克勒斯跑上来，三人
将老虎举上他的肩膀
向自动扶梯进发。**走吧伙计们！**赫拉克勒斯高喊。
如此，
他们去往秘鲁。

XXXV　格拉迪斯

他饥饿，更加感到羞耻——

———————

一万二千米高空，将阿根廷和智利区隔的丛山
用它们狭长的白色凹槽
追随红色砂岩像一块蛋白酥——革律翁感觉自己被唤醒。
他坐在赫拉克勒斯和安卡什中间。
机舱很冷，一张秘鲁航班的毛毯搭在
三人身上。革律翁尝试阅读。
直到他们高翔于安第斯山脉之上，在去利马的半途
他才发现自己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买来
如今深陷其中的是一本色情小说。他痛恨自己被类似的无聊句子扰乱心志，
格拉迪斯将一只手滑入睡袍开始爱抚自己的大腿。
格拉迪斯！
他厌憎这个名字。但他自己的大腿

在秘鲁航空的毛毯下十分温暖。他掀灭顶灯
将小说深深地塞入前方
椅背的口袋里。靠后坐回黑暗。在他的左边赫拉克
勒斯在睡眠中翻动。右边的安卡什
静如禅定。革律翁试图交叠膝盖没有成功，于是将
双腿斜向左边。他可以装睡
把头枕在赫拉克勒斯的肩膀上。靠近他脸颊的
皮夹克的气味和皮革下赫拉克勒斯的手臂
沉重的压力送来一片渴望的波浪，强烈如一个颜色
穿越革律翁。
它在他的小腹底部爆炸。
接着毛毯移动了。他感到赫拉克勒斯的手摸上他的
大腿，当赫拉克勒斯的嘴唇
俯下来吻他时革律翁回转头来
像一朵微风中的罂粟而黑暗在他身体里下沉。赫拉
克勒斯的手
放在他的拉链上。革律翁将自己交给
愉悦，当飞机以九百七十八公里时速穿越云层
舱外温度标示零下五十七摄氏度。

两个手持牙刷的女人在过道上跌跌撞撞，在黎明微
红的黑暗里。
他们都是非常体面的乘客，
革律翁做梦似的想，当他和飞机一起降落向利马。
看到许多人因将脸抵在坐垫上睡觉
而在双颊上留下小小的红色印痕，他的心里
充满了柔情。格拉迪斯！

XXXVI 屋顶

利马的一个坚实、苍白的周六早晨。

天空阴沉，如暴雨将至，但此地自 1940 年起便无雨水。

革律翁矗立屋顶

远眺大海。烟囱和晾衣绳从四面包围他。

一切出奇地静。

隔壁，身穿黑丝绸和服的男人出现在楼梯顶端。

紧抓裹住身体的绸衫

他踏上屋顶，静立在一只生锈的大水箱前。

凝视良久，抬起

压箱盖的砖块往内窥视。接着放回砖块。沿楼梯返回。革律翁转身

看见安卡什正爬上屋顶。**早上好**，安卡什说。**嗨**，革律翁说。

他们没有对视。

睡得好吗？安卡什问。**是的谢谢**。他们仨都睡在屋顶

在从楼下美国人那儿借来的
睡袋里。安卡什的母亲将屋顶分割成起居、
睡眠和园艺三个区域。
水箱旁边是客人睡觉的地方。在那旁边是“安卡什
的房间”，
晾衣绳划出它的一侧边界，
安卡什将T恤衫整齐地挂在晾衣架上，另一侧边界
是一只镶嵌珠母层、疤痕累累的高脚橱。
高脚橱边上是图书室。两只沙发和一个堆满
书籍的书柜。写字台上一大摞纸张
压在几罐烟草和一盏鹅颈阅读灯下方，
开裂的电线横越写字台，绕过屋顶，顺楼梯连入厨房。
安卡什拿棕榈叶给图书室做
天花板。它们像一条条木舌头在风中翻动碰撞。
紧挨图书室是一个低矮结构
由明亮沉重的塑料和几片电话亭的残骸组成。
安卡什的母亲在这里种植卖钱的
大麻和用于烹饪的药草。她叫它“小筵席”
说它是这个世界上

她最钟爱的地点。圣·弗朗西斯和利马的圣·罗斯
两尊泥塑欢欣鼓舞地伫立于植物中间。
折叠床上高高地堆着颜色鲜明的毯子，她自己紧靠
小筵席入睡。
你不冷吗？安卡什接着问。
哦不我挺好，革律翁说。事实上，在利马血红沉闷
的冬日星辰下
他从未感到像昨夜那样冰寒彻骨。
安卡什走到屋顶边缘，站在革律翁身边，俯瞰
街道与大海。
革律翁也在看。声音穿透白色的空气传来。铁锤缓
慢的锤击声。不确定的音乐
仿佛一根水管拧开又关上。远远近近的车声。垃圾
燃烧的噼啪声。狗干涩的嚎叫。声音
钻进革律翁，一开始很细小，逐渐填满他的脑袋。
楼下的街区
终究并不荒凉。两个男人蹲在一面
砌了一半的墙边，用铲子将砖块从小石炉里拖出来。
一个男孩在清扫教堂的阶梯

手持的棕榈叶和他自己一般大。一男一女站立着
吃塑料盒里的早餐，各自望向街道
相反的方向。保温瓶和两只杯子放在他们汽车的引
擎盖上。
五个佩戴卡宾枪的警察在闲逛。远处的沙滩，一支
足球队正在训练而他们旁边
肮脏的太平洋轰响着扑面而至。**和阿根廷不同**，革
律翁说。
什么意思？
在这里无人匆忙。安卡什笑而不语。**他们行止轻柔**，
革律翁又道。他观察足球队
他们的动作，有一种梦境般的完满的倦怠。空气中
飘来燃烧的气味。
在垃圾和沿海堤盛开的金盏花的行列中
狗不紧不慢地四处嗅闻。**你说得对阿根廷人**
要快多了。**总是去往某地**。
革律翁看见许多小小的秘鲁人沿海堤漫步。时常他们
立定在当地望向空无。
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待，革律翁说。**等待什么**？安卡

什问。

是啊等什么呢，革律翁说。

突然一阵响亮的嘶嘶声。绕过房顶的电线

在他们脚下炸裂，灼目的火星四溅。

见鬼，安卡什说。**但愿她换条新电线。每当有人使用厨房的电水壶就会烧掉保险丝。**

赫拉克勒斯的脑袋出现在楼梯上。**伙计们！**他爬上屋顶。

手里抓着一大块木瓜朝革律翁挥舞。

你得尝尝这玩意革律翁！就像在吃太阳！赫拉克勒斯把嘴埋进水果，朝他们龇牙笑道。

果汁流过他的下巴，流到他赤裸的胸膛上。革律翁看着一滴太阳滑过赫拉克勒斯的乳头，流过他的小腹消失在他牛仔裤的上方。他转开眼睛。**你看见鹦鹉了吗？**

赫拉克勒斯问。

鹦鹉？革律翁说。**是的宅子前端的一个房间里全是鹦鹉。谅必有五十只鸟在那儿。**

紫的绿的橘的蓝的黄的像一场爆炸有一只

混蛋大家伙通身金灿。据说

她将不得不除掉它。为什么？革律翁问。它杀掉所有

比它小的动物。上周它谋杀了猫。

那只是猜测，安卡什打断道。没人看见它杀死了猫。

谁的猫？革律翁神思恍惚。

玛格丽特的，安卡什说。玛格丽特是楼下美国人的妻子

还记得吗昨晚她借给我们睡袋

昨晚？哦，革律翁说，那个双手冰凉的女人。他几

乎想不起凌晨四点在雾蒙蒙的厨房里的会面。

问题是，谁还会杀死猫呢？赫拉克勒斯坚持道。也

许是游击队员，

安卡什说。去年冬天他们在一个周末

杀死了瓦拉斯的所有猫。为什么？革律翁问。一个

姿态，安卡什说。

关于什么的姿态？革律翁问。

因为一个电视广播，总统在他的起居室里演讲。

他坐在扶手椅里，一只猫

躺在他的膝盖上，他向我们解释警察如何完全控制

了恐怖分子。

第二天，所有猫都死了。

好在他没让他老婆躺在膝盖上，赫拉克勒斯舔着下颌说。

电线又冒出火花。

一缕细细的黑烟升起。**要我修理它吗？**赫拉克勒斯说，在牛仔裤上揩他的双手。

OK，安卡什说，**我母亲会很感激的。有喉管胶布吗？**赫拉克勒斯问。

不知道，去厨房找找看。

他们消失在楼梯下方。革律翁将眼睛合上几秒钟，让外套严严实实裹住自己。

风向变了，此刻从海上吹来，带来一股原始气息。

革律翁感到冷。饥饿。他的身体

像一只锁闭的盒子。利马真可怕，他想，我为什么在这儿？头顶上天空也在等待。

XXXVII 目击者

周六苍白地流逝。

革律翁沿海堤踱步。他路过一群群等待的人
与独个儿等待着的人。
既不兴奋也没有不兴奋。狗在等待。
警察在等待，将枪支斜靠在
停着的汽车上。足球队退出沙滩
在一个俯瞰海堤的游廊里等候着。
等待的同时，大部分人镇定地眺望大海或俯视街道。
一些人踢石子儿。革律翁朝
宅子返回。隔着一个街区他便听见鹦鹉啼叫。无人
在家。
他走上屋顶，坐在他的
折叠床上，思考如何拍摄利马。但脑海像
毫无特色的天空一样空白。
他出门继续漫游。沿着海堤。路过许多矮小的关闭

的房子。

走下窄巷，刺人的海雾凝结成块

悬挂在鹅卵石上。穿过乱蓬蓬的公园，两只雅玛犬

拴在一尊巨大的青铜头颅旁，

嘴张成 O 形仿佛某人大笑着死去。革律翁坐在嘴里

晃荡双脚，吃一根香蕉

而雅玛犬拉扯稀疏的青草。精神状态比如焦虑或悲伤

皆有其度数，他想，但无聊

没有度数。**我绝不能太无聊了**。他对雅玛犬说。

它们没有抬头。

革律翁把吃了一半的香蕉扔到它们脚边。它们掀开它

继续扒拉青草。

革律翁目击夜晚降临。他爬出青铜嘴巴，继续彳亍。

沿着海堤，返回那幢前窗有网眼铁丝网的房子

在那里五十只红鹦鹉扑棱嘶吼

像一道有意识的瀑布。那将是一个

很好的照片标题，革律翁一边跨步一边思忖。夜晚总

让他振奋。

许多个小时以后，革律翁坐在屋顶他的折叠床上，

考虑入睡但太冷了，不想动。安卡什出现在
楼梯上，怀抱毛毯。堆放它们在革律翁身旁的地板上。
我来告诉你在利马的冬夜
如何保暖，安卡什说。**很简单，关键在于**
你是否需要小便？
因为一旦我把你裹住你得在里头待到清晨。
不我不需要但是——
好的到这儿来脱下你的外套。
脱下什么？赫拉克勒斯从
楼梯上跳下来。**你们**
背着我在这儿开派对？
安卡什展开一张毛毯。
我在告诉革律翁夜里保暖的办法，他说。赫拉克勒斯
龇牙咧嘴朝他们走来。
我可以教他一些在夜里保暖的办法。革律翁像一只
野兔凝定在聚光灯下。
安卡什上前一步。**你莫不如别插手**，他对赫拉克勒
斯说。
瞬间，浓稠的静默。

赫拉克勒斯耸耸肩，掉头走开。OK，他说。**我到楼下和你妈妈一起吸大麻。**

我妈妈从不吸大麻，她只是售卖它们，安卡什对赫拉克勒斯的后背说。

她会让你付钱的。

等着瞧，赫拉克勒斯说说消失在楼梯底端。安卡什瞥向革律翁。

麻烦的家伙，他说。

他举起毛毯。革律翁无动于衷地瞧着。

现在脱下外套

抓住毯子这一头我将用剩下的部分把你裹起来，安卡什说，

把毯子递给革律翁。

它是纯羊毛的如果绑得正确能够锁住你的所有身体

热量快点革律翁

你得抬起你的——

听着安卡什，革律翁插话道，**这很棒我很感激但我觉得你最好将毛毯**

留在这儿让我自己来——

别傻了革律翁

你怎么可能自己来？它得绕你裹个两三圈

然后你躺下，我再将其余毯子搭在上面——

不真的安卡什我——

革律翁有时候你在挑战我的耐心照我说的做好吗？

暂时别下

判断我今天过得很累。

安卡什走上前，将革律翁的外套拽下他的肩膀

与手臂。它掉落到地板上。

接着他将毛毯塞到革律翁手中，令他转过身以便

从背后开始包裹。

忽然间，夜晚成为一碗寂静。**基督玛利亚约瑟夫，**

安卡什默念。

他低低地吹了声哨子。安卡什从未见过革律翁的翅膀。

它们穿过革律翁T恤背面两条狭长的切口

沙沙地抖动，在夜风里约略有些下垂。

安卡什的手指缓慢地

抚过连接着每个翅膀基底的红色关节。革律翁颤抖了。

他担心自己是否会晕倒。

Yazcamac，安卡什悄声道。他抓住革律翁的手臂让他转过脸来。**你说什么？**革律翁问，

以一种恍惚的声音。**在这儿坐下我们得谈谈。**安卡什将革律翁推到折叠床上。他捡起

一张毛毯，披到革律翁肩膀上，在他身边坐下。

谢谢，革律翁啜嚅道

拉起毛毯盖住头顶。**听我说革律翁，**

安卡什说，

瓦拉斯的北部丛山里有一个叫茹库的乡村，在茹库

人们相信一些奇怪的事。

那是一个火山区域。现在并不活跃了。在古代人们崇拜

火山如同神祇甚至

把人扔进火山里。作为牺牲？革律翁问，从毯子里

探出头来。

不完全是。更像一种测试程序。他们在寻找

住在火山内的人。智者。

圣者我猜你会说。这个词在盖丘亚语里是 Yazcol

Yazcamac，意为去过，看见过，又回来的人——

我想人类学家会说目击者。这样的人的确存在。

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传诵。

目击者，革律翁说。

是的。那些看见过火山内部的人。

并且回来了。

是的。

他们如何回来？

翅膀。

翅膀？是的据说 Yazcamac 是生有翅膀的红色的人，

他们的一切弱点都已焚毁

包括他们必死的命运。怎么了革律翁？革律翁暴躁地挠抓自己。

有东西咬我，他说。

哦该死我忘了这条毯子曾放在哪儿。来——安卡什把它扯下来——

给我。也许是

鹦鹉蜱虫那些鸟儿们——伙计们！赫拉克勒斯蹦上楼梯。

猜猜看？我们将去瓦拉斯！

你母亲想带我去镇上转转！安卡什沉默地看着赫拉

克勒斯后者大咧咧地

倒在革律翁身旁的折叠床上。**我们将看到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革律翁！**

明早第一件事

我去弄一辆出租的小汽车，然后我们出发。天黑以前抵达她说。

玛格丽特放了你妈妈一天假

他说着转向安卡什。**这样我们可以在那儿度过整个周末星期天晚上返回——**

你怎么想？

他朝安卡什咧嘴一笑。**我想你是一个很棒的司机。**

耶！赫拉克勒斯大笑

轻轻拍打革律翁的毛毯。**我是怪物的主人，对不对？**

他抓起革律翁

让他仰面跌倒在折叠床上。**滚蛋赫拉克勒斯，**革律翁的声音窒闷地从赫拉克勒斯的双臂下传出。

但赫拉克勒斯一跃而起——**得给租赁公司打电话**——他冲下楼梯。

安卡什默然注视革律翁

当他整顿好自己，笔直坐在折叠床的边沿上。

革律翁在瓦拉斯你可得小心。

附近的人仍然在找目击者。如果你看到有人

检查你的影子

你到我身边来，OK？他微笑了。**OK。**革律翁几乎也在微笑。

安卡什顿了顿。

听着如果你今晚感到冷你可以和我一起睡。他正色补充道，

只是睡觉。他离开了。

革律翁坐着，从房顶上凝视入黑暗。夜里的太平洋是红色的

散发出欲望的烟尘。

海堤上每隔十米革律翁能看见小小的扭在一起的情侣。他们看似玩偶。

革律翁希望自己能忌妒他们但他并不。我得离开这儿，他想。永生或者不。

他爬进睡袋一直睡到黎明，纹丝不动。

XXXVIII 汽车

革律翁坐在后排，端详赫拉克勒斯脸的轮廓。

他梦见荆棘。森林里满是黑褐色的参天荆棘树
看起来像小恐龙（却古怪地可爱）的
生物轰隆隆地在树下行走
它们的兽皮被撕裂成血红长条掉落身后。他可以把
这张照片命名为《人类的情人》。
前排的赫拉克勒斯摇下车窗买玉米粉蒸肉。
他们正驾车穿越
利马市中心。每当遇上红绿灯，汽车便被一群
孩子环绕，他们
售卖食物、卡式磁带、基督受难像、美元纸币和印
加可乐。
我们走！赫拉克勒斯尖叫
将几个孩子的手臂推出车窗外，安卡什的母亲
迅速换挡，汽车冲向前方。

玉米粉蒸肉辛辣的气味盈满车厢。安卡什再次沉入
睡眠
头靠在油腻腻的衣衫
打成的一个厚结上，它塞住了汽车侧面一个破洞。
搞到一辆有空调的！
从出租公司回来，赫拉克勒斯咧嘴笑着宣布。
安卡什的母亲一语不发，
这是她的习惯，但示意他从驾座上挪开。由她
开车，随即他们出发。
连续几个小时行驶在利马郊区脏兮兮的白色淤泥里
那儿，房屋是堆叠的水泥袋子
盖上厚纸板屋顶，或者汽车轮胎围成一圈
当中一个着了火。
革律翁瞧见孩子们身穿有着白色尖领的整洁制服，
从厚纸板房屋里跑出来
在高速公路的边缘高擎着书包
笑啊跳啊。然后利马终止。
汽车包裹在雾气的稠密的拳头里。他们盲目前行。
看不见路也看不见海。天空黢黑。

突然雾气散去，他们来到一片空旷的平原

陡峭碧绿的甘蔗墙

在汽车两边笔直竖立。甘蔗终止。他们向上开

向上向上再向上

整个下午在裸礁石凿刻出来的之字形路线上曲折行进。

起先还偶有别的车

后来茕茕独行，仿佛天空将他们朝自己举起。

安卡什在沉睡。

他母亲缄口不言。赫拉克勒斯出奇地安静。他在想什么？

革律翁想。

革律翁看着史前的礁石从车旁掠过他琢磨着思想。

即便在他们是情人的时候

他也从不知道赫拉克勒斯在想什么。偶尔他会说，

你呆呆地想什么呐！

结果总是一些古怪的东西，比如保险杆招贴或者几年前

他在中餐馆吃的一碟菜。

赫拉克勒斯从不问革律翁有什么念头。他们之间

生长出一片危险的云朵。

革律翁知晓他绝不能返回云朵里。欲望不是轻巧的事。

他能看见荆棘和它们黑色的污点

隐约地闪光。赫拉克勒斯曾告诉他他有一个幻想

在一辆车里和一个

双手绑在门上的男人做爱。也许他现在正想着那个，

革律翁猜，当他端详

赫拉克勒斯的侧颜。突然汽车飞到空中

然后撞向地面。

麦当娜！安卡什的母亲小声骂道。她换了挡，汽车

蹒跚向前。

在上升的途中，道路上岩石越来越多

如今更像一条土路撒满

巨砾。看上去

夜幕已至，但汽车绕过弯道

天空在他们前方豁然打开——

一只金碗，那里落日最后的分分秒秒正在炸裂——

接着是另一道弯

黑暗掐灭一切。

我此刻真该去买个汉堡，赫拉克勒斯宣布。

安卡什在睡梦中呻吟。

安卡什的母亲不语。汽车驶过一幢矮小没有屋顶的水泥房子。

又是一幢。女人们挤成一团

蹲在地上抽烟，在耀眼的月光下。

瓦拉斯，革律翁说。

XXXIX 瓦拉斯

在瓦拉斯，水在七十摄氏度沸腾。

它很高。海拔让你心悸。镇子
被托在一圈裸露的砂岩山脉当中
而北方突兀地举起一只棱角峥嵘的雪拳。**安第斯！**
走进餐厅时赫拉克勒斯大叫。
他们在瓦拉斯的旅行旅馆过夜。餐厅朝北
在户外的晨光下显得
昏暗，瞬间让他们眼前一黑。众人落座。
我想我们是旅馆里
唯一的客人，革律翁说，环视空荡荡的餐桌。安卡什颔首。
秘鲁已经没有旅游业。
没有外国人了吗？没有外国人，也没有秘鲁人。如今没人
去往利马以北。为什么？革律翁问。

恐惧，安卡什说。**咖啡味道很怪**，赫拉克勒斯说。

安卡什倒咖啡

尝了尝，用盖丘亚语跟他母亲说话。

她说咖啡里有血。你说血是什么意思？母牛血，本地配方。意在强健你的心脏。

安卡什俯身向他母亲，说了句什么让她咯咯直笑。

但赫拉克勒斯谛视窗外。

这光线太迷人了！他说，**像电视屏幕！**他穿上夹克。**谁愿去探险？**

片刻后他们走在瓦拉斯的主道上。它在锐利的

光的往还中向着雪拳上升。

沿街道两旁摆放的小木桌，售卖巧克力键盘，

口袋计算器，袜子，

热的圆面包，电视机，皮革，印加可乐，墓碑，

香蕉，鳄梨，阿司匹林，

香皂，AAA 电池，硬毛刷，汽车前灯，椰子，美国

小说，美元。桌边

操持的女人像牛仔一样娇小敦实，身穿层层叠叠的

裙子头戴男士软呢帽。男人们

身着灰扑扑的黑西装，头戴软呢帽，三五成群站着
闲聊。孩子们穿蓝色校服或
运动套装，头戴软呢帽，绕着桌子追逐。些许微笑，
许多烂掉的牙齿，没有愤怒。
此刻安卡什和他的母亲一直用盖丘亚语交谈，或用
西班牙语与赫拉克勒斯交谈。革律翁手持相机
很少说话。我正在消失，他想，
但照片不负此行。
火山和别的山不同。面对一张人脸举起相机有着
难以预知的效果。

XL 照片：《时间的起源》

这张照片上，四个人围桌而坐，双手放在身前。

——————

当中，烟斗在一只黏土制成的
小碗上发光。旁边是一盏煤油灯。可怖的矩形火焰
映在墙上。
我将叫它《时间的起源》，
革律翁想，一阵刺骨的寒冷从某地钻入屋内。
他花了很长时间
架好相机。隐藏在一瞬间里的广袤的池塘不断在他
手边打开
每当他试图移动它们。
寒冷磨平他视觉的边沿，只留下震惊，一道向下的
狭窄沟渠——革律翁突然
跌坐地面。有生以来他从未如此眩晕。我太赤裸了，
他想。看似深沉的想法。
我愿和某个人相爱。这个念头深深地触动了他。一

切都错了。

谬误像孤单的手指

剁过房间而他慌忙闪避。**那是什么**？几个世纪以后

另一个人转向他问。

XLI　照片：《芥芝》

这是一张革律翁抖动左裤腿的特写镜头，恰在膝盖以下。

将相机靠在汽车后窗上，革律翁眼瞅道路

落入他们身后的光里

那光线如此明亮，感觉既滚烫又冰冷。汽车猛冲过

碎石与礁石，

几乎垂直地行驶在通往阐提的陡峭山路上。

汽车旅行让有些人犯痔疮。

每当汽车上下颠簸，革律翁发出一声细细的红色叫喊。

没人听见。

前排的赫拉克勒斯和安卡什在（用英语）讨论叶芝

安卡什发音成芥芝。

不是芥芝。叶芝，赫拉克勒斯说。**什么？叶芝而不是芥芝。我听起来都一样。**

就像王色和黄色的差别。

王色？

赫拉克勒斯叹息。

英语是个婊子，安卡什的母亲出人意料地在后排宣布

如是谈话终止——

安卡什踩紧刹车，汽车蹿了一下停住。革律翁的痔疮痛得锥心刺骨，

此时四个不知打哪儿来的士兵朝他们围拢。革律翁用镜头

对准他们的枪

而安卡什母亲的左手滑过来遮挡快门，温和地将它推出众人视野，藏在革律翁的双膝之间。

XLII　照片：《温驯者》

这张照片上，两只驴在麦茬地上啃食带尖刺的青草。

驴怎么回事？

革律翁想。除了驴，车窗外无甚可看

当他和那位母亲

坐在后座上等待。警察带领安卡什和赫拉克勒斯沿

街而下

钻进一间小石头房子。

驴搜寻、咀嚼，狭长的丝质耳朵朝向滚烫的天际。

它们的颈项和多节的膝盖

让革律翁悲伤。不，不是悲伤，他想，是什么？安

卡什的母亲冲她那边的窗外

说了几句刺耳的西班牙语。她今天似乎口不择言，

也许他也该这么做。

驴是怎么回事？他大声道。**我猜它们在等着接管地球，**

她用英语回答，她脸上

粗鲁的笑容，让他琢磨了余下的一整天。

XLIII 照片:《我是一只野兽》

这张照片上，豚鼠右侧卧在一只餐盘里。

她被卷心菜沙拉和大块的圆形马铃薯片包围。
两颗完美小白牙
从被染黑的下唇上伸出。她的身体仍因烤炉而嗞嗞
作响放射出炙热的光芒，而她的左眼
向上直视着革律翁。他畏缩地用餐叉敲敲她的侧腹
随即放下餐具
等待用餐结束。此时赫拉克勒斯和安卡什和母亲
以及（邀请他们共进午餐的）
四位兵士正愉快地切碎、咀嚼。革律翁
观察这个房间。正午的阴影
从屋顶的一个透光孔往下偏移。黑色大铁炉还在发
出噼啪声。
地板上是织着
棕榈树图案的地毯，几只幸存的豚鼠在铁炉边雀跃。

电视机放置在三个印加可乐的

板条箱上，正对餐桌。**危险！**正在低声放映。四支枪倚靠门边。

阐提是活跃的是的，

（一个兵士告诉赫拉克勒斯）**到了茹库你就知道了。**

那个镇子建在

火山坡上——墙壁上有孔，穿过它们你能看见火焰。

他们用这些孔烤面包。

我不相信你，赫拉克勒斯说。兵士耸肩。安卡什的母亲抬起眼睛。

是真的，她说。**熔岩面包。**

让你激情四射。一朵油腻的笑掠过兵士们的脸。

阐提是什么意思？革律翁问。

安卡什望向他母亲。她用盖丘亚语说了点什么。安卡什转向革律翁

但一个兵士插嘴进来

用急速的西班牙语对安卡什的母亲说话。她注视那位兵士片刻

接着推回她的椅子。

非常感谢，伙计们，她说。在豚鼠逐渐冰凉的左眼里

他们一齐起身

拉开座椅并相互握手。眼睛变得空洞。

XLIV　照片：《从前》

这张照片上是一个男人赤裸的脊背，修长、浅蓝。

赫拉克勒斯站在窗前凝视黎明前的黑暗。

当他们做爱时

革律翁喜欢缓慢地逐个触摸赫拉克勒斯的背骨

——当它向着远离他的方向拱起

进入无人知晓的黑暗之梦，两只手从

颈项的底部

游走到脊柱的末端，他能让它像雨中的植物一样颤抖。

赫拉克勒斯低吟

一声，转动放在枕头上的脑袋，缓缓睁开双眼。

他发作了。

革律翁怎么回事？天哪我讨厌你哭哭啼啼。为了什么？

革律翁绞尽脑汁。

我曾经爱过你，如今我全然不认识你。他没说出这句话。

我在思考着时间——他搜索合适的词——

你知道在一起的人们相距多么远他们同时既在一起

又彼此分离——他打住话头。

赫拉克勒斯用一只手擦去革律翁

脸上的眼泪。**你就不能只干不想吗**？赫拉克勒斯跳下床

走入浴室。

接着他返回，长久伫立窗前。等他回到床上时

已晨光熹微。

你瞧革律翁，又一个周六早晨我在笑你在哭。

他边说边爬进被窝。

革律翁瞧着他将毯子拉到下巴底下。**一如从前。**

革律翁重复道，**一如从前。**

XLV　照片：《似与不似》

这张照片正像那从前的日子。它像吗？

他轻巧地滑下床。环绕他的荆棘漆黑耀目
但他穿越它们毫发无损
他穿上外套走出门。走廊空寂
唯剩尽头一个红色的出口标识。
用力摁门上的弹簧条，他踏入血红色的清晨。
并非停车场。此处是一个酒店
花园的废墟。不同品种的残损的玫瑰僵硬地停在花茎上。
冬茴香干枯的叶片在冷空气中
咔嗒作响，它们贴地摇摆，褪下一层羽毛般的金黄。
那是什么气味？
革律翁想，然后他看见了安卡什。他坐在花园深处
一张嵌在巨松中的长凳上。他纹丝不动
双臂叠在膝盖，下巴抵着双膝。眼睛追随

革律翁穿过花园。

革律翁迟疑片刻，坐到长凳前的土地上。**早安**，革律翁说。

安卡什沉默地注视他。

看起来你没怎么睡，革律翁说。

……

这外边儿怪冷的你那么静坐着不冷吗？

……

也许我们该去吃点早餐。

……

或者只是走到城里你肯定愿意来点咖啡。

……

革律翁细看他面前的土地。手指在泥土里画出

一张小图表。

抬起眼睛。他的眼睛遇上了安卡什的，他们同时跳起来，安卡什狠狠地扇了革律翁

一耳光。革律翁踉跄着退后几步，安卡什用另一只手将他击倒在地。他是练过的！革律翁崇拜地想，

他翻身起来

身子晃动得厉害。要不是安卡什擒住他

他会一拳在松树干上捶碎了手骨。

他们扭到一起，终又站稳。接着安卡什松开双臂，向后退开。

他用前襟

为革律翁揩去脸上的鼻涕和血迹。坐，他说，把革律翁推到长凳上。

头朝后仰。

革律翁坐下，头靠树干。

别吞咽，安卡什说。

革律翁透过层层松枝凝望金星。都一样，他想，我也想揍个什么人。

所以，安卡什说，一边涂抹革律翁右颧骨上明亮的紫色标记。

革律翁等待着。

你爱他？革律翁思考这个问题。**在我的梦境里是的**。

你的梦境？

关于从前的梦境。

当你初遇他时？是的，当我——懂得他时。

那么如今呢？

是的——不——我不知道。革律翁双手捂住脸，接着手垂落下来。

不如今不爱了。

他们缄默了一会儿。接着安卡什说，**那么。**

革律翁等待着。

那么感觉如何？——安卡什顿了顿。**现在于他感觉如何？**

今非昔比，革律翁

不假思索，他看见安卡什在这个词面前畏缩了。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讲，

革律翁说，但安卡什已穿过花园。在门口他转过身来。

革律翁？

哎。

有一件事我请求你。

你说。

我想看你使用你的翅翼。

寂静在两人之间的小茴香梗高挑的金色尖端上翻滚。

在寂静里爆发出赫拉克勒斯。

Conchitas！他踏出出口的门叫道。**早安**！他看见安卡什的脸又看向革律翁，然后定住。

啊，他说。革律翁摸索他宽大的外套口袋。安卡什从赫拉克勒斯身边挤过去。消失在酒店里。

赫拉克勒斯盯着革律翁。**火山时间**？他说。在照片里，赫拉克勒斯面色惨白。那是一张

老男人的脸。一张未来的照片，几个月以后革律翁想，当他站在暗房里

俯视酸性溶液，看那相似之处摸索着从骨头里爬出。

XLVI 照片：《#1748》

这是一张他从未拍过的照片，这里没人拍过它。

革律翁身着外套站在床边，看安卡什辗转反侧。

他手持录音机。

当安卡什睁开眼睛他说，**电池能续航多久**？

大约三小时，安卡什困倦地

在枕头上回答。**干吗？你准备干什么？现在几点？**

快四点半，革律翁说，**继续睡**。

安卡什嘟囔一声，重新滑入梦境。**留给你一点**

可以想起我的东西，

革律翁叨念着，闭上门。他已有年头没飞了但为什么不

做一个

漆黑的污点乘着寒冰般的可能性飞向“一阐提”的火山口，

为什么不旋转

无情的安第斯山脉至一个个人化的角度，并在它转
动时抽身退却——如果它转动
而假设它不转，则收获
风的弩箭如树林的击拍，以及翅膀肌肉在空气上敲
打的苦涩的红色轰鸣——
他翻动磁带。
献给安卡什，他朝着下方正在消失的土地喊道。这
是关于我们的
美的记忆。他向下窥视
阐提的地心，所有光子倾泻自她的古老之眼，而他
冲着相机镜头
微笑："人类保有的唯一秘密。"

XLVII 在这些刹那中一个男人找到自身

面粉撒入他们周围的空气，落在他们臂膀、眼眸、发丝上。

一个男人揉搓生面团，
另两个用长柄铲将它送入凿在后墙上的
填满火苗的方形洞口。
赫拉克勒斯、安卡什和革律翁驻足面包房外，凝视那个火洞。
争吵一天后，他们出门在茹库昏暗的街道上漫游。
不见星光，无风的午夜。
寒冷从低处的古岩石里钻上来。革律翁落在后面。
几个小时前囫囵吞下的两份红辣椒玉米粉蒸肉
让他持续打酸嗝。
他们沿栅栏行走。
走下一条小巷，拐弯，它就在那儿。墙壁里的火山。
你看到了吗，安卡什说。

美，赫拉克勒斯呼了一口气。他盯着那几个男人。

我说的是火，安卡什说。

赫拉克勒斯在黑暗里龇牙而笑。安卡什观察那火焰。

我们是神奇的存在，

革律翁想。我们是火的近邻。

而此刻时间朝他们奔涌而来

他们肩并肩站立，不朽写在他们脸上，

暗夜在他们身后。

访谈

（斯特西克洛斯）

I：一位批评家谈到在你的作品里进行着一出隐匿的戏剧，一种寻找出当人们知道重要信息被隐藏起来以后将如何做或做什么的独特的兴趣这也许关联于一种盲目的美学甚至盲目的意志如果这样说不太冗赘

S：我来讲讲盲目

I：请讲

S：首先我得讲讲观看

I：好的

S：直到1907年我还严肃地对观看感兴趣我研究它练习它我享受它

I：1907年

S：我来讲讲1907年

I：请讲

S：首先我得讲讲我看到了什么

I：OK

S：画作覆盖四壁直到天顶那时候画室里点的是煤气灯它放出的光焰如同教条但这不是我看到的

I：不

S：很自然地我见我所见

I：很自然地

S：我看见每个人看到的每样东西

I：是的

S：不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看到的每样东西他们看到是因为我看到

I：是吗

S：我（简单地说）负责为世界观看终究看只是一种实质

I：你怎么知道

S：我看见了

I：在哪里

S：无论我看向哪儿它都从我的双眼涌出我为每个人的视觉负责这带来巨大的愉悦它与日俱增

I：一种愉悦你是说

S：当然有不那么讨喜的一面我不能眨眼否则世界会变瞎

I：所以不眨眼

S：从 1907 年开始便不眨眼

I：直到

S：直到战争开始后来的事我忘了

I：世界呢

S：世界如常运作现在让我们谈谈别的

I：描述我们可以谈谈描述

S：一座火山和一只豚鼠的区别不是一个描述为何存在这样的区别是一种描述

I：我想你这么说是认真的那么关于内容呢

S：也是一样

I：你的小英雄革律翁如何

S：我喜欢的正是红色而在地质学和角色间存在某种关联

I：什么关联

S：我经常好奇

I：身份记忆永恒你常见的主题

S：以及该如何为自己是和可能是红色而后悔

I：这把我们带向了海伦

S：海伦不存在

I：我想我们的时间到了

S：谢谢你的采访以及一切

I：应该我来感谢你

S：真高兴你没问到小红狗

I：留待下次

S：那是第三次

她的
悲痛有更多的坏理由，正如
克拉芙缇肯撰写的那部著名的
千年回忆录显示的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第84—87行

I　我把这本书献给济慈（是你告诉我济慈是位医生吗？）因为一本书为了保持自由它的题献必须有瑕疵也因为他对美的无限臣服

伤口释出自己的光
外科医生说。
如果屋里的灯全都熄灭
你能用伤口放出的光
把它穿戴起来。

亲爱的读者我仅仅提供一个类比。

一个延宕。

“使用延宕而非照片或绘画——
玻璃里的延宕
正如你所说的散文诗或银制痰盂。”
多杜尚啊

他的《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

在从布鲁克林博物馆运送至康涅狄格的途中

碎成八块（1912）。

什么正在被延宕？
婚姻吧我想。
我丈夫管它叫作那块摇荡之地。
瞧词语如何
闪光。

我听说它选自海曼的珠宝，
而你会珍爱它，女士，我毫不疑惑，
远胜过去和未来的所有欢愉。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一幕第一场，第 137—139 行

II 但一个题献只有在拥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方为得体——它本质上是一种公开的投降如同缴纳军旗

你知道多年前我结了婚而我丈夫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我的笔记本。

螺旋装订的笔记本。

你知道那个酷而狡黠的动词写作。他喜欢写作，不喜欢自己构思

每一个开头。

他用我的开头演绎出各式各样的结尾，比如，我在一个口袋里找到一封信，刚起了个头（写给他那时的情妇）

内有一句我借自荷马的措辞："'εντροπαλιζομενη"，荷马这样来描述离开赫克托尔的

安德洛玛克——"频频转头张望"

她走下

特洛伊塔，走过青石街道，走入她忠贞的丈夫的

宅邸，在那里

与她的女伴们为一个活着的男人念诵悼词，在他自己的

门厅。

我的丈夫

不忠贞于任何东西。那么为什么我爱他，从少女时代到中年，

在邮件中接收离婚的敕令？

因为美。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羞愧于说我爱他因为他美。

如果他靠近

我还会再爱他。美让人折服。你知道美让性成为可能。

美让性变得性感。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嘘，让我们聊点

自然界的状况。

另一些没有毒的物种，常有类似于毒物种的

色彩和图案。

这种无毒物种对有毒物种的模仿称为**拟态伪装**。

我丈夫可不是个伪装者。

当然你会提到战争游戏。我经常向你抱怨

他们如何彻夜在此

食物铺满地板，四处是毯子、小台灯和香烟仿佛
拿破仑的帐篷我猜，
谁还能入睡？总之我丈夫对波罗季诺
战役比对他妻子的
身体的了解多，多得多！紧张感泼溅墙壁，
沿天花板漫流，
有时他们从周五晚一直玩到周一清晨，
他和他那些苍白的、骂骂咧咧的朋友们。
他们汗流浃背。他们吃游戏里从别国掠夺的肉。
妒忌
是我和波罗季诺战役间最主要的关系。

我恨它。
是吗。
为什么通宵达旦。
时间是真实的。
它是个游戏。
它是个真实的游戏。
那是句引语吗。

到这儿来。

不。

让我碰碰你。

不。

来吧。

那个夜晚我们以结婚六个月却未曾尝试过的

“真实的方式”做爱。

巨大的神秘。没人知道腿该往哪儿放即便今天我也不确信

当初是否做得对。

他看起来很愉快。你就像威尼斯，他漂亮地说。

第二天一早

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讲稿（《关于处女膜的破裂》），他抄袭

并发表在

一本无名的季刊上。

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俩典型的互动。

或者说理想的互动。

我们谁也没见过威尼斯。

你会回来吗，王子，回到我们的筵席？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一幕第二场，第 152 行

III　而终究一个好的题献是间接的（窃听到的，等等）仿佛威尔第的《女人善变》曾是一首胡乱涂写在玻璃上的诗

他那时的情妇——对他来说的确是“情妇”的概念——是个法国人。
他的朋友们告诉我她不洗澡，乐于在酒吧里
点几公升香槟由他埋单。

我能想象他会如何蹙眉，咒骂，叹息，高举双手又衷心爱慕。
他带我看过关于巴黎的一家书店的电影
店主人喜欢让助手

登上木梯去取一本书，他的手借机滑上她的大腿。
就这样——一只手，顷刻间。她面上的潮红让电影院发热。
每一回他说去，她就登上梯子。

人如何获得对他人的权力当我们走出电影院来到街道

他惊讶地说。创伤也让他充满好奇。
我无法满足这项需求，

我听说她能。我提到洗澡是因为我困惑于为何
它在他的眼里显得毫不肮脏。
这些都激不起他的性高潮，

他的插入——可以说是分析式的，仿佛发现了一种新的水晶。
无知是美的伪装之一吗？
他能给威胁的化学结构

注满光亮，如最新鲜的橄榄油。我开始将自然
理解为某种有裂缝的事物，人一头扎进它的深处，黑暗围拢。
是的我又在延宕。

那天晚上当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情妇
带着羞涩的骄傲不声不响地拿出一张照片

我感到自己全身覆盖火焰咆哮着滚过天穹。

我无法直视那张脸我愤怒地说，把照片掷到地上。他盯着我。
我们坐在（餐厅的）窗前俯瞰街道，
结婚才一年多一点。

动作挺快我说。你是要淘气吗他说。
我撞碎玻璃跃窗而下。
当然你知道

那不是真实的情况，破碎的不是玻璃，轰然落地的也不是肉身。
可当我回忆这场对话那就是我看到的——我，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在海峡上空跳伞。我仿佛死了。

哦不我们不是敌人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们俩。
不是罗切斯特先生咬牙切齿地告诉我们的吗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忌妒和它滑动的

碧绿的嘶嘶声能噬穿人心。发现这个公式时
他正坐在巴黎的一个戏院包厢中
被麝香和琥珀环绕

目睹他的歌剧美人手挽一位陌生的骑士款款到来。
为人即是要突破限定。
像这样如果你能。像这样如果你敢。

这儿，阿尔伯特，这个老幽灵想要证据！
给他他的证据！一驼峰的证据！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三幕第二场，第 208—209 行

IV 他她我们他们你们你你我她所以代词开始了洗涤之舞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炼金术事实即短暂的平静之后是短暂的扰动巨大的平静之后是巨大的扰动

把丈夫转一圈，暴露他的隐藏面。一封他写自里约热内卢的信。

为什么是里约热内卢？不值得问的问题。

我们分居三年但还未离婚。

他出现在任何地方。

若被询问，料想他会撒谎。此外也别无指望。

当我说隐藏，

我的意思是可笑。

一个丈夫的眼泪从不隐藏。

里约，4 月 23 日

我无法理解语言学的行当。

让我哭。

别让我哭。

我哭。你哭。我们让我们自己哭。

出愚蠢的差大手大脚花钱这是我让自己做的。

卡里奥卡。

我在里约的一套公寓里和几个巴西人争论

如何让洗衣机正常工作。

半小时后他们将忘掉这一切出门就餐

洗衣机自行燃烧。

然后他们餐毕回家发现衣服已烧焦，

他们扇各自的脑袋瓜

接着想起实际上买过一台

不知道如何使用的烘干机。

我刚去看过这台机器。的确是一台燃烧的洗衣机。

所以现在怎么办。你和我。

在我们之间这深刻的悲伤它的符咒太习以为常我

无法

将它区别于爱。

你想要清洁的生活我过着肮脏的生活老生常谈。

好吧。

不在你身边我对你一无是处。

我依然爱你。

你让我哭泣。

在这封信里有三样东西值得注意。

首先

它的对称性：

让我哭……你让我哭泣。

其次，

它的诡辩术：

宇宙哲学的主题，水和火，恰好放在论及爱情之前

为它打下与原始的爱欲和冲突相关联的基础。

第三没有回信地址。

我无法回答。他不想要回答。他想要什么。

四样东西。

但是我从第四逃开，
纯洁而诡诈地。

最神秘的一种半沉思状态，你会假设，
在于一个大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大脑

约翰·济慈，
写在《失乐园》上的笔记，
第一部，第 59—94 行

V　这是我的宣传计划——照应在你的前额如同闪光的罪恶的涓滴

和许多妻子一样我把丈夫推举为神并将他供奉。
什么是力量？
朋友和家庭的反对只让它更强韧。
我想起母亲初次遭遇他的情形。
瞥了一眼

我从学校带回家的书，扉页上有他的签名
她说
我绝不相信任何一个管自己叫 X 的人——而
某些东西暴露在她的嗓音里。
一座巴别塔

插入我们之间在那一刻而我们将永远
学不会诠译——
钢铁的滋味。

先知先觉。她的预言全成了真虽然她
意不在此。

那是他的名字我说，把书放到一边。那是我第一次在夜里
（我十五岁）
嘎吱嘎吱推开卧室窗户，逃出去与他
在溪谷中见面，在湿透的谷地闲荡至黎明
在“独自和最先钻入脑海的”语言的

宣誓中。我完全
傻了眼，
目睹它古老的金色和可爱的澄蓝纵情自身
仿佛孔雀走出笼子进入上帝空荡荡的厨房。
上帝

或某个被祝福的高贵角色。拿破仑。昭和天皇。你知道
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如何描述
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像凡人一样
演讲的那一天。“成年人围坐在收音机前

哭泣。

孩子们聚集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耳语他们的困惑。
惊讶并
失望，他们的天皇竟然用一个声音言说。
他们沉默着面面相觑。谁能相信上帝竟变成了
凡人

在一个命定的夏日？”婚后不到一年
我丈夫
开始在深夜里接听（一个女人的）来电。
如果我接听（她）
挂断。我的耳朵变得嘶哑。

你好吗。
——
不。
——
也许。八点。你可以吗。

——

白色哦好的。

——

好。

有什么像背叛的声音的肉体

之墙

那样狂喜、未知、致命和愉悦呢——然而却始终堆叠在

比时钟的嘀嗒声更沉闷的言谈中。

一只小狗

以这种方式学习聆听。银的刺痛。

大江说

许多孩子被告知，其中的一些相信，当战争结束

天皇会亲手

揩去他们脸上的泪水。

紫色的屠宰场在那里巴库斯的自我
刺痛他自己水肿的血管！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五幕第五场，第 123—125 行

VI 洗净你的脚有一种舞蹈以葡萄之名在历史上它是狂欢和喜悦的象征更别说将新娘类比于未采摘的花朵

气味

我永远忘不了。

在葡萄园背后。

石屋，也许是车库或废弃的冰室。

十月，微寒。干草铺在地面。我们去他祖父的农场帮忙

碾碎

葡萄酿酒。

若没经历过，你难以想象那种感觉——

湿润鲜红绸缎质地的坚实球体在你脚下炸裂，

在你的脚趾间你的双腿双臂脸庞四处泼溅——

浸到你衣服里去了知道吗他说当我们在大桶里艰难地

上下踩。

当你脱下它们

你全身将涂满葡萄汁。

他的眼睛转向我他说让我们检查看看。

真的，赤裸在石屋里，黏糊糊的污迹，皮肤，我躺在干草上

而他舔。

把它舔干净。

跑出去捧回更多葡萄渣涂在

我的膝盖脖颈小腹上舔。采摘。潜入。

对我而言舌头就是十月的气味。我想起它当我

在一条水流湍急的河里游泳，我持续移动却动不了

而我周围的一切

也在移动，那个气味

翻动的泥土和冰冷的植物和即将降临的夜晚和

户外薄暮中微微冒热气的老木桶以及他的气味，

他身上未加工的葡萄汁的气味。

他身上的雄蕊

正如卡夫卡说最后
游泳对我毫无用处你知道我完全不能游泳。
巧的是超过 90% 的种植葡萄都是 Vitis vinifera 的

变种，
即旧世界葡萄或欧洲葡萄，
而美洲本土葡萄源自
某个 Vitis 的野生品种，不同在于它们“性感的”气味
以及它们的表皮能像液体一样滑脱果实。

理想的制酒葡萄
易于碾压。
这些我获知自那位祖父
当我们深夜坐在厨房中剥栗子。
他还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嫁给他的孙子，
他管他叫 tragikos，一句土话，意思是悲剧的或山羊。

114 她 | { 哈？ } 她 D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一幕第三场，第 114 行

Ⅶ 但为了向平滑神圣的真理致敬向与神祇为伍的生命致敬我们必须（和柏拉图一道）跳舞谎称芸芸众生的人生悲惨且艰辛

神话是一个被丰富的范式，
一个双面的命题，
允许操作者意在言外，过一种双重的人生。
因此亘古以来人们认为，诗人都是说谎者。
而从诗歌的真实的谎言里
缓缓泄露出一个问题。

什么真正连接起事物和词语？

没什么，我丈夫断定
并着手使用语言
以荷马所说的神祇的方式。
神祇知晓人类所有的语词，但同样的语词对他们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涵，与我们的意义相并置。

他们随意掀动开关。

我丈夫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金钱，会议，情妇，
他父母的出生地，
他买衬衫的商店，他姓名的拼写。
他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说谎。
他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说谎。
他在她们心知他在说谎的时候说谎。

他在她们心碎的时候说谎。

我的心。她的心。我经常好奇她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

在对婚姻的第一次背叛里有些东西锋利而灼热。

出租车来来去去。

眼泪。

墙壁被捶出皴裂。

深夜燃着的灯。

我不能没有她而活着。

她，这个词让人气炸。

灯火一直燃到清晨。

——我们因它而想象——

约翰·济慈，

写在《失乐园》上的笔记，

第一部，第706—730行

Ⅷ 刚入夜洗衣店在电话线上咬紧元音当母亲问那是什么声响

诗人（请慷慨些）倾向于将真相掩藏在反讽的地层之下
因为真相看起来就是这样：层叠而隐晦。
他是个诗人吗？是也不是。

他的信件，我们承认，极富诗意。它们如花粉般
落入我的生活并将它玷污。我瞒着我母亲
但她总是知道。

爱人，仁慈的爱人
你书写但
从不来我身边。这封信我母亲没读过。

拉比将《摩西五书》比作瞪羚贫瘠的性
对她丈夫来说每一次
都像是第一次。这封信我母亲没读过。

这种情况下他须得挑逗她。

这种情况下他无须挑逗她。

毫无困难（见图解）。唉唉这封信我母亲读到了。

如果我们真的正在见证这个时代关于性欲推理的挣扎
这个男人正是“那些原始的机器”之一
将力比多装置原理拽入一种新的透明。

我母亲坚决抵制他，正如生养抵御诱惑。
当我拒绝换高中时她看向我的父亲。
一年之内我们搬到另一座城市
当然距离改变不了什么，反正他在书信中表现最佳。
秘密是一个早年习惯，“对内心的敲诈”是一条分子定律。
让我们瞧瞧这个。

压抑对性的描述优于任何其他言说形式
现代学者们大抵认为。一个人如何获得
对另一个人的权力？是一个代数学问题

你曾经说。“双倍的欲望是爱情而双倍的爱情是疯狂。”

疯狂的双倍是婚姻

我补充道

当腐蚀剂冷却下来，不再意图制造一条

黄金定律。

它的双脚被我
亲手编织的丝线捆绑。

约翰·济慈，
《我曾有一只鸽子，那甜美的
鸽子死了》，第 3—4 行

IX 但那个词是什么

那个词，整夜出现在
我人生的所有墙壁上，**绝对**不镌刻任何解释。
什么是不可解之物的力量。
有一天他出现在（新的城市）我学校外的干草地上他
撑一把黑伞
站在湿冷挑剔的风里。
我从未询问
他如何跨越三百公里而来。
问询

将打破某些规则。
你是否读过《荷马史诗》中关于得墨忒耳的章节？
想想哈德斯如何骑着他被喧嚣缠裹的
永生的骏马踏入白昼。
将女孩带入冥府的冰冷房间
而她的母亲寻遍大地摧毁一切活物。

荷马把它当作
一个对母亲的罪行来讲述。
因为女儿的罪即是接受了哈德斯的规则

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解释
而她如此轻快地对
得墨忒耳说：
“妈妈，这就是整个故事。
他淘气地
在我掌中放入一颗石榴籽，甘甜如蜜，
然后用蛮力他强迫我吞下它。
我告诉你这个事实虽然它让我伤心。”
怎么让她吞下？我认识一个男人
他拥有禁止
展示痛苦的规则，
禁止询问为什么，禁止渴望知道我什么时候能与他再见的
规则。
我母亲身上
散发出一种芳香，畏惧。

而从我身上

（我从桌边她的面色得知）

散发出一种甜美种子的气息。

房间里的玫瑰是他送你的？

是的。

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

颜色是怎么回事。

颜色。

十朵白玫瑰一朵红玫瑰。

他们没白玫瑰了我猜。

消灭引诱是一位母亲的目标。

她将用一种更真实的东西将它替代：作品。

得墨忒耳对

哈德斯的胜利

并不在于女儿从冥府归返。

而在于一个繁盛的世界——

卷心菜鱼饵羔羊金雀花性牛奶金钱！

这些杀灭死亡。

我依然保留着那朵枯干成粉末的红玫瑰。

它不代表处女膜，如她以为的那样。

19 汝自己的（**大约被济慈**）用铅笔
修改成 一些小的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一幕第三场，第 125—132 行侧批

X　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之舞掩盖了心灵如何跳跃得比植物或兽还要急切

“魔鬼的份儿”是一个人的物品不能有效使用
而被献祭的部分。
可万一魔鬼不那么蠢呢。
万一在献祭后许久魔鬼
开始在边界上来回逡巡呢——
在日光下边界只是一道折痕。
消失是他的游戏，
我母亲
完全不讶异于

他没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
而她非常担忧我的情绪——担忧得
像一枚尖齿。
我独自吃掉了（储存在餐具室的）结婚蛋糕
一块块地

吃掉整个蛋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深夜

我坐在起居室燃起所有的灯，咀嚼。

（翌日）他发来电报

但请勿哭泣——

就这么些。

一美元五个字。

或者那为蝴蝶呼出生命的六月？

约翰·济慈，

《致目睹我加冕的女士》，第 10 行

XI 顺着活动的关节处下刀苏格拉底告诉菲德拉斯当他们解剖一场关于爱的讲演时

为何自然将我交给这个生物——别说是我的选择，
我是被怂恿的：
被生存本身的某种纯粹的引力，
存在的密谋！
我们十五岁。
暮春，黄昏，拉丁语课，迂说被动，
因为什么原因我从座位上转身
而他就在那儿。
你知道据说一个中国屠夫只运了正确的一刀整头牛
豁然解体
像一个谜语。是的陈词滥调

但我不致歉因为我说了非我过错，我毫无防护地
暴露于存在面前
而存在取决于美。

最后。

在抵达美之前

存在不会止步随之而来是一切后果它们导向终局。

无须插入分析

或提出违背事实的建议。

Quid enim futurum fuit si... 如果……会发生什么，诸如此类。

拉丁语老师的声音

在安静的波浪上跳跃。在与事实相悖的条件下

迂回被动可以替代假设语气未完成式和

过去完成式。

Adeo parata seditio fuit

ut Othonem rapturi fuerint,ni incerta noctis timuissent.

这密谋如此高明

如果不是惧怕夜晚的危险，他们已然捉住了奥托大帝。

为何我头脑里

还萦绕这个句子

仿佛它发生在三小时而非三十年之前！

依然毫无防护，此刻是夜。

他们多诚实啊，畏惧它的危险。

而傍晚沉浸在涂了蜜的怠惰中

约翰·济慈，

《怠惰颂》，第 37 行

XII　这是我们的合法生意现在让我们穿过大厅去那间黑屋子那儿是我真正挣钱的地方

你想知道在丈夫眼里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从背后绕过去，
那里伫立着妻子
面向丈夫紧扶自己的手肘。
别哭他说，别又哭了。但眼泪扑簌簌坠落。
她在观察他。
很抱歉他说。你相信我吗。
观察。
我从不想伤害你。
观察。
这太乏味了。就像贝克特。说点什么！
我相信

你叫的出租车到了她说。
他俯瞰街道。她是对的。这刺痛了他，

她敏锐听觉里的哀婉。

她站在那里，拥有她特殊的才华，

一颗可靠的心，生命在她体内以自己的方式跳动。

他朝司机招招手，五分钟。

现在她止了泪。

我离开后她会做什么？他好奇。她的傍晚。它让他窒息。

她不可思议的傍晚。

好吧他说。

你知道吗她开口。

什么。

如果我能杀了你我将不得不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你。

为什么。

为了告诉他这一切。

完美在他们身上停留片刻像湖上的静谧。

痛苦止息了。

美并不止息。

丈夫碰了碰妻子的鬓角

然后转身

然后跑

下
了
楼梯。

它源自

男人狭窄心胸里短暂而狂热的发作

约翰·济慈，

《怠惰颂》，第 33—34 行

XIII 这是德加的一张独幅版画从背后展现一个女子的头部名为《喷气式飞机耳环》

内部消息。
他搜寻她。他四处搜寻她。全凭他的
想象力。在悲伤中。在散兵坑中。当鹿在深冬丛林一闪而过。

他知道他将摧毁这只鹿。

他搜寻她在她的每一寸童贞里（磨损和逃逸的）他从头到脚搜寻
小小的织布机和那惨白的绿和颤动的。
他搜寻她在她弥撒书的缎带里。
在棉缎消退的阴沉气味里。
在守时里。

他在情妇一词里搜寻她但她不在那儿，他应该一开始

就藏身在走廊但如今
夜幕已至。

他也让夜晚搜寻她。

可能的夜晚，不可能的夜晚，钉子和线，将她系在
她对他的
扮演中。

他的手从他脸上轻擦去一个记号那是她的脸。

犹豫不决。
哦犹豫不决。

在清晰的镶板上，映现出更多可爱之处，——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第84—87行

XIV 通过手的触摸去丈量它的尺度你最初以为它是石头接着以为它是墨汁或者一片让手沉沦的黑水后来发现它是一只来自别处的碗从那里你抽不出手来

今天我没有赢。但谁知道我明天会不会赢呢。
走下楼梯时他这样对自己说。
然后他赢了。

好事儿因为在室内的烟熏雾绕里他发现自己
拿祖父的农场（并不归他所有）
和（他自己的）四万美元现金下注。

哦赶紧告诉她他径直走下人行道
来到最近的电话亭，凌晨五点，雨点猛敲他的颈项。
嗨。

她嗓音沙哑。你昨晚去哪儿了。
恐惧撕裂他的呼吸。

哦不

他听见她从小小的箭筒里挑出另一支箭矢
而愤怒在她的声音里像树一样升拔
将他的心悬置。

只有和你一起醒来我才感觉洁净他突然说。
诱惑之力来自地狱。
只用一只手指

冥王在玻璃上写她的姓名首字母如同某种被烫伤的东西。
于是在分娩的阵痛里一个丈夫的传奇
发光，歌唱。

151 她 | 覆盖了 {他} KRD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一幕第一场，第 151 行及 151 行侧批

XV　反逻辑是地狱之犬的舞蹈它乐意吃一切生长出来的食物但他们没告诉你天堂之犬也是同样的吗

你跟她说过我吗？

是的。

然后呢？

她想见你。

骗子。

他不言。

你为什么来这儿。

他吸一口香烟。

部分的你（她伸手取他的烟盒，摇出一根）丢失了。

她名叫默塞德但事实上（他有一次告诉她）

你一点也不仁慈。

桦树一样细弱的颈项，颈项的浪涡。

我为什么来这儿。这个问题他不感兴趣。

微红的雾在他眼前

移动而这个厨房

总有某种牛至般原始而粗野的气味，

当他坐在桌边（感到刺痛）

静如羔羊，在她们两人间微微感到刺痛，

这两姊妹，她们的故事，那种姊妹间传递的故事。

No puede tocarle（不可以碰他）多萝从妹妹的椅子背后走过时说。

那种姊妹间的协定。

她说什么？他问默塞德。

她把你比作斗牛士。

他乜斜着眼瞥见多萝的小腹深蓝色绸缎般的曲线。

多萝是安静的那一个。折叠她自己。

默塞德俯身过来借火。给我讲个故事默塞德，他说。

颈项的浪涡，颈项之下的浪涡，它的吠声

在触碰下或者在黑暗里几乎是易碎的——谁说得清楚——

这些夜晚他有时候困惑于

他将迎来仁慈还是悲伤。

“天哪！他走了！”哈姆高喊，“而我——

（我承认）——已被他的酒灌得忘乎所以；

老克拉芙缇肯迟早把我嗅出来。顺带讲一句！”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第613—615行

XVI 细节作为一个讳莫如深的事件

丈夫有一个朋友叫雷，他的死党。

雷神经错乱但勇敢。

当雷到家里做客妻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他失去了控制，她说。

雷和丈夫坐在厨房里对饮。

谈论他的“秘事”。

每晚搞恶作剧是绝望的征兆

翌日妻子在早餐时评论道。

雷刚刚离开。

丈夫摊摊手，仿佛说

温柔点吧。

雷的声音像一支被笨拙地修补过的探戈舞曲，

女人们和男孩们喜欢倾听。

因为雷是一个能很快

认识所有人的人

雷很快认识了

多萝和默塞德。
他对事情有所洞察但他三缄其口。
他对丈夫说
加倍开心。
雷喜欢使用习语。
一个深夜

他到家里来找丈夫。
妻子在阁楼里做研究
楼下的所有灯都燃着。
你的房子像罗马牛轧糖一样被点着了!
雷在楼梯上大喊。
她从工作中抬起头来，他看出
她沉浸在工作的喜悦里，她脸上的某种东西
让他目眩。
他出去了她说。
他们共同

注视这个事实的散落的点滴在他们当中的空气里凝结。

有人把它叫作爱情

但那一刻灵魂编织在一起的两个人

正如约拿单的灵魂和大卫的灵魂编织在一起

并不爱对方。

那将会简单多了。

骇异，——**丘比特我向汝挑战！**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第 455 行

XVII 有时候在这白昼的天体粗鲁而可触知的万物之上济慈写道（他不是医生但像药剂师一样舞蹈）他也推荐通过不对任何事情做决定来增强智力

雷没有告诉妻子多萝和默塞德。
但她
眼眸中有伤疤
因为死死地盯着城市里的每条人行道上的每块石头，
每辆路过的巴士上的每扇窗户，每个店铺、办公大楼或电话亭的
每扇玻璃窗

从中搜刮出丈夫和别人在一起的一瞥如果她真能瞥见，
如果这样一个事实需要面对，
她希望结束它。
雷看见了伤疤并感到难过。
他想很长时间它都结束不了
他是对的。

他把这件事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

却说得很少。

你知道这些夜晚他在哪儿吗？

当然。

愿意告诉我吗？

不。

为什么。

你们结了婚的人太古板，把一切搞得扭曲又紧张。

意思是？

意思是不要在这一位上浪费眼泪。

这一位。还有个序列？

它是序列里的一个缺口你才是序列。

他这样说吗？

他总是这样说。

而你相信。

这是个问题吗？雷觉得不是。他开始谈论电影。

想再看一遍那个巴西电影我错过了一些剧情反转。

关于虐待者的那部?

他们管自己叫将军。

并不吸引我。

是个复杂的电影你也许会喜欢。有个场景他们一边折磨一个家伙

一边谈起他们喜爱的电影

以及原因一个人说你知道

当敌人讲出了几分道理对我而言就是个好电影。

接着我害怕起来。

接着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而他们继续折磨那家伙。

怎么折磨?

把他的头浸在桶里。

天哪雷我不想看那个。

雷从桌边站起来舒展身体。他干瘦的肚子

在厨房的顶灯下显出惨白的紫。

得走了。

这个月你上夜班？

晚十二点到早八点周一休息。

萨米好吗？

雷美丽而邪恶地露齿而笑像一条翻飞的裙子。

甜美并轻盈他说。

萨米是雷最近的秘事。

有时候雷的秘事卷走

他的财产让他心碎但萨米

不这样。

萨米犒赏了我雷说。

很好妻子说。

她随他走到门口感到深渊般的剧痛。

常来

她说，而他说

晚安女士，消失在夜色中。

她女士的阴影在她前头实验性地爬上楼梯。

虚构组成了在我们身体里流淌的东西。

自然它只是猜想。

不愿意渴望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希望这东西管用妻子说她把闹钟

放置在床头桌上。

将一段文字印刷为斜体是一种简陋的吸引注意的方法

福勒的《现代英语用法》警告道，

并为这可悲的强调模式添加了一个例句

“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她永远是**那个女人**。”

但是对于警觉的

沉浸和倾向而言，

它恰恰发生在认知当中，

强调是一个太笼统的

词：烫伤它。

妻子走到镜前

她凝视着

一个妻子的眼睛，喉咙，喉骨。

它并不让她惊讶。

她不记得它曾让她惊讶地

意识到

这些骨头并不是那个喉咙的骨头。

一阵潮红在她体内半深处

撕裂了自己。

奥托叫我他的狮子，——我应该
为如此驯顺而脸红吗？如此的——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四幕第二场，第 42—43 行

XVIII 你把它视作一间屋子或一块海绵或一只粗心的袖子不小心擦过半个黑板或盖在我们头脑的瓶身上的一个勃艮第标记那被叫作记忆的舞蹈到底是什么

绳子
从天堂垂下将我从非存在里拯救：普鲁斯特
曾为逝去的时光哭泣，
你呢？
我给它上釉。
怎样的鹰眼可以回眺远在三月那一天
我站在
走廊里他站在我身后亲吻我的颈项。
颈背。
时光的孔穴将这一刻展现给你和我，
神经元突触改变的边缘粗糙不平
熔化成
其他日子污损的墙壁——一种“闪光灯式的记忆”神经病学家说。

它同时具有外显和内隐的电路。
注意这尚未结婚的
两人

已深深嵌入丈夫和妻子的命运如同
连锁反应当中的两个邻近分子
而他在她的颈项上
低语说一小时前他用自己的剃须刀刮了胡子——
和你在一起很难色情。
责备和羞耻是这个游戏的名字
正如雷所说，我提到过
雷喜欢押韵吗？

但雷不在那儿。
只有他俩共同迷失在丈夫之美的螺旋路径。
那一刻
她开始成为他的堕落，如果记忆不虚，
既然他已经平静。
做他的堕落总比不做好她想。

那天晚上下雪。
她在两个乳头上画了红色的圆圈
他们俩出门在一个黑暗狭长的房间里跳舞
有什么比下雪的夜晚

更真实呢，雪簌簌地掉落在
枝杈间、铁轨上和秘密的空气里，
掉落在车站，在陡峭和渊深之地，在指甲缝里。
他们入睡并梦见
一条条被围裹的走廊，
镜子、面庞和城市的棱角
泛出微绿的闪光。
雪在上头旋转，雪将它覆盖。

此刻他真希望自己沉睡在
他倒下的首领们之间，在遥远的原野上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一幕第二场，第 91—92 行

XIX 在这个颁行人身保护法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对话更难得了因为（济慈说）我们丧失了所有的恐惧惊讶和求知欲

懦夫。

我知道。

叛徒。

是的。

投机分子。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想。

奴隶。

接着说。

不忠的淫邪的孩子。

OK。

说谎者。

我能说什么呢。

说谎者。

可是。

说谎者。

但是请。

摧毁者虐待狂骗子造假者。

请你。

请我什么。

请救赎我。

你还对谁说过这话。

没有谁。

他说没有。

勇敢点。

你个蠢货。

哦我的爱。

住嘴。

听着我只想要一件配得上你的东西。

你疯了吗。

不是的它不重要。

你过着一种虚伪的生活。

是的是的但是为了你。

我。

她们是我的战役我的奖赏我的荣光我将她们放置在你的脚前。

那些女人。

是的。

那些谎言。

是的。

羞耻。

不没有羞耻。

我感到的羞耻。

羞耻只存在于退却里。

啊。

而我从不退却。

我猜也是。

做我的盟友。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你不想谈论我可以停止。

别停。

这一切我曾经说过。

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战争迷雾。

我们为何交战。

因为我不想放弃。

你的梦想一团糟。

它们是我的杰作。

那么上帝保佑我们。

上帝在战争和战争的愚蠢里没有位置你瞧一个人只要对愚蠢固执己见世界很快会把它视为胜利。

不这一切不会厘清对吗或变得有意义或开诚布公走到阳光下来我们生活中这汹涌的痛苦和混乱。

是的。

你所谓的自由。

你所谓的爱。

我们的幻想竭其全力也无法走得
比这巨大的喧嚣更远

约翰·济慈，
写在《失乐园》上的笔记，
第一部，第706—730行

XX 所以厅门再度关闭一切噪声消失

为了在记忆的目录里寻找一个人的出路（亚里士多德强调）

联想的原则是有用的——

“一个舞步迅速过渡到另一个。

比如从牛奶到白，

从白到空气，

从空气到潮湿，

然后你回忆起秋天假设你正试图回忆那个季节。”

或者假设，

亲爱的读者，

你试图回忆的不是秋天而是自由，

存在于两人之间的

自由的原则，小而野蛮

正如所有原则那样——但对此是否有规可循？

正如他说，

愚蠢或许成为时尚。

于是快速
从一个舞步到另一个，
比如从乳头到坚硬，
从坚硬到旅馆房间，
从旅馆房间

到信里找到的一句话写自出租车上某天当他路过
行走在
街道对面的
妻子，她没看见他，她正在——
多精巧啊被我们称作道德史的
处于流变状态的协定它们岂非简洁得犹如数学
命题只可惜写在水上——
去往法庭的路上
决意起诉离婚，一句类似的话
你的双腿之间尝起来如何。
于是，通过这十足崇高的才能，这“对词语和事物的记忆”，
你回忆起

自由。

是我吗？灵魂高喊着冲上去。

弱小的灵魂，可怜的茫然的动物：

当心这项发明“总是对学习和人生有用”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亚里士多德

没有丈夫，

几乎不提及美

而且多半会快速从手腕联想到奴隶当他试图回忆妻子时。

我的脉搏愈来愈微弱

约翰·济慈，

《怠惰颂》，第 17 行

XXI 可怜的在法庭上被智谋击败的破产者你梦见过万物身上布满可怕的小洞吗那些梦境意味着什么

小孔穴是雨敲打的地方。

悲观的人类学家他说得对书写的

原始功能是为了奴役人类。智识和审美的功能后来才出现。

小孔穴扩大、碎裂。

信件到达。

此刻孔穴迅速繁殖自身，向着同一个中心涌动、冲撞。

通过信件丈夫将她捆绑。

或者缓和并简化，四三二。

信件，一种自然而必需的食物，远不如食物所应当的那样频繁到来。

一。

信件让一天不同于另一天，让假如变成太阳。

在屋顶的边沿是孔穴的湮灭。

你知道内厄姆·塔特于1681年重写了《李尔王》他的修改（除了喜剧结尾）将**如果**一词的出现次数从二百四十七缩减为三十三。

沿着屋檐孔穴们在奋力追逐一小滴闪亮的天空。

道出一封信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你曾在冬天里用舌头触碰金属表面吗——没收到信的感觉比那更易于表达。

风接续而孔穴横向流动，此刻全由缝隙相连。

在信件里读者和作者都找到了理想自我，只需几个耀眼的短段落。

等待在她的体内蜷曲，舔，舔它的指爪。

我在走上辈子已走过的过场。（丈夫写道）

屋里冷。我得取出行李。但还没有。长夜将至。

另一个没有你的夜晚我本想说但那显得太软弱。

另一个。

我稳稳地站在我塑造的爱情的基石上，是的我们的爱情。

你会否认。但是反省你自己。在你体内有一个世界正在空间中安静地旅行。其上有两块斑点。我们是不可溶解的。三分钟真实！我所要的不过是。

她站在屋顶望向外面的雨。

汝怎隐没在如此静寂的面具里？

约翰·济慈，

《怠惰颂》，第12行

XXII 游戏的人

所谓预兆就是在街上擦肩而过时听见某人说胜利一词
或者被环绕酒店花园边缘的
草丛中
一圈小小的硫灯照耀
正当它们点燃。它们在薄暮时点燃。

他想什么呢把她带到这儿?
雅典。埃雷米娅酒店。
他心中有数。缓和与调解，让我们重新开始，
思考的牡蛎和糖渍水果，需要轻触
窄小而不太深的
琴键。
黄昏时的酒店花园
有如万物规律被颠倒的地方
如同莫扎特钢琴上的黑键和白键。
想起莫扎特

每晚借钱并歪着嘴微笑

他感到兴高采烈。

必要性并不真实！终究。

丈夫咽下他的茴香烈酒，等待它在他体内下一场舒缓火热的雪。

莫扎特

（妻子午餐时告诉他）

用四种不同颜色的墨水

谱写他的圆号协奏曲：一个游戏的人。

丈夫的妻子了解恰好足够多历史支撑他的作为。

此刻兴奋在丈夫体内猖獗。

前方是无垠的傍晚。

它的沙洲对他显现而他一个个地航行过它们

将深蓝的龙骨绳索滑脱在这里那里

在一片不可思议的银色的前胸上——啊她来了。

当妻子穿过花园能看到丈夫站起身。

为什么如此悲伤。

不我并不悲伤。

为什么在你眼里——

你喝的什么。

茴香烈酒。

能给我来一杯茶吗。

当然。

他走出去。

她等待。

等着，想法纷至沓来。流动。这流动。

为何悲伤？这湮灭了世界。为何你的眼里——

它是一句诗。它从哪里来。她搜寻自己，等待着。

等待即是搜寻。

古怪的是，在等待和搜寻中，妻子突然明白

一个关于她丈夫的事实。

这个她未曾搜寻的事实

将自己猛掷入光明里

像一个跳出衣橱的孩子。

她明白他为何在酒吧耽搁那么久。

往后的岁月当她一遍遍地讲述这个故事她讶异于
她的丈夫将世界放入括号内的才能。
一个拥有海市蜃楼的括号！是他全部所需。
分居三年后一个男人带着妻子去雅典——
为了爱慕，为了和平，
然后每晚从酒吧给纽约的
另一个女人打电话
她以为他正在第四大街上
工作到很晚。
那天晚上在楼上，一个漫长的夜晚，当他拽着自己
受伤的荣誉在酒店房间走来走去像一只被损毁的蛾后
因为她提到慧骃（Houyhnhnms）而他反对
“作为讽刺剧里的一个角色被注销”，他们
在如下言论的怪圈里反复打转——

这算什么，有何未来
我以为

你说过

我们从不

具体什么时候日子年月姓名任何事情我是谁我曾是谁你

和谁

你曾或不曾

你有或没有

这个借口那个借口愉悦痛苦真相

那是什么真相

所有那些公里

信仰

书信

你是对的

绝不哦好吧一旦——

仿佛巴门尼德的圆满真理的链条你可以

在一条环形的道路上追随它，总是结束在你开始的地方

因为

“起步时一切于我是个同一体——很快我又回返此地。”

巴门尼德说。于是他妻子
一边想着（巴门尼德）
一边将“绝没有”掷向她的丈夫
他将是和不捏在一只手上
抵挡妻子词语的攻袭突然——

他们停止。沉默降临。他们站成了同盟，
他在门边背对门，
她在床边背对床，
解决冲突的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姿态意味着僵持，
他们注视对方
再也无话可说。

亲吻她，我爱你，快乐和曾经的吉光片羽流过丈夫然后消失。

在场和缺场在妻子体内看不见彼此却又相互扭打。

他们立在原地。

声音触及他们，一辆卡车，一阵鼾声，可怜的灌木踢踢踏
踏敲打一面锡墙。

他的鼻子开始流血。

血流下他的上嘴唇、下嘴唇、下颌。
流至他的咽喉。
出现在他雪白的衬衫上。
永久渍染了一颗珍珠母纽扣。
比桑葚更黑。
别以为他的心脏已迸裂。他不是特里斯坦
（虽然他将很高兴指出在通行的故事版本里
特里斯坦并没有错，是帆船杀死了伊索尔德）
而两人都没有手帕
所以最终她的睡衣被他的血迹玷污，
他的头靠在她膝盖上而他的节操穿越她

仿佛他们两个是同一具肉身。
丈夫和妻子可以抹除一条界线。

创造一页空白。

但此刻房间里仿佛唯有血。

但愿人的一生可以存在于某些片刻。
从这样一个片刻回到单纯的仇恨
是不可能的，
黑色墨水。

如果丈夫最后一次抛掷美的骰子，怪谁？

丰富的命题，严苛的经济，时辰，床榻，代词，没有谁。
谁也不怪。
换一个问题。
我们终有一死，被时日所平衡，不时
说“拯救你所能拯救的”不乏意义。

难道不是你告诉我如果缺失游戏精神，文明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你会做什么——
从墙上扯下电话？用枕头闷死他？
洗劫他的钱包然后逃走？
但你忽略了
游戏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功能。
试探神祇的意志。
海辛哈提醒我们战争本身即占卜的一种形式。

因此丈夫和妻子没有参与谋杀
而是继续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之旅，
又度过了小心提防的八天
在神庙、巴士和藤蔓覆盖的酒馆里，
这八天有着 πετραδακι（古代石头）的内在纹理
——意思是“碎裂的石头、筑路石料、小卵石”——
但却以正义的方式达成了目的，这正义便是他们的婚姻
等候着未来以及等候着神祇，

丈夫和妻子歇息了，

正如运动员违反游戏规则而歇息，
如果这是个游戏，如果他们知晓规则，
这是，他们知晓。

某种意义不明的抽象，美丽的事物因为
被反射和置入迷雾而变得更美

约翰·济慈，
写在《失乐园》上的笔记，
第一部，第 321 行

[“美丽”一词后面有一个浅淡的标记，一个编辑
理解为破折号，
另一个认为它是铅笔的划痕，第三个编辑没有将
它印刷出来]

XXIII 贫瘠的愉悦对贫瘠的人来说是多么富庶啊

有什么能拯救这些污点？
如果我们再滴一滴溶剂
在前景和背景间的裂缝上

会怎样。
雷不是圣维克多山
但他奇异的水晶般的小身体
在世界和视网膜之间
建立起一种智慧而肉质的关联。
他的世界，你的视网膜。
如他所言
没有人在雷身边能长久保持纯洁。
雷是一个画家。
（大部分夜晚）他在**诚挚晚餐**烹饪，白天画画。
你什么时候睡觉雷？妻子问。
雷不回答，他用一只手翻转两只煎得半熟的鸡蛋

抓住一片弹起来的烤土司（不够焦，推入烤箱）

接着快速旋转到左侧

从洗碟机存储架上取一只干净盘子。

馅饼上方的钟指着还差五分到五点。

五点下班吗雷？我陪你走回家。

或者你另有

约会？

雷敏捷地在吧台前掠过她

一泼**诚挚咖啡**注入她的杯子——雷供您驱遣女士！

没有约会没有等待没有命运要沉思！他咧嘴笑。

一个人的轮廓和他在只言片语里所展现的如此不同。

比如他的小腿肚肌肉很壮硕。

像芭蕾舞演员的腿。她走在他身边时想。

或者邮递员的腿。

他每一步都在摇摆如脚踩滚珠轴承而她凭经验知道

他可以这样走半天不觉疲惫，

接着连续画几个小时，

接着在酒吧里潜行觅食。

你很强壮雷。

他点点头。

什么让你如此强壮。

他想了想。

欲望他说。

你是说像文森特·梵高。对生命的欲望。

不他说。像蜜蜂。

花粉她说。

他大笑。

花粉持续呼叫老伙计雷。

他们一同往前摇摆。

曙光将夜空往上推像一个目盲

而忧郁的威尼斯人

从某个地方径直跑入世界。

所以你说他最近在给你打电话。

是的。

告诉你他现在变好了。

大致如此。

还有呢。

还有没有我他活不下去。

前晚我在俱乐部遇见他你知道他瞧起来生龙活虎。

雷他想让我说什么。

不问题在于你想让他说什么。

说没有我他活不下去。

好吧 bingo。

但我有几分相信他。

你又来了，试图敲开天堂的门。

或者感受一下我的感受像身体被撕成两半像化学反应中处于不完整状态的某种金属像一滴被加热至沸点的紫铜等待被复活成黄金——

别期待那个。

比喻的说法。

他还有衣服留在你家里？

有一些。

把它们扔掉。

我不能。

你知道这一切的规则吗？

不。

因为没有规则。一只船经过，留下一缕水痕

些许泡沫，然后消失。

闭嘴雷。

他吐了口唾沫。

进去吃点土豆泥？接下来我得画画了。

他们在雷的家门口。

土豆泥是他的日常早餐。

不谢谢雷。你正在画什么？

母亲节，雷说。

很长时间以来雷在画他的母亲。

四年的肖像

在同一张画布上，

如今颜料已堆积厚重。

我想让踌躇保留在画面中，雷会说。

我可以看看它吗？今天不行。

OK 再会雷。再会女士。

而他们于我十分陌生，正如
花瓶一样。

约翰·济慈，
《怠惰颂》，第9—10行

XXIV 跪在透明的大海边缘我该用盐和土为自己铸造一颗新的心

一个妻子被存在攥在手心。

干吗不放弃？说得容易。

让我们假设你丈夫和某个褐肤女人

喜欢下午早些时候在酒吧见面。

爱是无条件的。

活着是非常有条件的。

妻子藏身在街对面一个封闭的游廊里。

目睹褐肤女人

伸手触碰他的鬓角仿佛让什么东西缓缓渗入它。

目睹他

向褐肤女人微倾身然后坐直。两人都很严肃。

他们的严肃摧毁了她。

严肃地在一起的人，交情不浅。

他们之间的桌上有一瓶矿泉水

和两个杯子。

无须酒精饮料！
他何时发展出
这清教徒的新口味？
一只冰冷的船

从妻子体内深处的海港驶出
滑向平直灰色的地平线，

视野里没有一只鸟，一个活物。

我必须忏悔，——并割开我的喉咙，

——就今天？

还是明天？哦！来点烈酒！

约翰·济慈，

《奥托大帝：一部五幕悲剧》，

第三幕第一场，第31—32行

XXV　悲伤严厉的爱的探戈之舞和夜的死亡之舞和欲望贫瘠的黑暗厨房里的男人之舞

让我们擦亮眼睛旋转到离丈夫之美更近的地方——
当心些，因他在燃烧。
他脚下的地板在燃烧，
世界在燃烧，
真理在燃烧。
在他周围绿色的火焰将每一棵树刮倒。
他几乎从不悲伤，一个上帝诱骗了他。
也从未怀疑过他的命运正如拿破仑曾说：

我在世界之间写下自己。

他写的内容取决于他和谁在一起。
一旦遇见雷
他开始书写绘画。
在雷的房间他们肩并肩工作，丈夫讲讲谈谈。
雷愿意听他讲世上的各个地方，
因为他极少旅行，也愿意听他谈书

因为他不读书。

阿尔卑斯山脉是什么样子？

从飞机上看它们像陶瓷片一样脆弱。细薄的安静漂浮在山脉间。

靠近看呢。

靠近看更像奶酪。帕尔玛干酪。

昂贵吗。

帕尔玛干酪？

意大利。

贵也不贵。

你和你的意大利甜心在一起？

她结婚了。

和谁。

叫瑞奇的男人。

幸福吗他们？

她得释放他，她说。

在性方面。

我猜。

你知道探戈对那有用。

对释放？

也能治愈消化不良。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记得弗露尔吗？

不。

卡尔之前那一个。

卡尔？

卡尔在丹尼之前。

哦。

弗露尔是个探戈舞者。

对我来说似是很久以前了。

可怜的纯洁的弗露尔。

听起来如此久远。

弗露尔毫无防备。

那对你来说不久远吗雷。

并没有那么久远但你结婚了一切变得不同。

它让我发抖。

什么。

回想过去。我清楚记得我曾以为生活是什么样的。

每个人都有梦想。

不是梦想，是一幅精确的图画。

有什么搞错了。

中间商。

抱歉？

拿离婚来说，离婚不是她的主意。中间商找上了她。

她知道你撒谎并风流成性。

拜托雷我从没骗过她。必要时我也许使用过一些撒谎的词。

对我而言太哲学了。

哲学家说人在谈话中塑造自我。

这个我明白。

她也是。

不你搞错了。

为什么这样讲。

我看见她消沉。

她比我强壮多了。

她消沉下来。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你吼什么。

这个周末我要见她。

你疯了。

我会先写信。

她三年前就跟你离婚了别再纠缠她。

我有信念。

对什么的信念。

对我们。

没有我们。

纯洁深刻的信念。

但为什么。

雷你知道我希望生活在另一个世纪。

你曾说身体是一切的起源。

我不再相信那个了。

你依然风流成性。

是的。

你让我难过。

此地人们以这种方式活着——

是的。

此地没有奇迹。

现在你期望什么。

在 3001 年重生为一名伟大的勇士。

在六月的傍晚。

你说什么。

这是一支探戈的歌词。

在六月的傍晚是的。

他们继续工作。他在他的画架旁

他靠着台灯坐在地板上

此时黄昏高而黑的积云到来，哨兵一样地

围拢在他们周围。

丈夫在制订一个关于埃庇坡莱（Epipolai）战役的计划

他准备用丙烯颜料和小旗帜将它搬到

家里的一面墙上。

为什么埃庇坡莱？雅典人血腥的溃败

肇始于公元前 413 年一次夜间奇袭。

不知出于勇敢还是愚蠢

雅典人在黑暗中突击山坡上
锡拉库扎人固若金汤的地盘。
它的出人意料最开始
让计划获得成功，
等锡拉库扎人明白过来
发起反攻，局面随即一片混乱。
透过月光
战士们看得见轮廓但无法分辨敌我。
希腊人的重装备步兵在
不比楼梯井更大的一个空间里翻腾

那些溃逃的从悬崖上下来的雅典人
碰到了刚刚抵达战场的另一些雅典人
彼此将对方当成了敌人——此外，
频繁地呼喊口令
也把它泄露给敌方，由于在黑暗里口令

错误地传达，雅典人乱了方寸。

朋友倒在朋友的尸体上。
它是一个美丽的激昂的舞蹈当你的伙伴
转身，将你
一刀刀刺死，

一大锅血红的西西里岛的月亮和惨白的希腊人的唇瓣。
他工作时哼着小曲儿。
矩形代表锡拉库扎人的外屋，
断续的线代表英勇的希腊人的攻袭，
三角形代表可能的冲突之地，

大小不同的黑点代表估算的溃逃之路上的伤亡。
在他头脑里
他正在创作一封信
（再度）向她解释
战争的迷雾以及对他们终将抵达的
忍耐和辉煌的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口令他莞尔着嘀咕，
他想象自己到达时精疲力竭，嗓音沙哑，

浑身因旅途而蒙尘，驾驶坦克在一个晴朗的傍晚。

六月的傍晚。

“为何，哈姆，你变得十分诗意！”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第559行

XXVI 假设在一种无耻揭露的情绪里或者济慈也许会说在一种将他们的喉咙缝到树叶上的劲头里某种东西用以打发时光

你看到我，你看到我的生活，你看到我何以为生——那就是我要的一切？

不。我想让你看见时间。

阴影如何穿越一面墙然后离开——

通过将纯粹运动分割为分钟、小时、年月，我们提出关于潜在“自我”的伪命题，上述分钟、小时、年月理应组成它连续的状态。奥托大帝或者不。

我曾经从后厨窗户观察一根树枝

并逐渐开始记录它

几乎每天

以哀歌对句的形式，

例如：

它柔绿的脸颊泛起泡沫又瞬间息止
或者是看似息止每一片腹叶

（这是在春天，或者
以下写自十月初：）

呆滞、白色、致命如荷马画在门上那条石灰线
他将木工手艺比作一次战争的僵局

（或者一个阴郁的早晨：）

谁的阴影在抽象的雨里似在以
秘密的速度抽打墙壁

（在暴雨之前：）

夜晚的风将它携至整个天空仿佛四重奏
或狄多在闪电丛中幸存

（十一月初：）

一切光秃秃的：晃荡如小块的骨头
　　在一阵万灵节的风里，才五点
你看灵魂从麻木的手柄上袅袅
　　上升，你看灵魂活着从黑暗中摇桨驶来

（十一月末：）

可怕的清洗，黄叶，火焰形状的摇篮
　　穿过肮脏的湿漉漉的早下的雪犹如凡人身着悲剧
　　的盛服

（期待春天：）

比刺痛更生气勃勃
　　它猛捶三月的光线

（或者不：）

它对抗这面墙，以兄弟们怀着爱意

撕扯对方头颅的方式

好吧我不会用整本年刊来烦扰你。

重点是，迄今为止，五千八百二十首哀歌对句。

它占领了五十三个螺旋装订的笔记本。

堆积在后厨的四个架子上。

需要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和另一个夜晚去读完。

怀着热情。

那会儿批发商店关闭了
百叶窗，怀着一种对财富的情绪化见解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第208—209行

XXVII 丈夫：我是

一个悲伤的被遮蔽的男人。在自我发现的痛苦旅程里此刻我想走得更深。没人能帮我。唯我能做到。踏入这可饮用的生活的细流。自从在车棚背后的污迹斑斑的旧水槽里和祖父一起剥兔子皮我再也没有感到如此强烈的直觉。光滑血红的内脏。白色瓷器上清晰的血的泼溅。有一回我们在野蛮的小心脏下找到了尚未出生的胚胎。啊爷爷说黑暗里的苹果。他把它们切成薄片。我心怀妒忌。他的声音无比温柔。

我最后一次去见他时（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让我睡在车棚里。他说奶奶去世后家里留宿别人感觉很怪。要么她，要么空无。我一开始有些恼火。渐渐我懂了他的意思。白色在空气中滑动。我从车棚眺望他的窗户。他在夜里奇怪的钟点

起床做俯卧撑。凝视窗外的松树。这会吵醒我。我得为此

付出代价，我想。我们以为我们很安全。但是没有避难所。树叶的碎片涓滴流走。床太大了他说当我问他为什么不睡。不我们不安全。一根尖刺接着一根尖刺，必要性获胜。我希望我能跟他谈谈生活和爱。静谧的夜晚。甚至没有一只猫嘎吱嘎吱跑过。

你娶了一个错误的女人这是他给我的唯一一条有关情色的建议。哪一个是错误的？我没问。为了和语言的

抵触搏斗你必须不停说话，我的心理分析师告诉我。但是说话无法和一个冬夜摇曳的静谧搏斗，在祖父的厨房里、四十瓦特灯泡秘密的光焰下，它由一根打结的细绳系在铺着红白方格漆布的桌子上方看上去总在微微晃荡（仿佛轮廓锐利而遥远的山腰上的树叶）哪怕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纹丝不动。

毕竟我结了两次婚。他认为很明显。错误的那个。

“我恐惧地发现我属于世界更强大的部分。”有天晚上谈到

战争他这样对我说。但我记不住，我把它写了下来。

赤裸。我为什么那样说。我想要某个东西。我的整个人生。想要什么。无论我到哪里我想要的东西都已被舀走。她的赤裸。她不确定的边缘。我永远无法获得满足。

她同我作战。她输了。

现在我又结了婚。听听我自己在说什么。我的神经知道。我试图阻止它发生。与外部宇宙交手的某种方程式——那是好多年前了。这个女人我的现任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他们业已成年。他们都起得很早，在一只大玻璃瓶里煮非常浓的咖啡，一连几个小时坐着读报纸。同一个故事的众多版本，来来回回销售版面，生活自身有重大的变革，而它们无一出现在报纸上，有的仅是对变革的模仿。**灵魂！**

我想变革是神圣的。我泼洒它们仿佛谷粒。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她会输。

所以这就是那强大的部分。

他们第三次经过；——哎呀！为了什么？

约翰·济慈，

《怠惰颂》，第 41 行

XXⅧ 有人说这是爱情读剪报表演（最后一次）引用济慈《一只尴尬的蝴蝶结》

雷的讣告有一天随信寄来（我与他失联了）
附在一张
笔迹熟悉的字条上。

> **最后的时刻很艰难。雷记得你。我也记得。**
>
> **葬礼上我给他念了一封你从前写的信（关于我头脑中的洞穴）。**
>
> **如果你 12 月去威尼斯我也在那儿。**

无疑你觉得这是一份无害的文件。
为何它和狂怒一道融化了我的肺叶。
物理学家同意

宇宙的开端存在着某种奥秘。
它那经过**微调的外观**他们说需要科学的解释。

往回看，一切如此精巧。

有多少封他的信以**拯救我**或者**别放弃**结尾。
比如，在宣布他第一个儿子的出生
和与孩子母亲的婚姻时他写道：

这是个悲剧。

到处有人跟着我。就像你说的。
我无可救药地思念你永远爱你很抱歉
这一切。它

发生得太快。

署名为**流放中的丈夫**。
即便只是接收这封信
也被他的光彩烁熠所冒犯
而我无法抵抗，仿佛细微的石膏粉尘
它攻击我的每个毛孔。

我的生活哲学是表象即一切——

隔着一定距离。森林边缘的坦克。

森林边缘的坦克。

军事语汇绝非偶然。
他懂得如何以对德行的试炼
为每一行诗押韵。

如今唯一能摧毁我们的东西就是你的怯懦。

试炼当中镶饰着谄媚。

你是我唯一会害怕的人。

交织着性的魅惑。

若你此刻有兴致前来安慰我我会很开心。

而在一切的核心，
是让某些人沉溺于战争的引诱——
那闻起来像纯粹悖论的热培根。

我把我的命运交给你。但是别怜悯。也别回返。
这是我们唯一的让彼此惊讶的机会。

所以你看
我致力于修正过去——
如雷所说（他的一幅画的标题）**我和我的欲望在血红的星辰下**——

正在穿过这夜晚的仿佛是圣洁的阿芙洛狄忒兰花，
红得发黑，
或者是苹果树枝以及黑暗中急速流经它们的寒冷的水的声响。

{不是为了这眼色本森}

{不是为了这炽热的眼色本深或许}

{也非朝着这眼色本身}

约翰·济慈，

《妒忌：一个童话》，

中国步行街的露西·沃恩·劳埃德著，

伦敦朗伯斯区，写在第 68—69 行之上

XXIX 我的结论和我一样不洁（食物污渍和羞耻和种种）在门口闻到你的气味它犹疑不决

为了将它们写出来妻子尝试列出一张她从未说出的语汇的
清单。
你近来如何。
在这儿见到你太棒了。
我彻底放弃了我已绝望你怎么用了这么久。
冷酷无情的怪物！若我从未
见识或知晓你的
善意我
会是
什么样子。
但是语言

是一种奇特的温顺的麦穗不是吗，它们向着土地
俯身。
事实是，

没有人在问。好吧雷曾经问过。

所以为了雷让我们结束。

并非因为，如珀耳塞福涅，我需要用死亡冷却自己的脸颊。

也并非为了，和济慈一道，争取更多时间。

也并非因为，如探戈舞，出于彻底的放肆。

只是哦它看似甜美。

说出美即是真理然后停止。

而不是吃掉它。

而不是想要吃掉它。这是我早先的纯粹的想法。

我忽略了一件事。

美的事物当我遇见它时可能

早已——在我自己的内心，

被吞噬。

而非外在于我们，有目的，有殿宇，有神灵。

在内心。他已是我。

我的某种状态。

犹如库图佐夫发现自己狂奔过波罗季诺的战场
奔向——

并非拿破仑皇帝而是某个年老的迈达斯国王
被他的武器
触碰过后半支俄罗斯军队变成了苦涩的黄金塑像。

语言，麦穗，状态，黄金，三十多年来在我体内嘶嘶作响
——

好啦
我把它搁下。
你在莞尔。我想
你将再度提起
那些中世纪的泥金写本在抄写员
抄错的地方
插画师用一小圈玫瑰和火焰
将错误环绕

而一个莽撞的小魔鬼试图扯下这一页。

终究心灵不是一块小石头
可以让它滚来滚去。
头脑也不是一个盒子
可以快速关闭。
但是它是！
它是！

生活里有一些冒险。爱是其中之一。可怕的冒险。
雷会说
命运是我的诱饵而诱饵是我的命运。
在一个六月的傍晚。
这是我的箴言。
留住。

留住美。

噢，被军队宠坏的小岛

［在纽波特的寄宿处这句话被济慈涂
抹在窗玻璃上
在 1817 年 4 月 15 日夜晚］

丈夫：最后的野外演习切除三个长方形并且重新安置它们以便两个指挥官可以骑乘那两匹马

此地让人心碎。

“你是逃跑的那个人。”

通过不去讲述它而讲述一个故事——

亲爱的阴影，我缓慢地写下这些。

她的开头！

我的结尾。

但一切都回转到

一轮蓝色的六月的圆月

和一个被污损的夜晚，正如诗人们所言。

有些探戈假装关于女人但瞧瞧这支。

你看映现在她

每一滴眼泪里的

那小小的人儿是谁。

看我现在合拢这页书，你觉得那个人就是你。

注释

“……在我们缺乏想象力的日子，
受到人身保护令的庇佑，
不再有怀疑，惊奇和恐惧……”

约翰·济慈，
《斗士报》上对《理查三世》的评论，
1818 年 12 月 21 日

本书引文涉及以下作者及作品：

探戈Ⅰ：理查德·塞泽尔，《来自特洛伊》（莫罗出版社，1992 年），第 157 页。
探戈Ⅱ：荷马，《伊利亚特》，6.496。
探戈Ⅲ：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伦敦，1847 年），第 146 页。
探戈Ⅴ：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肖像》，收录于《教我们战胜我们的疯狂》（纽约，1977 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康塔塔 BWV 56；修订本 7.15—17。

探戈Ⅷ：《古巴比伦的塔木德经》，54b；让·鲍德里亚，《忘记福柯》（纽约，1987年），第34页；斯托拜乌，《文选》，第65页，第420页。

探戈Ⅸ：《致得墨忒耳的荷马颂诗》，收录于《荷马颂诗》，T.W.艾伦及E.E.塞克斯编（伦敦，1904年）。

探戈Ⅹ：乔治·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巴黎，1967年）。

探戈Ⅺ：柏拉图，《斐德罗篇》，第264页；W.G.海尔及C.D.巴克编，《拉丁语语法》（阿拉巴马大学，1903年），581a。

探戈Ⅻ：约翰·济慈，《圣·艾格尼斯之夜》。

探戈ⅩⅦ：约翰·济慈，《诗人》；约翰·济慈，给乔治和汤姆·济慈的信，1817年12月30日，收录于《济慈书信集》（纽约，1954年），弗雷德里克·佩奇编。

探戈ⅩⅧ：约翰·济慈，给本雅明·贝利的信，1819年3月13日，收录于《约翰·济慈书信集》，罗伯特·吉廷斯编（牛津，1970年）。

探戈ⅩⅩ：约翰·济慈，《圣·艾格尼斯之夜》；亚里士多德，《论记忆》，452a8—16。

探戈ⅩⅩ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巴黎，1955年），第393页。

探戈ⅩⅩⅡ：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隆德，1950年）；奈莉·萨克斯，给保罗·策兰的信，1958年3月10日，收录于《保罗·策兰，奈莉·萨克斯：通信集》，C.克拉克译（哈德逊河上的里弗代尔，1995年）；巴门尼德，残篇5（迪尔斯—克兰茨）。

探戈ⅩⅩⅤ：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7.42—59。

探戈XXVI：萨缪尔·贝克特，《终局》（伦敦，1958年）。

探戈XXVII：灵魂（anima）是一个技术货币术语，用于标定伪币的基本内核。参见莱斯利·库尔克，《钱币，身体，游戏和黄金》（普林斯顿，1999年），54n.27。

探戈XXVIII：约翰·济慈，给查尔斯·布朗的信，1820年11月30日，收录于《约翰·济慈书信集》，罗伯特·吉廷斯编（牛津，1970年）。